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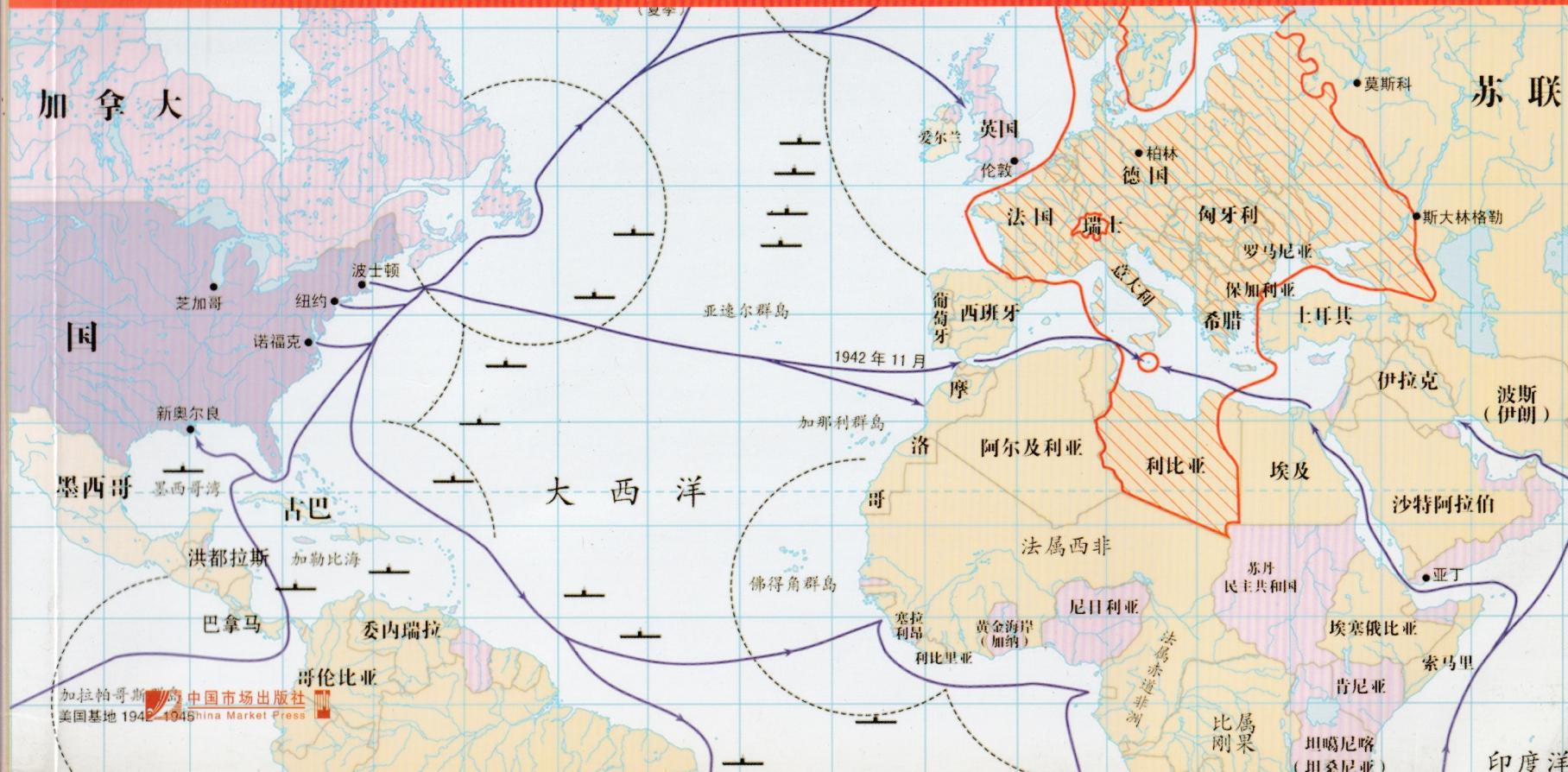
采用 3D 图表解读了从 1919 年到 1945 年战争的每一场战役

Atlas of World War II over 160 detailed battle & campaign maps

地图上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 上



[英] 戴维·乔丹 (David Jordan) 安德鲁·威斯特 (Andrew Wiest) 著 穆 强 金存惠 译



Atlas of World War II

over 160 detailed battle & campaign maps

地图上的第二次世界大战 (上)

戴维·乔丹 (David Jordan)

[英] 安德鲁·威斯特 (Andrew Wiest) 著

穆强 金存惠 译



 中国市场出版社
China Market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地图上的第二次世界大战. 上 / (英) 乔丹, (英) 威斯特著; 穆强, 金存惠译. —北京: 中国市场出版社, 2015.11

书名原文: *Atlas of World War II: over 160 detailed battle & campaign maps*

ISBN 978-7-5092-1401-5

I. ①地… II. ①乔… ②威… ③穆… ④金… III. ①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役—史料 IV. ①E195.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25456号

Copyright © 2004 Amber Books Ltd.

Copyright in the Chinese language translation (simplified characters rights only) © 2015 by Portico Inc.

This new edition of *Atlas of World War II* published in 2015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Amber Books Ltd.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2004 by Amber Books Ltd.

Published by China Market Press.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15-5878

出版发行 中国市场出版社

社 址 北京月坛北小街2号院3号楼 邮政编码 100837

电 话 编辑部(010) 68034190 读者服务部(010) 68022950

发 行 部(010) 68021338 68020340 68053489

68024335 68033577 68033539

总 编 室(010) 68020336

盗 版 举 报(010) 68020336

邮 箱 1252625925@qq.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佳明伟业印务有限公司

规 格 240毫米×225毫米 12开本 版 次 2015年11月第1版

印 张 17 印 次 2015年11月第1次印刷

字 数 260千字 定 价 68.00元

地图中部队编制符号图例：

XXXXX 	集团军群	XX 	步兵师	III 	团
XXXX 	集团军	XX 	空降师	II 	连
XXX 	军	XX 	装甲师	I 	排
<hr/>					
II 	炮兵	II 	反坦克兵	II 	机械化步兵
II 	工兵	II 	通信兵		水兵



目录

战争背景 /1

第一次世界大战打破了1815年以来的旧的世界秩序，但《凡尔赛合约》(the Treaty of Versailles)等终战条约并没有反映出新的势力均衡，也漠视了德国、苏联、日本以及——在某种程度上——意大利的崛起。这些新兴强国都感受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终战条约的蒙骗，因而寻求伸张“合法权益”的机会。

- 德国乱局 /3
- 西班牙内战 /13
- 轴心国 /14
- 中国大变局 /17
- 南京大屠杀 /18
- 波兰走廊 /24

闪电战 /27

到了1939年9月，希特勒已经毅然决然地要走向战争了，新近组建起来的波兰成了他眼中的待屠羔羊。与苏联达成了分割波兰的协议之后，希特勒确信法国和英国对于波兰边界的担保不过是虚张声势。波兰即将成为(纳粹)德国军队展示实力的舞台。

- 苏联的军事观点 /33
- 东线战争爆发 /34
- 苏芬冬季战争 /36
- 西欧闪电战 /39
- 渡过默兹河 /41
- 法国陷落和“发电机”行动 /45
- 不列颠之战 /47
- “鹰袭”计划 /49
- 伦敦大轰炸 /51

欧洲大陆的空战 /55

战略轰炸的理论产生于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这个军事理论认为，只要规模够大、力度够强，单靠空军的轰炸行动就足以迫使敌国屈服。但是，盟军损失的大量年轻飞行员——以及德国科隆、德累斯顿等地无助、无辜的平民——证明这个理论是行不通的。

- 1941—1942年的对德轰炸 /60
- 毁灭性的新台阶 /65
- 大火焚城 /68
- 战争临近结束 /71

大西洋战场 /75

英国继续和希特勒的德国作战，补给线完全依靠美国和其殖民地。如果德国海军的U型潜艇能够击沉足够多的船只，就能切断运往英国的原料和美国武器，英国将不得不求和。大西洋的战斗将证明是激烈而持久的。

- 战争爆发 /77
- “欢乐时光”的终结 /81
- 危机时刻 /85
- 最后的动作 /92
- 败局已定 /93

北非和意大利 /95

意大利成为法西斯政权后，墨索里尼的野心转向了北非，意图在此建立一个新罗马帝国。希特勒在欧洲大陆的胜利让他相信英国、法国不堪一击，要想在胜利的成果中分一杯羹，他必须尽快行动，抢在德国之前占领盟国在非洲的殖民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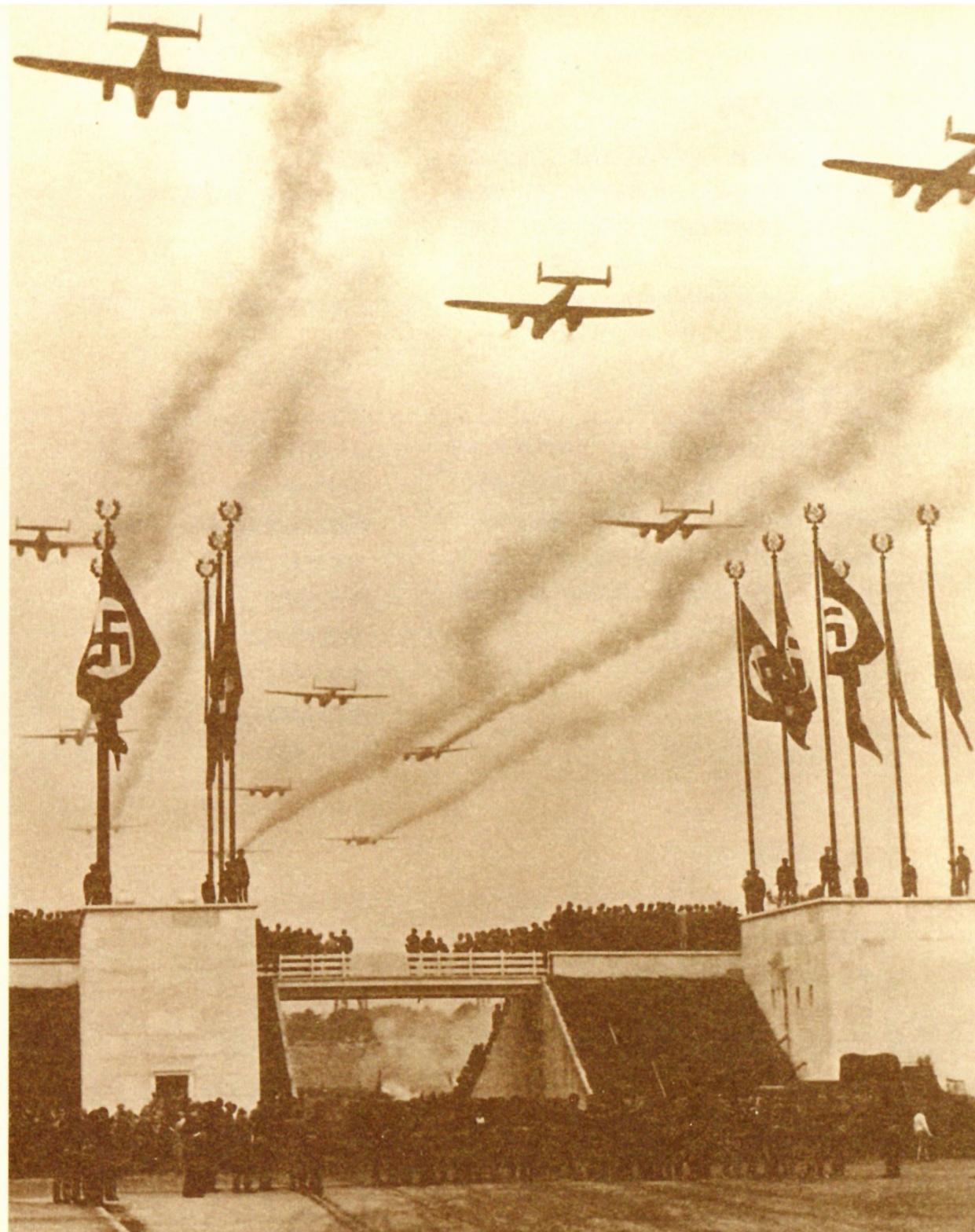
- 最初的行动 /97
- 中东冲突 /104
- 德意志非洲军团参战 /106
- 英军反击 /109
- 隆美尔回归 /111
- 决定性的战斗 /113
- 突围 /115
- 地中海海军行动 /118
- 决定 /131
- 轴心国撤退，盟军推进 /132
- 突尼斯的失败 /137
- 进入西西里 /139
- 进入意大利 /142
- “古斯塔夫”防线 /146
- 撤退和解放罗马 /149
- 亚历山大的小事 /151
- 胜利 /151

西部战线 /155

1944年6月6日，美国、英国和加拿大军队在诺曼底海滩登陆，在西欧开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场。经过几个月的艰苦战斗，打开了通往柏林的道路，但盟军的后勤和德国的顽强抵抗使得战争没能在1944年结束。寒冷的冬天延长了战争，1945年5月战争才会结束。

- 孤立的英国 /157
- 全球策略 /157
- 哥萨克计划 /161
- 诺曼底 /163
- 突围计划 /163
- 法莱斯和解放巴黎 /169
- 法国南部和1944年9月进军 /171
- 蒙哥马利的大胆计划 /177
- 阿纳姆战役 /182
- 突出部之役 /185
- 进取莱茵河 /185
- 跨过莱茵河 /189
- 最后阶段 /195

右图：20世纪30年代晚期，道尼尔Do-17轰炸机从一次纳粹集会上飞过。德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成功，以及德军在战争结束时并未被击败——战争最后未经投降签订停战协议——导致一种思潮：德军士兵是因为国内支持不足甚至是由于“犹太人的阴谋”才没能取胜。希特勒和纳粹故意助长这种看法，而且他们肯定支持了那些极端主义者的政党。



战争背景

第一次世界大战打破了1815年以来的旧的世界秩序，但《凡尔赛合约》(the Treaty of Versailles)等终战条约并没有反映出新的势力均衡，也漠视了德国、苏联、日本以及——在某种程度上——意大利的崛起。这些新兴强国都感受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终战条约的蒙骗，因而寻求伸张“合法权益”的机会。



暮气、剧变、新的冲突呼之欲出……第一次世界大战留给欧洲的就是这样一个暗含祸患的局势。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是一个灾难，不止于此，它的终结还是一个懦弱的妥协。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罪魁祸首德国战败了，但其本土未曾经历战火，其国力根基也未遭重大破坏。终战条约《凡尔赛和约》只是战胜国内部两种极端意见的折中，诡异而无可避免的折中：在战争中遭受了惨重损失的法国以确保德国无力再次威胁他国为目标，主张彻底削弱德国；然而，依照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总统提出的“十四点和平原则”（Fourteen Points），美国主张“宽宏大量的”和平。之后的历史证明，法国和美国之间的这个折中极其危险。

下图：1934年5月希特勒参加劳动日庆典。



第一次世界大战过程中，俄国对德作战屡遭失败，时至1917年，内忧外困的俄国爆发了一场延续四年的共产主义革命。并且，这个曾经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胜国还失去了其在东欧的大片领土，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其中的波罗的海三国和波兰。长期以来的一流强国奥匈帝国（Austro-Hungarian Empire）须臾之间化为乌有，在奥匈帝国原来的领地上出现众多民族国家，这永久地改变了欧洲的势力均衡。然而，最具影响的还是德国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命运。由于被视为引发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罪魁祸首，战胜国强迫其承担全部战争责任和战争赔款、接受严苛的军事限制并割让1/3的国土。《凡尔赛和约》让德国蒙受了巨大的羞

辱，德国社会因此濒临崩溃，但同时又为德国留下了巨大的恢复空间：西欧诸国中人口最多、经济潜力巨大、自然资源丰富。

战后初期的混乱之中，不少欧洲国家兴起了致力于达到既有政治体系的极端主义政党。由于俄国革命的鼓舞，欧洲大陆的共产主义者赢得了相当的政治支持，进而开始积极组织罢工活动。与此针锋相对的是，视共产主义者为威胁、以打击共产主义者为己任的极右政党也应纷纷创建。1923年，贝尼托·墨索里尼（Benito Mussolini）领导的法西斯主义者在意大利取得政权，右翼政党及其支持者赢得了一次出人意料的胜利。

德国乱局

德国的政治情势可谓危若累卵。民主的魏玛共和国试着走一种中间路线，以掌



左图：1936年希特勒视察魏玛，纳粹支持者拥上街头，万人空巷。



上图：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德国陷入混乱状态，左翼和右翼政治派别街头冲突不断。当时，为了保卫德国东部边界而组建的右翼自由团，也卷入了与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的街头冲突。

控危局，但面对种种经济灾难，民众质疑的正是“民主制度是否适合德国”这个更具根本性的问题。1923年，由于战争赔偿问题引发的争执，法国直接出兵占领德国的工业区鲁尔（Ruhr），德国的通货膨胀由此失控。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德国马克对美元汇率为4.2，而在通胀的最高点，这一汇率变成了4.2万亿。经济危机彻底摧毁了德国的中产阶级，并迫使越来越多的民众站到激进政党的队列里去了。

其中之一，一个人数不多但非常活跃的政治团体是“德意志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the National Socialist German Workers'Party, NSDAP），民众称其为“纳粹党”（the Nazis）。在魅力超凡的党领袖阿道夫·希特勒（Adolf Hitler）的领导下，纳



重新规划欧洲

1919年《凡尔赛和约》的苛刻条款给第一次世界大战作了总结，却让德国的不满持续增长。合约戏剧性地改变了中欧。德国在1871年占领的阿尔萨斯（Alsace）和洛林（Lorraine）还给了法国，重要的采煤区萨尔（Saar）被国际联盟（League of Nations）托管了15年。莱茵兰（Rhineland）在永久解除武装前也被联军占领了15年。

但最重要的领土变更是在东部：波兰（Poland）从德国和苏联的土地上重建，重新出现在欧洲版图上。德国最重要的损失是“波兰走廊”（Polish corridor），这片通往波罗的海（Baltic Sea）的、德意志民族的土地被判给了波兰，目的是为了这个新生国家的生存。但泽港（Danzig）称为一座自由市，由国际联盟托管，但波兰有使用权。德国因此损失了大量的领土，但大部分德国的核心人民和经济潜力还在。德国仍是欧洲大陆最强大的经济体，人口数量仅次于苏联。这个国家仍有潜力，已经准备好在20世纪30年代被希特勒的攻击冲动带领着崛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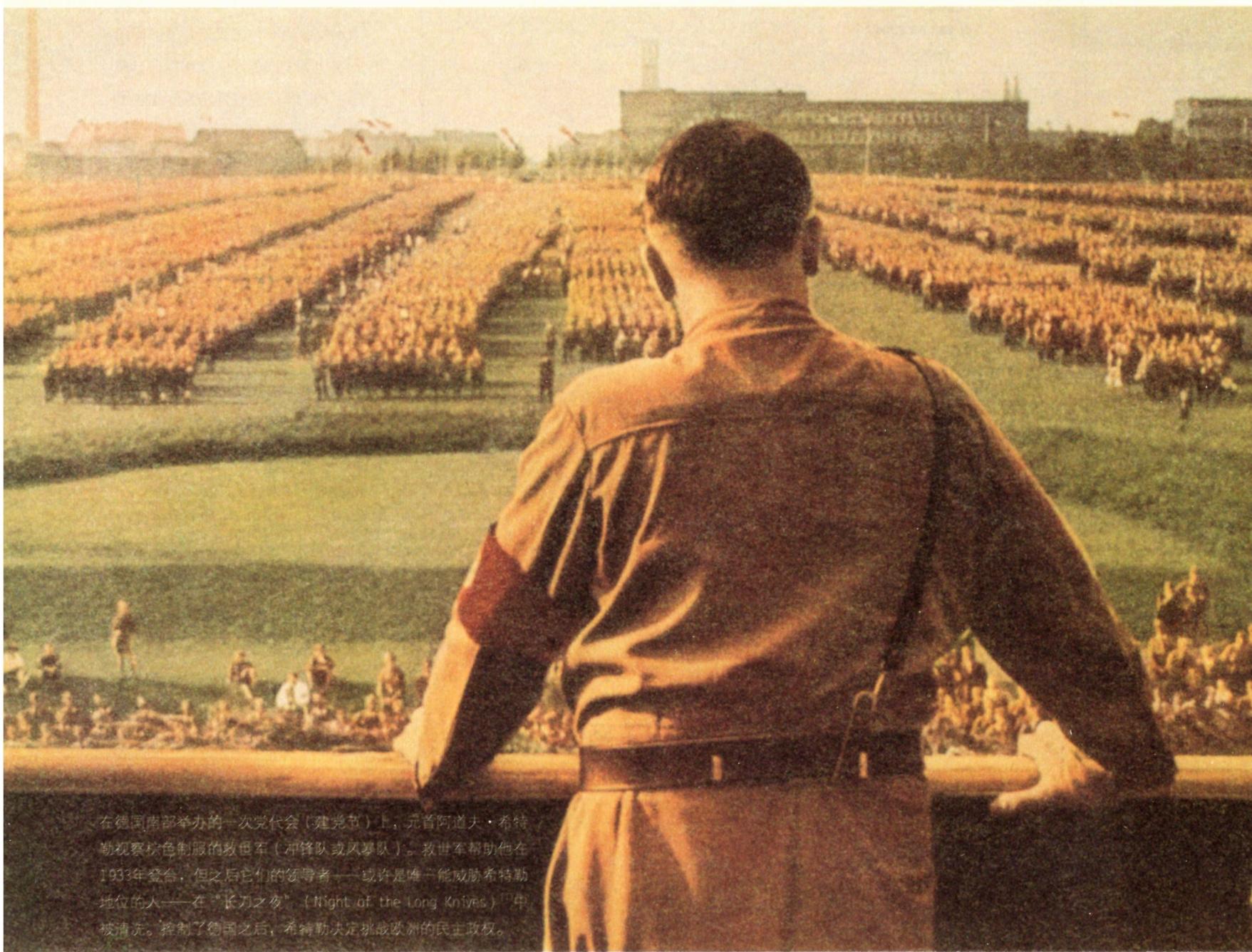


大萧条

尽管世界上的国家都努力恢复欧洲的经济——尤其是美国，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损失非常巨大。德国在1923年的恶性通货膨胀后更加衰弱，世界经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也没能真正恢复。

1929年10月，美国股票市场崩盘的事件导致了大萧条（Great Depression）。失业、贫困、饥饿横扫世界。在欧洲，经济崩溃导致激进党派大受欢迎，无论是法西斯还是共产党都如此。

在此情况下，德国、西班牙加入了意大利的法西斯阵营。在东欧，从北部的爱沙尼亚到南方的希腊（Greece）处境艰难、压力巨大，因为它们的西边是共产苏联，东边是纳粹德国。只有捷克斯洛伐克（Czechoslovakia）是自由民主政权——和法国、英国、低地国家、斯堪的纳维亚半岛（Scandinavia）在同一阵营。在欧洲，侵略性的专制和抑制性政府在数量上已经超过民主国家，已经为这个地区爆发冲突打下了基础。



在德国南部举办的一次党代会（建党节）上，元首阿道夫·希特勒视察棕色制服的救世军（冲锋队或风暴队）。救世军帮助他在1933年登台，但之后它们的领导者——或许是唯一能威胁希特勒地位的人——在“长刀之夜”（Night of the Long Knives）中被清洗。控制了德国之后，希特勒决定挑战欧洲的民主政权。

[1] 又称血洗冲锋队，在德语更常称罗姆政变（德语：Röhm-Putsch），是个发生于德国1934年6月30日至7月2日的清算行动，纳粹政权进行了一系列的政治处决，大多数死者为纳粹冲锋队成员。

粹党人不知疲倦地从当时的艰难时世中汲取政治支持。通过雄辩的演说和盛大的仪式，希特勒向德国民众发出了强有力的信息。纳粹党人向民众许诺：打破《凡尔赛合约》套在德国人身上的枷锁、重建德国经济，最终恢复伟大德国的荣光！纳粹党人还告诉德国民众：眼下的所有不幸，全该归咎于共产党和犹太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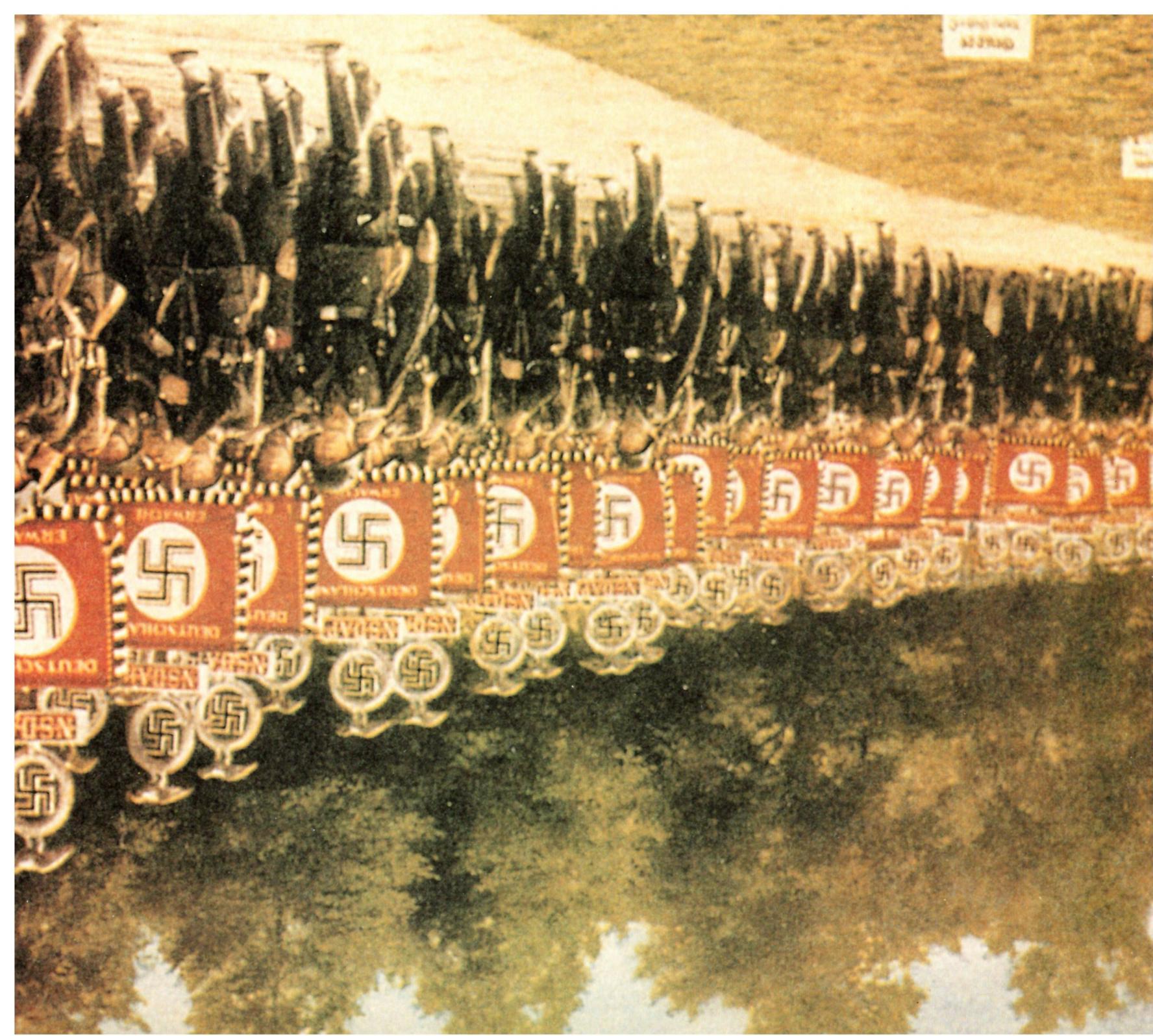
曾经有一段时间，魏玛共和国让德国经济逐渐有了起色，但到了1929年，全球性的“大萧条”开始，灾难再次降临德国。复苏之中的德国中产阶级再次濒临绝境，这引发了一场支持纳粹党的高潮，纳粹党由此成为德国第一大政党。经过大量骚乱和政治巷战之后，阿道夫·希特勒（于1933年1月30日）出任德国总理，德国进入了纳粹时代。

由于“大萧条”造成的经济和政治动荡，欧洲各国外交政策发生重大变动，正是这些外交政策为将来的战争划定了阵营。在德国，希特勒一上任就宣布扩充德国军备，着手废除《凡尔赛合约》。但是，希特勒内阁——某种意义上的国际社会弃儿——同时又宣布与波兰签订《德波互不侵犯条约》，这是希特勒内阁上台后签署的第一个外交协定。更加胆大的是，希特勒的德国还将设法吞并奥地利或者组建德国-奥地利联盟。

德国的壮大让法西斯意大利和社会主义苏联都恐慌不已。为阻遏德奥合并（Anschluss），墨索里尼命令部队开进意大利—奥地利边界；1935年，英国、法国及意大利的代表在意大利的斯特雷萨（Stresa）会面，成立了预防、抗衡德国侵略的“斯特雷萨阵线”；同年，出于对德国强盛的恐惧，苏联则先后与法国及捷克斯洛伐克签订了防御性的《法苏互助条约》和《捷苏互助条约》。如此，希特勒德国在很大程度上遭到了国际社会的外交孤立，而社会主义者和法西斯主义者似乎在对付（名义上的）议会民主制德国这个问题上找到了一致。

不幸的是，意大利在非洲的野心妨碍了“斯特雷萨阵线”国家预防、抗衡（德国发动）战争的共同目标。1935年10月3日，墨索里尼派军队侵入埃塞俄比亚（Ethiopia）。英法两国——非洲大陆的主要殖民国家——被迫做出反应，通过国际联盟（the League of Nations）对意大利实施经济制裁，墨索里尼为此狂怒不已。希特

CHENG TAE
KJ DONG





左图：从1933年阿道夫·希特勒上台的那一刻起，一场全面的欧洲冲突就已经在所难免。在场面盛大的纳粹纽伦堡党代会后不久，希特勒德国挑起了战争。届时，图中这些身穿黑色制服、手拿横幅的纳粹党卫队队员将换上迷彩服，拿起毛瑟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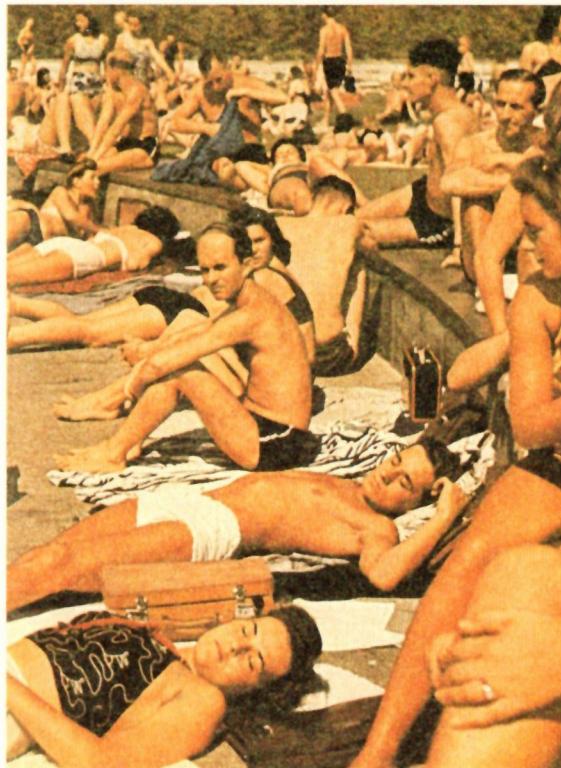
上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于1939年9月全面爆发之前，已有大量德国武装部队几乎全程参加了西班牙内战（1936年7月17日—1939年4月1日）。这些德国士兵在专为支持弗朗哥的西班牙第二共和国政权而组建的“秃鹰军团”（包括空军、坦克、通讯、运输、海军和教练人员，但以空军人员为主）中获得了宝贵战斗经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头年，这些经验发挥了莫大的作用，尤其是对容克斯Ju-88轰炸机的机组人员而言。

勒从中找到了机会：他预计正为埃塞俄比亚的事情争执不下的英法意无暇他顾，趁机派兵进入莱茵兰（Rhineland）非军事区，牛刀小试，时为1936年3月7日。对于德国军队开进《凡尔赛和约》和《洛迦诺公约》规定的莱茵兰非军事区（仍属德国领土）的行为，英法两国选择了默认——他们不愿因此和德国开战。绥靖主义悄然浮出水面：隐身其后的是德国日益壮大的实力，墨索里尼敏锐地嗅出了这一点。

西班牙内战

德国占领莱茵兰非军事区之后不久，西班牙的紧张政治局势演变成了一场内战，弗朗西斯科·佛朗哥（Francisco Franco）将军领导的法西斯军队与忠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联合政府的军队^[1]展开了激烈厮杀。内战期间，德国和意大利都与弗朗哥达成了一致，并向后者提供各种援助。另一方面，苏联则向西班牙共和政府提供援助并派遣志愿者进入西班牙参战。残酷的西班牙内战直到1939年才结束，弗朗哥领导的右翼集团取胜。因为这场内战，意大利和德国两国走得更近了，而苏联却疏远了它的西方盟友。

[1] 指西班牙第二共和国（1931年4月14日—1939年3月28日）总统曼努埃尔·阿扎尼亚领导的共和政府军与“人民阵线”左翼联盟。



左图：英国海滨的轻松假日，这是战争前最后一个夏天的宁静与和平了。1939年的夏天极为炎热，酷热让人们把发生在“遥远的我们一无所知的国家”的事件忘诸脑后。

条约和协议

1934—1939年间，德国在外交上的一系列灵巧的外交谋略，以及同盟国一系列的外交失败，不仅终结了德国的孤立状态，而且让第三帝国有志于发动世界范围的军事行动。1934年，第三帝国惧怕苏联的力量，因而坚决地打破孤立状态，和波兰联合。德国的不足是和奥地利结盟没有成功。因此，奥地利和匈牙利都和保护国意大利签署了协议。

但影响最大的是法国—苏联—捷克条约（Franco Soviet Czech Pact）的签署。这个联盟让德国处于危险的战略位置，有可能阻止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发生。但是由于西部的局势缓和，这个联盟注定解散。不到一年，外交局势就发生了意味深长的转变。

由于德国的崛起，意大利在1936年签署了柏林—罗马轴心条约（Rome Berlin Axis），很快比利时就和法国签署军事协议并宣告中立。1938—1939年，德国的扩张粉碎了法国—苏联—捷克条约，欧洲国家终于认识到希特勒的野心和威胁。

西班牙内战的过程中，意大利对德国实力的上升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于是在1936年退出了“斯特雷萨阵线”，以密切与第三帝国（the Third Reich）的关系。与此同时，比利时也加入了这场外交纷争。由于与法国结成了密切的军事联盟，比利时在即将到来的对德战争中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比利时的以埃本-埃马尔（Eben Emael）要塞为基础的防御体系构建起来并开始发挥作用，盟军的众多军事谋划都以埃本-埃马尔要塞为倚赖。然而，考虑到外交局势的新进展和盟国的弱点，比利时于1936年宣布中立——这使得法国的军事谋划陷入了极大的混乱。

轴心国

国际局势急遽演变，德国在欧洲的地位不断增强。缘此之故，墨索里尼认为，意大利的未来在于与德国建立并维持一种联盟关系。1936年11月，德国和意大利签订了一个承诺在可预见的未来开展一般性德意合作的两国间协定。在这个含糊其辞的被称为“柏林-罗马轴心”（the Rome - Berlin Axis）条约中，墨索里尼巧妙地为意大利保留了战争条件下的自主权。然而，虽然墨索里尼将来会经常对德国的军事冒险提出质疑，但他还是忠实地执行了上述两国间协定——直到被游击队暴尸街头为止。

在远东地区，中国（世界历史上的传统强国）的衰微和新兴的世界强国日本之间的战争正日益走近。自恃拥有一支现代化的陆军和海军，日本决定与西方列强一决高下：侵占军阀连年混战、国民党统治不稳的中国，建立自己的殖民帝国。

日本的野心与俄国人发生了冲突，后者也对中国的领土觊觎不已。在1905年的日俄战争中取得了出人意料的胜利之后，日本又吞并了朝鲜，并在中国东北诸省攫取了一系列特殊权益，从而巩固了自己在东北亚的权势。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侧身获胜的协约国阵营，于是趁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国际社会严惩德国）的时机设法占领了中国的山东半岛。日本在中国连连得手，由此引发了其与另一个太平

德—日轴心条约

尽管希特勒在西部有了重要的进展，但他的长期计划是军事入侵东方——从苏联手中夺取生存空间（living space）。为此，希特勒不惜违背他的种族主义学说，和日本结盟——因为日本认为苏联是其在远东的对手。1936年11月，德国和日本签署了《反共公约》（Anti-Comintern Pact）来对抗苏联。两国关系一直都不错，直到日本在1940年正式加入轴心国。德国已经结束了外交孤立状态，到1938年，为了实现目标，开始了一系列更加大胆的外交和军事行动。



政治协议

1934—1935年

- 1934年德波互不侵犯条约
- 1934年3月罗马协议
- 1935年5月法苏/苏捷条约
(参见: 政治协议 1936—1937年)



政治协议

1936—1937年

- 1936年11月轴心国
- 1936年宣布中立的国家
- 1936年苏埃条约
- 1935年5月法苏/苏捷条约



政治协议

1938—1939年

- 1939年英法对波兰、希腊、罗马尼亚、土耳其作出安全保证
- 1938年7月哥本哈根中立宣言国
- 1939年5月轴心国



洋区内强国——美国——之间的冲突。

中国大变局

中国的内部时事也足以引发区域紧张。自满清政府于1911年被推翻以后，中国渡过了十多年的无政府时期：各地军阀为控制这个新生的共和国而混战连年。最终，中国国民党领袖蒋介石于1928年从一众军阀当中脱颖而出。蒋介石——一个粗鲁的军事独裁者，凭借实力攀至权力顶峰——寻求收回被外国列强占领的所有中国领土，这对日本的区域野心构成了即时的威胁。

毛泽东——（当时）人数不多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在1927年国共两党爆发公开的内战之前是国民党名义上的盟友。面对国民党军队的追捕，由于实力悬殊，共产党军队不得不立即采取守势，他们逃到了江西省的西部山区。进入江西之后，共产党军队与国民党军队之间的战争也始终没有停歇——尽管国民党已经被时时可能变成现实的日本入侵威胁搅得焦头烂额了。1934年，国民党政府发动的一次新的对共产党攻势^[1]迫使后者向中国腹地转移，史称“万里长征”（Long March）。共产党军队转战10000多千米，进入位于中国西北的陕西省；获得了新的根据地之后，共产党继续开展对国民党的斗争。

日本人对蒋介石在中国政坛的崛起甚为惊恐。当中国东北诸省名义上的领导人张学良宣布“改旗易帜”、服从国民政府^[2]之后，日本做出了军事反应。1931年9月18日，日本军事狂热分子在南满铁路沈阳段路轨上安放、引爆了一枚炸弹（并嫁祸于中国军队）。日本关东军地面部队很快开进沈阳，东北三省不久之后被日军直接占领。

面对日本军队的进攻，国民党政府发起了大规模的“抵制日货”运动。中国人

[1] 1933—1934年，蒋介石对中共中央苏区发动第五次“围剿”。——译者注

[2] 时为1928年12月29日。——译者注

中国的努力

清朝结束后，蒋介石和国民党从广东省出发，通过战争控制了中国，战胜了其他所有重要的军阀，尤其是北洋军阀。到1928年，蒋介石已经控制了大部分中国中部地区，但仍在和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共势力战斗。

国民党的军事压力迫使共产党从江西和湖南的根据地转移。毛泽东的追随者在长征中穿过偏远的四川省，到达相对安全的陕西省，此地远离国民党的控制。对于日本的侵略，蒋介石一开始毫无作为，导致日本在北方长驱直入，于1933年占领了东三省，并在1935年占领了河北和山西省的大部分。

由于遭遇持续的抵抗，日本决定在中国的核心地区进行一次惩罚性的行动，于1937年实行了南京大屠杀。尽管大部分中部和沿海的地区都已经沦陷，但国民党和共产党军队仍继续抵抗日军侵略，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

日本的扩张

日本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对于战后条约很不满，它自认为和英美一样是太平洋区域的关键国家。日本占据了朝鲜这个登陆亚洲的跳板，进而操控了中国最东部的几个省份——满洲里地区，既扩张了其区域，也获得了珍贵的原料。

1931年的奉天事件让日本找到理由控制、吞并满洲，和“上海事变”^[1]后日本占据港口如出一辙。英国、美国和苏联只是口头抗议，没有任何军事行动，他们与其说是劝阻日本，不如说是在鼓励日本扩张。

1933年，日本关东军入侵河北省，但蒋介石更在乎战胜共产党，与日本签署协议，承认日本对其占领区域的控制权。

1937年，北京附近的一次冲突被日本关东军作为全面侵华的借口。北京和上海很快沦陷，之后国民政府首都南京也沦陷了。日军在南京犯下了滔天罪行。尽管此后的战争陷入僵持，但日本野心勃勃地准备入侵法属印度支那。

的公开抗争使日本军界十分恼怒，于是又派兵侵入中国热河省^[1]（Jehol）和河北省。和过去一样，蒋介石认为此时发起对日反击不能成功，于是开始与日本谈判。谈判的结果是，国民党承认日本对东北诸省及热河省的控制，并赋予日本人在河北省的“专属权利”。世人对于日本人的此一阶段的侵略反应非常克制：即便是强大的美国也只是希冀维持“开放贸易”的现状而已；欧洲对于这一事件则几乎视而不见。和希特勒德国一样，国际社会的沉默提升了日本人的胆气，他们将发动更加大胆的侵略。

由于对中国境内的“停歇”感到厌烦，日本军界的狂热分子愤而发起兵变，掌握了日本的军队实权。此后，日本出台了旨在重启对华扩张、废除一切框限日本（通过对外扩张）增进国家实力国际条约的国家政策。1937年7月7日，中日之间的紧张关系演变成了战争：在北京城外30千米处爆发了“卢沟桥事变”。

利用此次冲突，日本军界的狂热分子公然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1937年8月，北京陷落，日军很快又占领了位于中国南方的重要港口城市上海。至此，日本满心期望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政府会被迫投降；但是，面对对手显而易见的军事优势，后者决定奋起抗击。

南京大屠杀

中国人的持续抵抗令日军震惊不已，于是决定渡过长江，拿下南京——当时的中国首都。蒋介石事先就意识到了，他的军队无力与日军正面对抗，因而采取了非常规战的战略。日军持续推进——进展缓慢且代价惨重，最终于1937年11月攻占了南京。由于对中国人的持续抵抗和炽烈的民族敌意感到万分恼怒，拿下南京之后，日本军队开始纵兵作恶，杀人放火、奸淫掳掠。一个月的时间内，日本兵在南京屠杀

[1] 指“一·二八事变”。——译者注

[1] 热河省（1914年2月—1955年7月29日），中国旧行政区划的省份之一，位于目前河北省、辽宁省和内蒙古自治区交界地带。——译者注

日本扩张 1920—1941年

- 1920年的日本帝国
- 截至1931年增加的区域 ■ 1941年的殖民地
- 截至1933年增加的区域 ■ 英国
- 截至1937年增加的区域 ■ 美国
- 截至1941年增加的区域 ■ 荷兰
- 中国国民党1937年控制的区域 ■ 法国
- 1937年军阀控制区域 ■ 葡萄牙



男女老少20多万。和以往一样，西方世界对日本人的此次行动只是提出了微弱的抗议。在国人的一片唾骂声中，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政府迁都进入偏远的重庆，寄希望于长期作战——事实上，单凭一己之力，中国战胜入侵者的希望非常渺茫。

由于中国人始终不屈服，愤怒的日本军队继续其攻势——到1938年，已经攻占了所有中国海港城市。大片中国领土沦陷，但日本军队无力有效控制占领区的亿兆中国民众。由此，日本的对华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中国战场钳制住了160万日本士兵。这场消耗战让日本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很多日本军界高层由此主张：在亚洲其他地区发动战争，获取供养战争机器的重要自然资源。

一种主张是在北亚进攻苏联。1939年7月，日本军队和苏联军队——未经正式宣战——在中蒙边境展开了一场残酷的战斗。日军由于装甲兵实力薄弱，被苏军打得落花流水，第23师团近于覆灭。这场惨败让日本领导人认识到，在南亚启动新一轮扩张胜算更大。

下图：1937年日本坦克在中国境内过河。
由于中国的战争持久，日本力图扩大控制区域，以满足其原料需求。对日本而言不幸的是，中国军队奋勇抵抗，美日关系降到冰点。日本侵略中国的战争持续到1945年，大量兵力和资源被牵制。



武 士 道

战争期间，日本士兵表现出极为凶残血腥的军国主义本性，它植根于古代的日本武士精神，名为“武士道”。在这一法则下，日本士兵发誓要永远忠于天皇和日本的荣誉。按照武士道精神，战死比被俘更好些。如果一个日本士兵被指控向敌方投降，他就有可能被处死。严格执行这一法则经常导致日本人自杀般地顽抗，他们常常呼喊着万岁发动自杀式冲锋。弹尽粮绝时，日军常常拼刺刀战死，从而对交战双方造成可怕的伤害。而那些在自杀式冲锋中活下来的人，或看见了己方失败的人，会期望自杀，他们也经常这样做。

这一行为，通常是“切腹自杀”，这是一种最为痛苦的死亡方式。而传统的集体自杀方式，则是互相砍头。

对“武士道”的坚守，导致了西方人与日本人之间很多文化上的隔膜，尤其表现在对战俘的态度上。日本人照例对俘虏们极为残忍，在日本人看来，俘虏们自行决定让人俘虏，因而是卑劣的、该死的。而盟军则执行海牙国际公约和俘虏们正常待遇所规

定的那些要求，包括对那些成为战俘的日本人以及战场上活下来的日本人。日本人不理解这些，他们宁肯得出结论认为西方军人很懦弱，也不愿把优待战俘和投降当作文明行为的象征。



上图：遵循严格的“武士道”法则，图中的两名日军士兵宁愿“切腹自杀”，而不愿被俘。

对于日本人的扩张主义，美国再也不能坐视不管了。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决定增加对华援助——主要经由法属印度支那进入中国，美国还开始考虑对日本采取经济制裁手段。1940年，德国在西欧取得的成功进一步恶化了当时的国际局势，前景难以预料：荷兰和法国相继陷落，英国也正遭受德国的攻击，它们在亚洲的殖民地也处境危险。1940—1941年期间，日本人在法属印度支那设立了军事基地，切断了意义重大的美国援华路线。罗斯福由此看清楚了，日本将即将发动一次新的重大攻势，目标是马来半岛、荷属东印度，甚至还有菲律宾——美国在亚洲的保护国。为阻止日本继续扩大对外侵略，罗斯福总统做出了意义重大的“切断对日石油出口”的决定。罗斯福的决定给了日本人一个非常的刺激，因为日本的石油供应88%来自美



国。没有来自美国的石油，日本的军事机器用不了多久就会停止运转。遭此大劫，日本决计占领石油资源丰富的荷属东印度——太平洋战争渐近逼近了。

与此同时，确信英国和法国不会（立即）阻挠德国的领土野心之后，希特勒再次开始谋划德奥合并的事宜。1938年2月12日，希特勒在德国巴伐利亚州召开的一次会议上恐吓奥地利总理舒施尼格（Schuschnigg）得逞。回到维也纳之后，舒施尼格决定将德奥合并的事宜付诸全民公决，但希特勒想要的不是一个“听天由命”的结果，于是以“即刻入侵”相威胁。见此形势，舒施尼格的立场又有所松动，但德国



军队还是于3月12日开进了奥地利；次日，德国正式吞并奥地利。事件的发生和结束让英法两国措手不及，为此事件与德国开战的意愿也不强烈：希特勒又一次全身而退，胆子更大了。

希特勒接着把目光投向了捷克斯洛伐克和靠近德捷边境的苏台德地区^[1]（Sudetenland）。相较于德奥合并事件，苏台德事件又有其迥然不同的意义和影响：在外界看来，捷克斯洛伐克完全有能力阻挡德国的侵略，因为该国军力强大，且同时与苏联和法国存在盟友关系。此外，德国的苏台德要求也非常狂妄。至此，希特勒军队对外侵略大概是要戛然而止了。

尽管共同防卫捷克斯洛伐克极有必要，但除非英国愿意联手行动，法国不敢独自对抗德国。就英国而言，其新上任的首相内维尔·张伯伦（Neville Chamberlain）却一心想着如何避免战争；事实上，他正是对希特勒德国采取“绥靖”政策的倡议者。尽管此时的德国自身也极为担心战争当即爆发的可能前景，希特勒还是决定孤注一掷、虚张声势——他向相关国家发出了“战争是解决苏台德问题的唯一途径”的威胁。面对德国人战争恫吓，一心只想避免战争的张伯伦不惜两次亲赴德国，为此事展开“私人外交”。然而，张伯伦的主动调解只换来了希特勒的愚弄：欧洲正在“安心地”等待战争的到来。

一阵狂乱的外交斡旋之后，旨在解决苏台德危机的慕尼黑会议于1938年9月30日召开。在没有苏联和捷克斯洛伐克参与的情况下，英法两国径直与德国达成了以下协定：德国占领整个苏台德地区，区内的强大国防工事和兵工厂也一并交给德国；捷克斯洛伐克另将指定的领土分别割让给波兰和匈牙利。张伯伦不辞辛劳换来的不过是希特勒“避免新的侵略”的空头支票。从慕尼黑回到伦敦后，张伯伦受到了民众的热情迎接，他挥舞着带回来的文件，并宣称：“我们的和平来临了！”

树欲静而风不止。1939年3月，希特勒食言了，德国军队进占捷克斯洛伐克全

希特勒的吞并

1935—1939年，希特勒一系列的外交胜利不仅稳固了国内地位，还把欧洲拖到了战争边缘。德国从废墟中崛起的最早例证是萨尔在1935年公投后重归德国。1936年，希特勒将他的新军队开进了莱茵兰。

此时希特勒的权力有限、军力弱小，是法国和英国反抗希特勒的合适时机，但他们没有。取得意大利的支持后，希特勒很快就在1938年和奥地利结盟。这一年稍后，希特勒在捷克斯洛伐克边境的苏台德地区制造了一次危机。尽管这个地区对捷克斯洛伐克意义重大，1938年的慕尼黑会议后，苏台德地区还是归了德国。

第二年初，希特勒占领了捷克的剩余地方。德国占据了外交上的主动，现在已经兵不血刃地占领了两个国家，而英法继续绥靖。尽管西欧的盟国表示捍卫波兰边界，但希特勒认为他们不会参战。签署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后，希特勒认为夺回凡尔赛条约中被割让的波兰不会引发强国的对抗。

[1] 历史地名，特指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捷克斯洛伐克境内邻近德国一方的德意志人居住地。——译者注

境。至此，英法两国方才如梦初醒：希特勒乃是出尔反尔、欲壑难填之人。英法随后对波兰（希特勒的下一个入侵目标）的安全给予保证，并向唯一有能力（从东线）遏止希特勒的侵略野心的国家——苏联——发出了笨拙的外交照会。

下图：1938年，英国首相内维尔·张伯伦乘专机从慕尼黑返回伦敦，带回了与希特勒达成的德国不再继续扩张的协定。然而，张伯伦一心缔造“我们时代的和平”的希望将彻底落空，因为希特勒根本就无意遵守任何此类的协议。



波兰走廊

德国一直对其东部的“失地”耿耿于怀，尤其是其中的“波兰走廊”和港口城市但泽。经过数年发酵之后，这个问题终于在1939年夏天演变成一场危机。对于德国的收回要求，波兰断然拒绝；之所以如此，部分地是因为害怕苏联效仿德国——夹缝之中的波兰对于分处东西两向的两个强国不得不采取一种“不偏不倚”的外交政策。确信英法两国不会出兵干涉之后，希特勒开始谋划入侵波兰。之于希特勒的这个企图，唯一的绊脚石就是苏联的可能反应。不过，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及其新上任的外交部部长莫洛托夫（Molotov）此时的观点是：西方盟国承诺的支持是不可靠的，不如暂与希特勒合作，以待从长计议。

1939年8月23日，各怀鬼

胎的希特勒和苏联签署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令英法两国震骇不已的是，这个条约公开宣布：一旦苏联或德国与第三国发生战争，德国或苏联将就此保持中立。事实上，希特勒和斯大林在这份条约中还秘密协定了有关“瓜分”苏德两国之间的大部分东欧国家的事宜：德国占有波兰西部和立陶宛（Lithuania）若干区域，苏联则占有芬兰（Finland）、拉脱维亚（Latvia）、爱沙尼亚（Estonia）以及罗马尼亚（Romania）若干区域。1939年9月1日04:40，德军联合其附庸国斯洛伐克的军队入侵波兰。只要苏联保持“善意的”中立，英法两国必定重回对德“绥靖”的政策轨道，希特勒如此盘算。出乎希特勒之意料且令其极为不安的是，9月3日，英国、法国先后对德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欧洲部分揭开了序幕！

党卫军

党卫军最早的角色是精心挑选出来保卫希特勒的卫队，后来发展成为德国警察的核心力量，它的任务是打击帝国国内的敌人。不过，大战一经爆发，在海因里希·希姆莱的领导下，党卫军很快把行动范围扩大，即也要消灭在欧洲新占领区域里的德国民族社会主义运动的敌人。

希姆莱用各种手段推进纳粹的活动，无情地进行所谓种族纯洁计划。在德国国内对政治犯们进行了各类打击摧残后，党卫军们毫无顾忌地在任何地方推行纳粹意识形态。为了保证德国种族的未来，希姆莱的人肆意杀人。犹太人、共产主义者、基督徒、同性恋者以及反对建立德国帝国新秩序的人都在他们清除的名单上。

那些没有被党卫军直接杀死的人则被抓去做苦工，常常是劳累而死。但是希姆莱说：“我对一万俄国妇女因为挖反坦克堑壕而疲劳倒地致死并不感兴趣，重要的是，德国有了反坦克堑壕。”



上图：党卫军，从“血统纯粹”的德国人中间挑选出来的希特勒的黑色骑士们，他们的狂热盲从和献身精神制造了令人发指的暴行。

右图：1940年入侵挪威时的德国伞兵。最初，伞兵对德国的快速胜利起到了重要作用，控制了桥梁和战略要地，是德国进军的开路先锋。对于很多德国人来说，1914—1918年的失败记忆很快就被1939—1940年的横扫之势取代了。多数的国人都期盼着能够战胜波兰，甚至法国——但肯定没想到如此之快、代价如此之小。





闪电战

到了1939年9月，希特勒已经毅然决然地要走向战争了，新近组建起来的波兰成了他眼中的待屠羔羊。与苏联达成了分割波兰的协议之后，希特勒确信法国和英国对于波兰边界的担保不过是虚张声势。波兰即将成为（纳粹）德国军队展示实力的舞台。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世界各国及其军队开始认真反思战争/冲突的意义。大体上，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各个胜利国很少关注军事创新，一意寻求避免新的战争/冲突。西方很多人认为未来可能的战争与刚刚结束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在形态上必然相去不远，而在本质上则是防御性的和静态的。尽管如此，也有一些西方军事思想家试图朝前看而不是一直停留在过去。

基于意大利的朱利奥·杜黑（Giulio Douhet）的军事理论，英国的休·特伦查德（Hugh Trenchard）和美国的比利·米彻尔（Billy Mitchell）认为未来战争的结局将取决于空军。空军的支持者认为，以大规模的轰炸机编队攻击敌国的工业和民事目标，足够迫使对方屈服。由于本国的领土受到了重大水域的保护，美国和英国的

领导人很自然地受到了这种军事理论的吸引。“战略轰炸”的理论由此诞生。但另有一些军事理论家——诸如英国的富勒（J.F.C. Fuller）——则认为，未来战争的决胜关键在于装甲部队。不久之后，很多西方国家的军队发



右图：1939年12月，德军处决波兰平民。
这样的场景在德国占领波兰期间极为常见。



入侵波兰

1939年9月1日，德国闪电波兰。海因茨·古德里安指挥的第19装甲军是北方集团军群的铁拳，仅用两天就切断了波兰走廊。南方集团军群从捷克斯洛伐克侧面攻击波兰守军。第14装甲军团于9月8日抵达华沙市郊，将一些零星抵抗军包围起来。装甲部队继续推进的时候，古德里安于9月9日从东普鲁士攻向南部，后来和从南方攻击的克莱斯特的装甲部队会合。两军在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收紧，同时苏军从东部抵达。

冬日战争

1939年11月30日，苏军入侵芬兰。最初苏联第七军团和第十三军团未能突破“曼纳海姆”防线到达卡累利阿地峡。更北方，苏联第8军团和第14军团开往芬兰——战斗在北极圈打响——被切断。在苏奥穆斯萨尔米(Suomussalmi)和凯米耶尔维(Kemijärvi)遭遇惨重损失后，苏军在3月初重组修整，然后再猛烈火力支持下突破“曼纳海姆”防线，迫使芬兰求和。



假战

西部的盟国发现德国不从马其诺防线经过，也不按预想的那样经过难以通行的阿登高地森林时，便研究出了“D计划”。英法军队进入比利时，在德尔河(River Dyle)附近迎击德军。尽管比利时宣布中立，让盟军有点难办，但比利时的埃本-埃马尔要塞还是给了盟军准备的时间。

德国初始的“黄色计划”(Plan Yellow)就需要这样的攻势，因而对严阵以待的盟军发起攻击。但德国改变了计划，选择出其不意地穿过“不可逾越的”阿登高地。德军的装甲师需要快速穿越英吉利海峡，阻隔并摧毁在比利时的盟军。



右图：波兰人对1939年9月德国人发动的高度机械化的战争毫无准备。堑壕战的时代过去了。



现，正是由于本国对于空中力量的片面重视，他们在与敌国的战争中面临一种明显的劣势。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尤其是德国和苏联——则更加严肃而系统地反思了战争的本质。在热情高昂的海因茨·古德里安（Heinz Guderian）等军队将领的领导下，德国军队开始组建装甲军。海因茨·古德里安认为，应该将坦克集中起来，编成装甲师；作为新式战争的机动力量，装甲师将发挥“拳头”的作用，有效避免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壕沟战僵局。坦克——联合步兵、工兵及战术性空军——将在敌军防线上最脆弱的地点集结，施展联合火力，洞穿于一点；紧接着，坦克将利用其速度优势，持续追击，打乱敌军阵脚，最终加以围歼，达到“毕其功于一役”的效果。希特勒对这种新的军事理论分外着迷，他甚至将主宰欧洲大陆的希望寄托

在这种新的军事理论和战术上。

苏联的军事观点

在欧洲东部，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图哈切夫斯基（M.N. Tukhachevsky）和弗拉基米尔·基里阿科维奇·特里安达菲洛夫（V.K. Triandafillov）领导的苏联军界提出了自己的现代战争理论。苏联的现代战争理论被称为“大纵深”理论（deep battle），强调坦克的作用，同样倚赖于大规模的装甲部队和各军种的协同。有所不同的是，由于“大纵深”理论将敌军视为一个系统，其装甲部队的主要作用被界定为：最大程度地突破敌军的防御纵深、最大程度地打击敌方指挥架构，进而

下图：入侵波兰时期，德意志国防军为战地记者摆拍照片。在东部的迅速胜利，以及迅速征服挪威，让盟军士兵丧失信心，并让德军成了不败的神话。《信号》（Signal）之类的杂志也宣扬这种名声，拍摄了很多得意洋洋的德军击败失落的盟军的照片。对于盟军来说，德国的常胜神话及其对士气的影响，要到1942年末才会消退。



整体性地瓦解敌军，而非“包围和打击敌军有生力量”这个有限的目标。此外，“大纵深”理论还认为，单次的战术性胜利意义有限，重要的是要形成并贯彻、执行一种“将一系列的局部胜利‘串联’成战略性胜利”的“作战（指挥）艺术”（operational art）。尽管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的“大清洗”运动严重损害了苏军内部创新氛围，但“大纵深”理论及相应的“作战（指挥）艺术”的军事思想还是保存下来了。

东线战争爆发

1939年9月1日，近100万德军士兵越过了波兰的国境线，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欧洲

苏奥穆斯萨尔米战役

1939年11月，苏军163师穿越基安塔湖（Lake Kianta）来到苏奥穆斯萨尔米（Suomussalmi）。芬兰军队包围了这个师，并切断了补给。到12月30日，该师被消灭。另外的芬兰军队利用管用的冰路，在拉特公路（Raate road）沿线袭击刚抵达的苏联第44师，摧毁了几个落单的苏军部队。



部分开始了。落后的波兰军队只动员起来了60万人，这点儿兵力被绵长的防御阵线“稀释”得十分厉害：正是德军施展“闪击”战术的理想场所！纳粹德国空军（Luftwaffe）首先出动，对波兰空军发动突然袭击，后者大多数战机在地面就被击毁，德军完全掌握了前线的制空权。面对处于绝对劣势的敌手，费多尔·冯·博克（Fedor von Bock）指挥的北方集团军群和格尔德·冯·伦德施泰特（Gerd von Rundstedt）指挥的北方集团军群在波兰境内狂飙突进。其中，战绩最为突出的是德军装甲兵各部。尽管德军装甲部队很多坦克是陈旧的“马克”I型（Mark I），但他们还是轻松地扫荡了英勇抗击的波兰步兵和骑兵部队。9月3日，古德里安指挥的德军第19装甲军成功合围了“波兰走廊”之内的波兰军队。在南路，埃里克·赫普纳（Erich Höpner）指挥的德军第16装甲军也突破了波军防线，并于9月8日抵达华沙郊外。波兰境内的德军势如破竹，但英法两国随即履行了它们对波兰边境安全的担保——它们对德宣战了，这让希特勒吃惊不小。尽管有了来自英法两国的公开支持，但波兰人很快就意识到，他们从西方国家那儿得不到多少实质性的援助。

德军各部在华沙郊外会师——装甲部队突进得更远，在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1]（Brest-Litovsk）城外包围了另一只波军主力。与此同时，苏联军队也趁火打劫，从



左图：芬兰元帅曼纳海姆。他带领着为数不多的芬兰军队抵抗强大的红军，令人难以置信地坚持了3个月。

^[1] 现在的布列斯特市，白俄罗斯西南部城市，布列斯特州首府。1921年以前称“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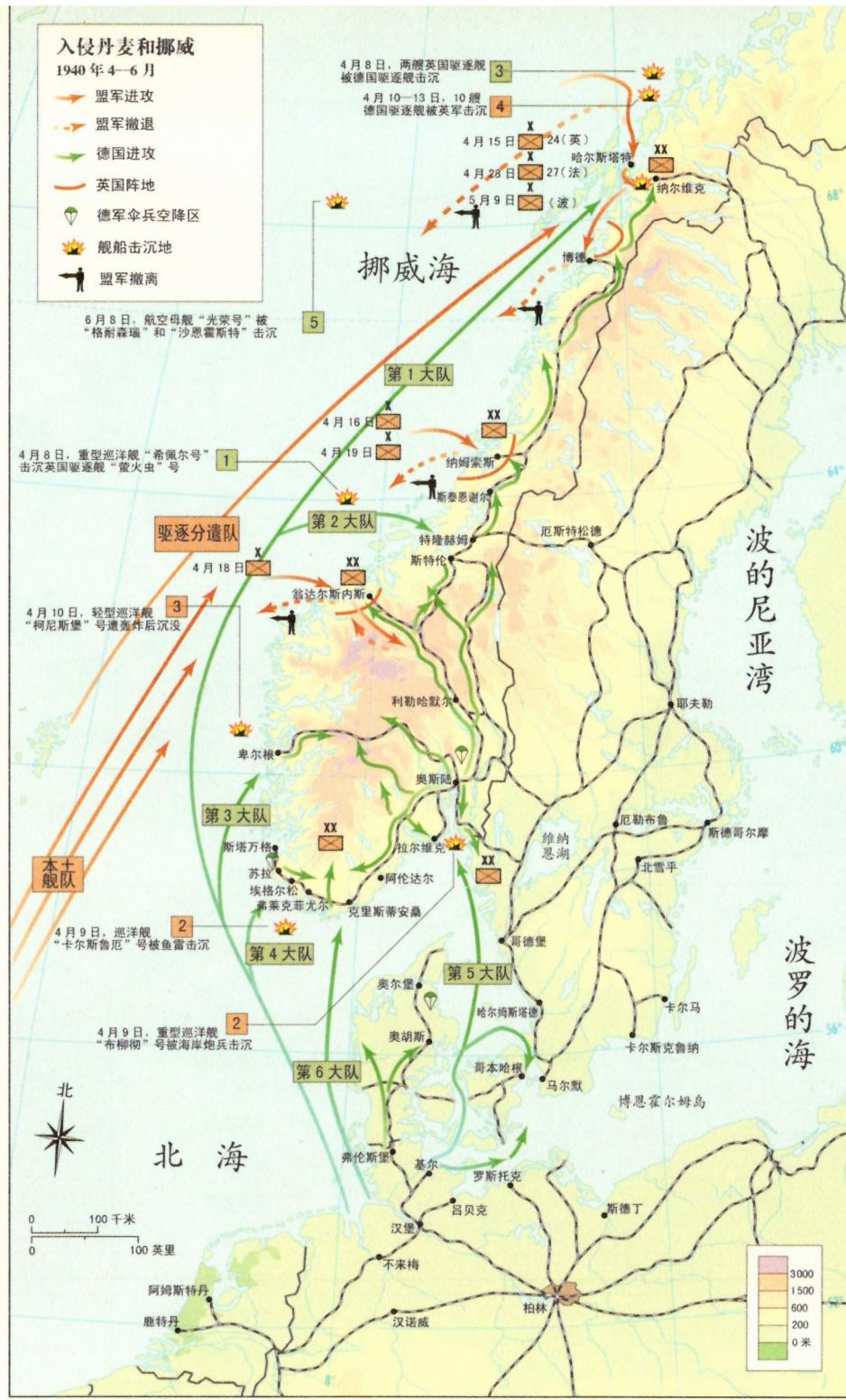
波兰东部攻入。至此，波兰在事实上已经不复存在。面对两大强国的联手攻击，完全暴露在德国空军火力之下的华沙人继续抵抗。1939年9月28日，波兰全境沦陷，德国和苏联完成了对波兰的瓜分。在波兰战役中，“闪击”战术的速度和战斗力优势凸显无遗。面对波兰的迅速陷落，英法两国本该及时汲取教训，但它们只是简单地归罪于波兰军队的无能。

苏芬冬季战争

在欧洲北部，苏联开始四处声张其通过《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得来的势力范围。对于小国芬兰，苏联要求占领列宁格勒^[1]（Leningrad）附近的卡累利阿地峡（Karelian Isthmus）和拉多加湖（Lake Ladoga）北部。仅有400万人口的芬兰人拒绝了苏联的要求。1939年11月30日，约30个师的苏军部队攻入芬兰境内，而芬兰军队最初投入战斗的仅有9个师。看起来，这将是一场典型的以弱搏强的战争。然而，在芬兰构筑的卡累利阿地峡防御体系——世称“曼纳海姆”防线（Mannerheim Line）——面前，苏联军队的攻击惨遭失败。在卡累利阿地峡以北的芬兰防线面前，苏联人败得更加彻底；严寒和崎岖的地形使得补给困难的苏联军队的行进变得异常笨拙。本土作战的芬兰人熟悉地形，又针对严寒的天气做了充分准备——甚至准备好了滑雪板；利用自己的速度和机动性，他们成功地伏击了数支孤立的苏联部队。

时至1940年1月，苏联人的大规模进攻明显受挫；但是，震怒不已且不甘失败的斯大林派出了新的苏军指挥官谢苗·铁木辛哥（Semyon Timoshenko），并向芬兰战场调派了更多的兵力和资源。铁木辛哥集中兵力攻击芬兰军队极感压力的“曼纳海姆”防线，3月初将其突破。面对敌我兵力对比高达50：1的形势，顽强的芬兰人不得不寻求议和。此战结束之后，苏联通通过“苏芬和平协定”获得了拉多加湖周边所有

[1] 即今天的俄罗斯城市圣彼得堡（St. Petersbur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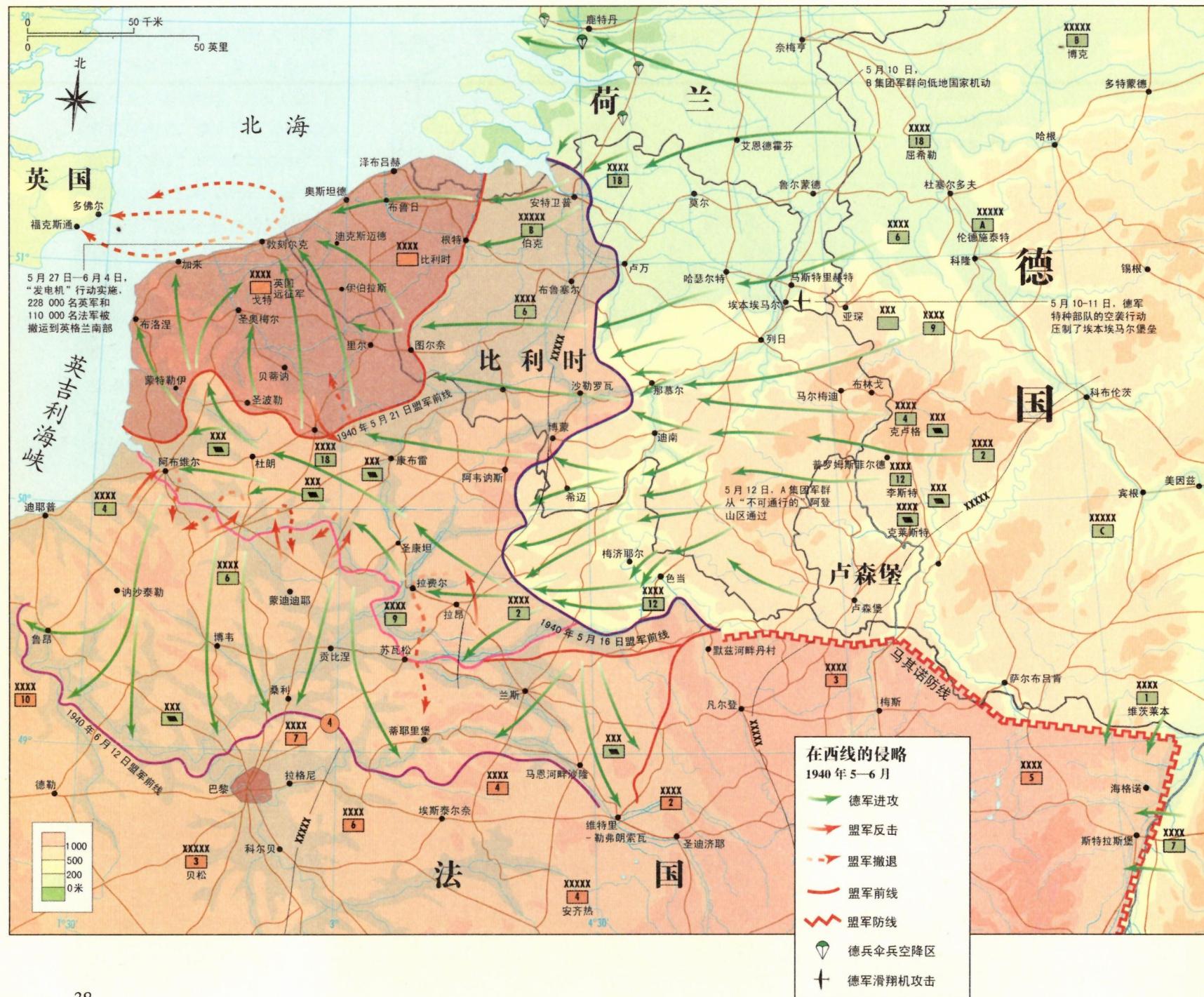
丹麦和挪威

迅速侵袭丹麦后，6只德国海军舰队大胆地进攻挪威，控制了所有重要的港口。尽管德军损失了3艘巡洋舰，但英国本土舰队反应太慢，迟迟未能从设得兰群岛（Shetland Islands）的斯卡帕湾（Scapa Flow）港口出发。

德军登陆还伴随着在斯塔万格（Stavanger）和奥斯陆（Oslo）的大胆空袭，取得巨大成功。只有在遥远北方的纳尔维克（Narvik），英国海军重创了德军，摧毁了10艘德国驱逐舰，控制了该海域。然后英军在纳姆索斯（Namsos）和安道尔尼斯（Andalsnes）派遣了12000人登陆，试图夺回特隆赫姆（Trondheim）。

德军的守御很分散，所以从奥斯陆前往增援。德军利用空中优势击败了盟军的企图，迫使盟军从纳姆索斯和安道尔尼斯撤退。但在纳尔维克的一支小规模德军仅有4000人，由爱德华·迪特尔（Eduard Dietl）将军统帅，被将近25000盟军包围。

德军在绝望的海峡中奋力突出纳尔维克，在瑞典边界寻求庇护。到6月的时候，由于法国面临灾难，盟军撤离纳尔维克，让德军兵不血刃地占领了港口。



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地区。

尽管苏联取得了最终的胜利，但他们在对芬兰这样一个小国的战斗中表现如此拙劣，这让希特勒和西方国家都看清了苏联军队的弱点。

西欧闪电战

击败波兰之后，希特勒打算尽早对西欧诸国发动进攻。按照德国原本的作战计划——代号“黄色方案”，德军将经由比利时中部攻击前进，这正是盟国所期望的。然而，纳粹德国国防军（Wehrmacht）内部的埃里克·冯·曼斯坦因（Erich von Manstein）等人并不赞同这个计划。终于，1940年1月的一件事情使纳粹德国国防军的内部分歧达到了顶点：一架携带着“黄色方案”的德国联络飞机在比利时境内迫降，原作战方案面临提前泄露的风险，只好做出妥协。经过希特勒的批准，由曼斯坦因牵头，纳粹德国国防军对“黄色方案”做了根本性的、绝妙的调整。按照新的作战计划，费多尔·冯·博克（Fedor von Bock）指挥的“B”集团军群将对比利时中部发起猛攻，吸引盟军注意；在“B”集团军群的南部，伦德施泰特指挥的辖属优势装甲兵力的“A”集团军群将攻击、突破被认为无法逾越的阿登高地——意在出奇制胜；接着，“A”集团军群将向英吉利海峡突击，切断比利时境内的盟军退路。新的作战方案胜在可以出奇制胜，但风险极大。

在盟军一方，英国的戈特子爵（Viscount Gort）和法国的莫里斯·甘末林（Maurice Gamelin）指挥的英法联军却在既定的防线之后自信满满地静候德军的到来。大战即将来临，盟军的决策层却十分平静，似乎德军的一切动向都尽在掌握之中。事实上，西欧盟军存在诸多重大缺陷。年纪老迈、性格倔强甘末林将军此时还超然地待在他远离战场的别墅之内，他认为他的应战计划完美无缺，除了防御阿登地区的两支法国部队——以预备兵力为主——比较薄弱之外。然而，正是在这个薄弱点，法国人将遭受以1800辆坦克为先导的德军主力（“A”集团军群）的攻击。

入侵西部

1940年5月10日，B军团在比利时中部展开牵制性攻击。由于迅速占领了比利时的埃本-埃马尔要塞，博克的部队迅速推进，瓦解了盟军在德尔河沿线的防御。

盟军认为博克率领的是德军攻击主力。但在南方的A军团从5月12日起，从阿登高地开始进攻，包含7个装甲师。利用优越的装甲战术和各兵种协同，古德里安和隆美尔将军的装甲部队迅速清除了法军抵抗，越过默兹河，进入开阔的旷野。

法国认为德军装甲师会朝北开往英吉利海峡，去阻击在比利时奋战的盟军，而不是进军巴黎。法军准备不足，无法应对。5月17日，一支法国装甲部队在拉昂（Laon）附近反攻，由戴高乐上校指挥，但被德国第十装甲师击退。5月21日，一支英国装甲部队在阿拉斯（Arras）反击，也被德国的反坦克火炮打败。事实上，盟军已经太迟了，因为古德里安的装甲部队已经于前一天到达了英吉利海峡，切断了比利时的盟军。

右图：时势造英雄。在下议院激烈的争吵过后，温斯顿·丘吉尔成为英国新首相。



药技术攻克了要塞内部的防御体系，俘虏了750名比利时守军。空降部队的这次成功突袭加快了博克的“B”集团军群的推进。由此之故，英法军队只好仓促退到德尔河一线的防御工事，这正中德军下怀。

英法军队不知道的是，他们开始与博克的“B”集团军群交火之时，伦德斯泰特的“A”集团军群正在艰难地通过地形崎岖的阿登地区——德军西线攻势的总体成败全赖于此；“A”集团军群此时正遭遇“交通堵塞”，停滞不前的坦克车队绵延160千米。倘若博克的“B”集团军群在此之前没有完全压制住盟军的防御和反击，一支小规模的盟国空军就有能力将德军的此次西线攻势遏阻于半途。不幸的是，在5月11日和12日这两天的时间里，“A”集团军群的坦克车队最终还是秘密地通过了阿登地区。至此，盟军的机会还没有完全溜走，驻守阿登地区的法军——第10集团军一部——在实力强大的默兹河（River Meuse）防线背后据险而守。

1940年5月10日，德国“闪击”部队侵入低地国家^[1]。“曼斯坦因计划”的成功要求“B”集团军群必须始终保持快速攻击前进的态势。为此，德军派出大量空军部队去夺取一些重要的桥梁，确保其完好无损，以供德军装甲部队快速通过。面对强大的德军，荷兰人很快投降了。此外，盟军的预期和计划是基于比利时人会发起一次英勇的抵抗战的，号称不可攻克的埃本-埃马尔要塞被视为比利时防线的关键——预计会阻挡德军数星期之久。然而，一支仅有85人的德军空降部队乘滑翔机在要塞顶部成功着陆。控制了要塞的表面阵地之后，用聚能装

[1] 世人对欧洲西北沿海地区的称呼，广义上包括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全境以及法国北部与德国西部，狭义上则仅指荷兰、比利时、卢森堡三国，合称“比荷卢”或“荷比卢”。

渡过默兹河

对于德国人来讲，法兰西战役到了最关键的时刻：在色当附近渡过默兹河。如果法国人坚守住了默兹河防线，德军此前一直保持的冲劲将化为乌有，志在出奇制胜的“曼斯坦因计划”也就穷途末路了。最后，战术灵活的德国装甲兵还是成功突破了默兹河防线。甘末林将军一直在远离战场的别墅里遥控指挥，而德军的指挥体

下图：在挪威北部被俘的英军士兵正被列队赶往特隆赫姆码头，他们将在那里登舰并被运往设在德国的战俘集中营。



装甲部队突破

1940年5月12日，古德里安的装甲军团突破阿登高地，到达塞丹(Sedan)附近的默兹河。法国第十军团守卫这个天然屏障，以为可以阻挡住德军的进攻。

但是，渡过塞丹的默兹河成了德国战术的典范。5月13日，在德国空军的强大火力支援下，古德里安主动进攻默兹河守军。法军火力完全被德国空军和火炮压制，德军迅速用橡皮艇过了河。工兵部队随后抵达，搭建浮桥。不到10小时，德国装甲部队全部过河，并立刻和法军短兵相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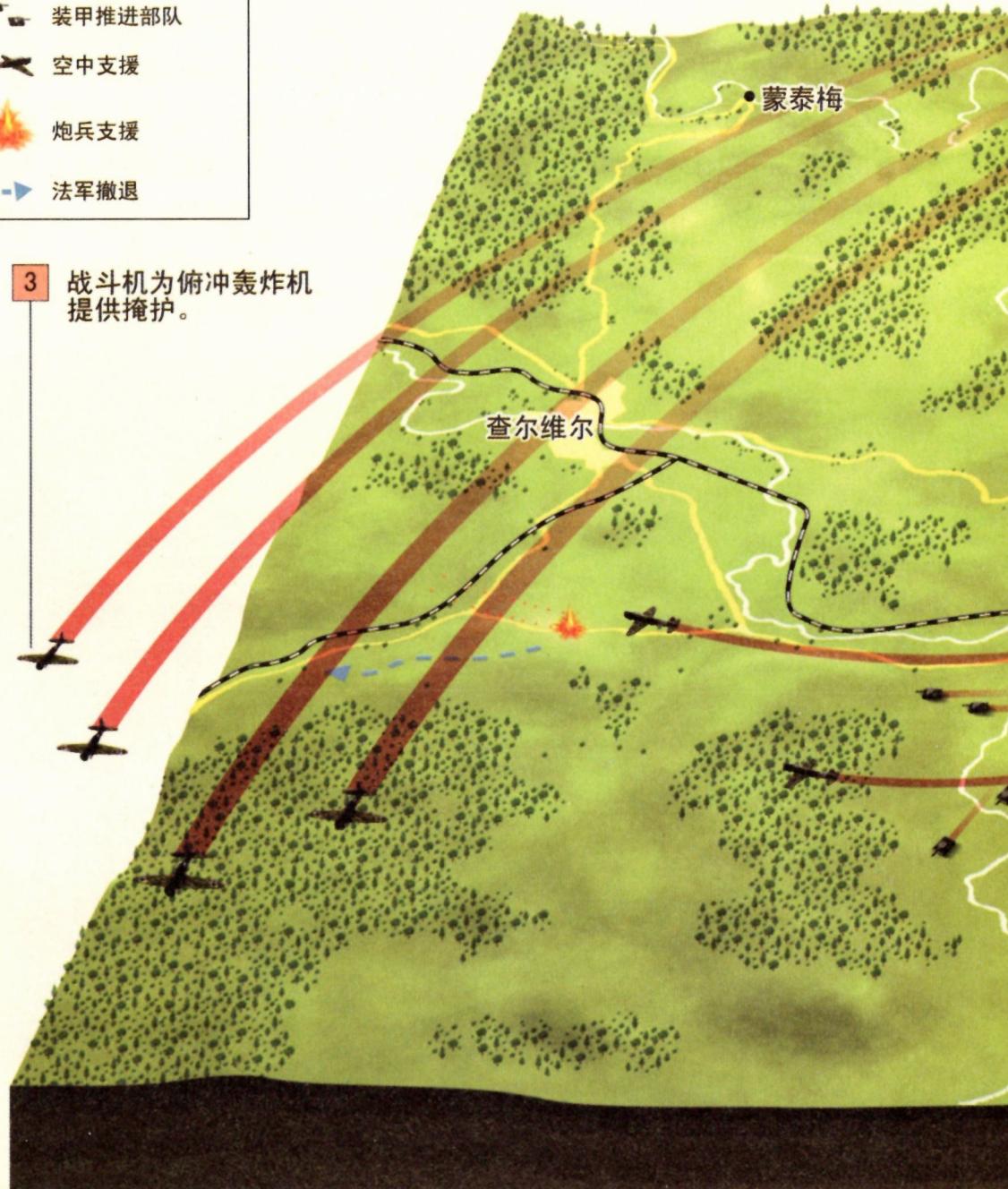
古德里安发现自己的部队分布在河两岸，形势不妙。5月14日，法国15军团从侧面攻击古德里安，尽管很多德军坦克尚未过河，但德军的空中支持和反坦克火炮挫败了法军的反攻。德国的战术和兵种配合让他们很成功地渡过了默兹河，而不是他们引以为傲的装甲部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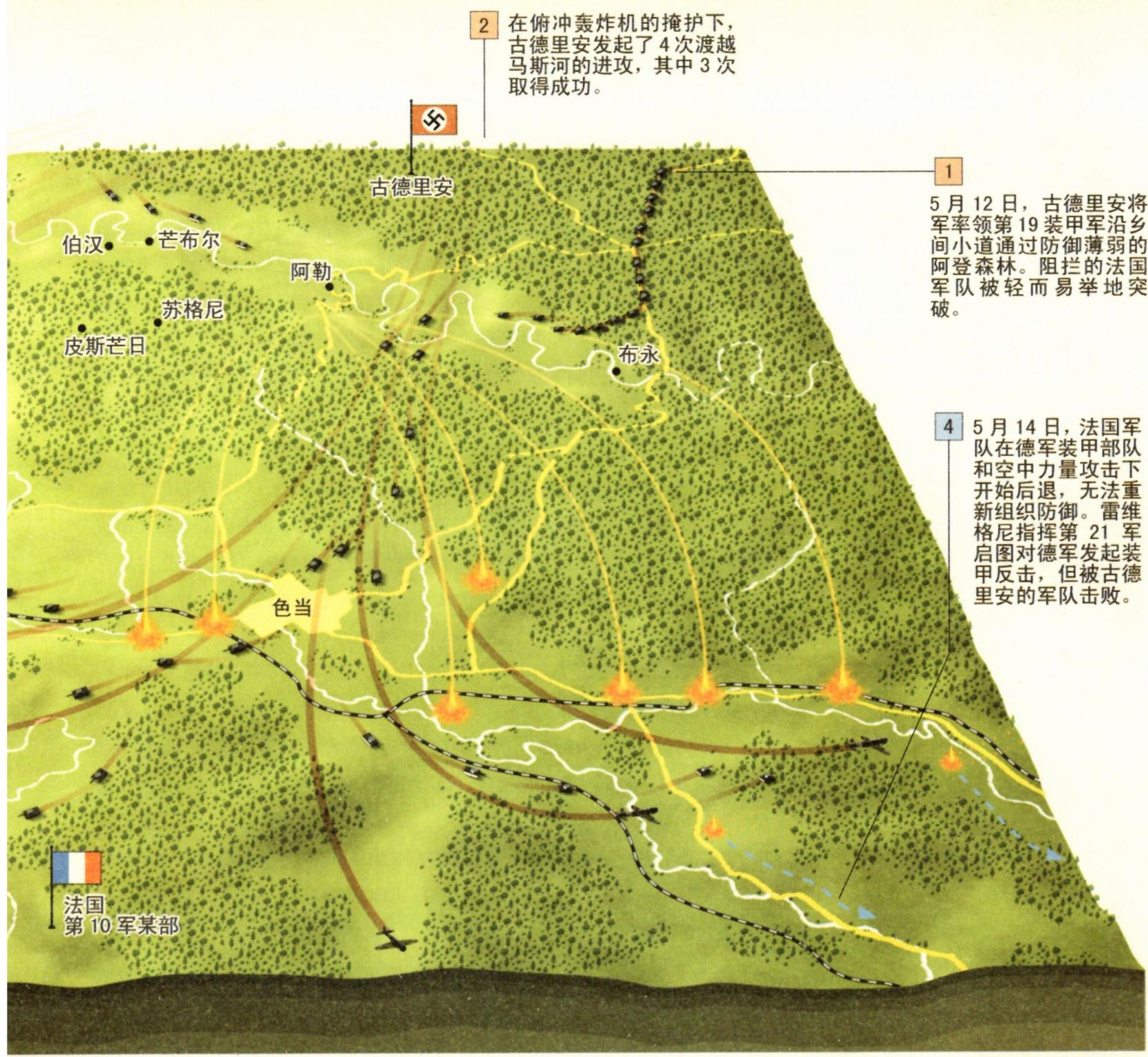
阿登山区的装甲突击

1940年5月12—14日

- 装甲推进部队
- 空中支援
- 炮兵支援
- 法军撤退

3 战斗机为俯冲轰炸机提供掩护。





“发电机”行动

古德里安在海峡的岸边暂停，英军发动了“发电机”行动（Operation Dynamo），主要是救援比利时和法国北部的盟军。大量英国的舰队从英格兰南岸起航，主要是从多佛出发。英军的军舰无法在敦刻尔克的复杂浅滩进行疏散，因而有很多平民的游船和志愿救生船参与救援。平民的船舶在敦刻尔克水路，冒着德国空军的炮火救援被困士兵。到1940年6月4日，“发电机”行动大约营救了33.8万盟军士兵。

系却始终十分贴近战斗前沿。古德里安始终跟随先导部队一起行动，伦德斯泰特将军也给予了古德里安充分的临机指挥权——德军前线指挥官无须坐等上级命令。

事实上，德军装甲师远非完全意义上的坦克部队，在为数不多的坦克之外，还编入了众多步兵、炮兵、反坦克兵、防空兵、工程兵，或许正是这种“多兵种合成”的属性使他们赢得了胜利。刚一抵达默兹河前线，古德里安就招来德国空军为步兵的渡河战斗提供近距离空中掩护，后者乘坐橡皮艇拼死向前，终于在遥远的对岸建立起一个很小的桥头堡。接着，德军工兵部队在10个小时之内建成了一架可供坦克通过的浮桥。注意到了色当附近的危险之后，盟国空军开始攻击德国人刚刚建成的浮桥。前来助战德国空军和德军的地面防空部队奋力阻截，盟国空军损失惨重：71架参战的英国皇家空军（Royal Air Force）战机被击落40架。

5月13日，德军在色当附近渡过默兹河，处于劣势的法国第10集团军惊慌失措。由于后续部队渡河缓慢，初登彼岸的古德里安部队还很脆弱。5月14日至15日，法国第3装甲师攻击了古德里安部队的侧翼，渡河战役面临前功尽弃的危险。危机之中，德军让88毫米防空炮承担起了反坦克的任务，并借此打退了法国人组织混乱的坦克攻击。反击得手之后，德军在法军防线上撕开了一个80千米宽的口子，德军装甲部队转而向北攻击前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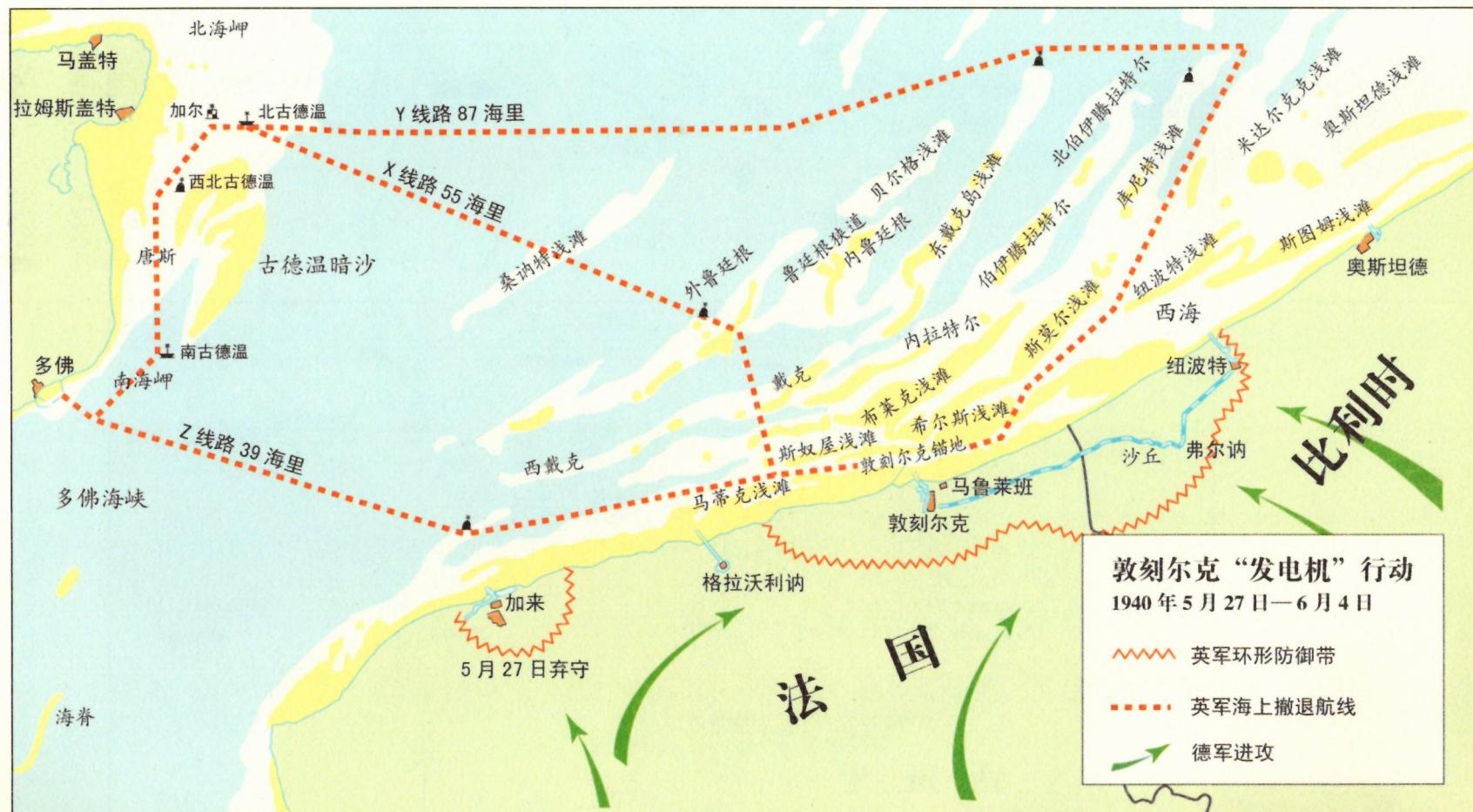
法国人彻底慌乱了，士气变得十分低落。他们试图在狂飙突进的德军装甲部队的前进路线上构筑防线，但每每来不及。5月17日，夏尔·戴高乐（Charles de Gaulle）上校受命指挥匆匆组建起来的法军第4装甲师在拉昂阻击德军，也没能成功。德军装甲部队不断向法国北部突进，孤军深入，德国指挥官开始担心自己的侧翼安全。其实，德军指挥官的担心是多余的：高高在上的甘末林将军已经失去了对战事的掌控，他手中也没有再可用来攻击德军侧翼的装甲部队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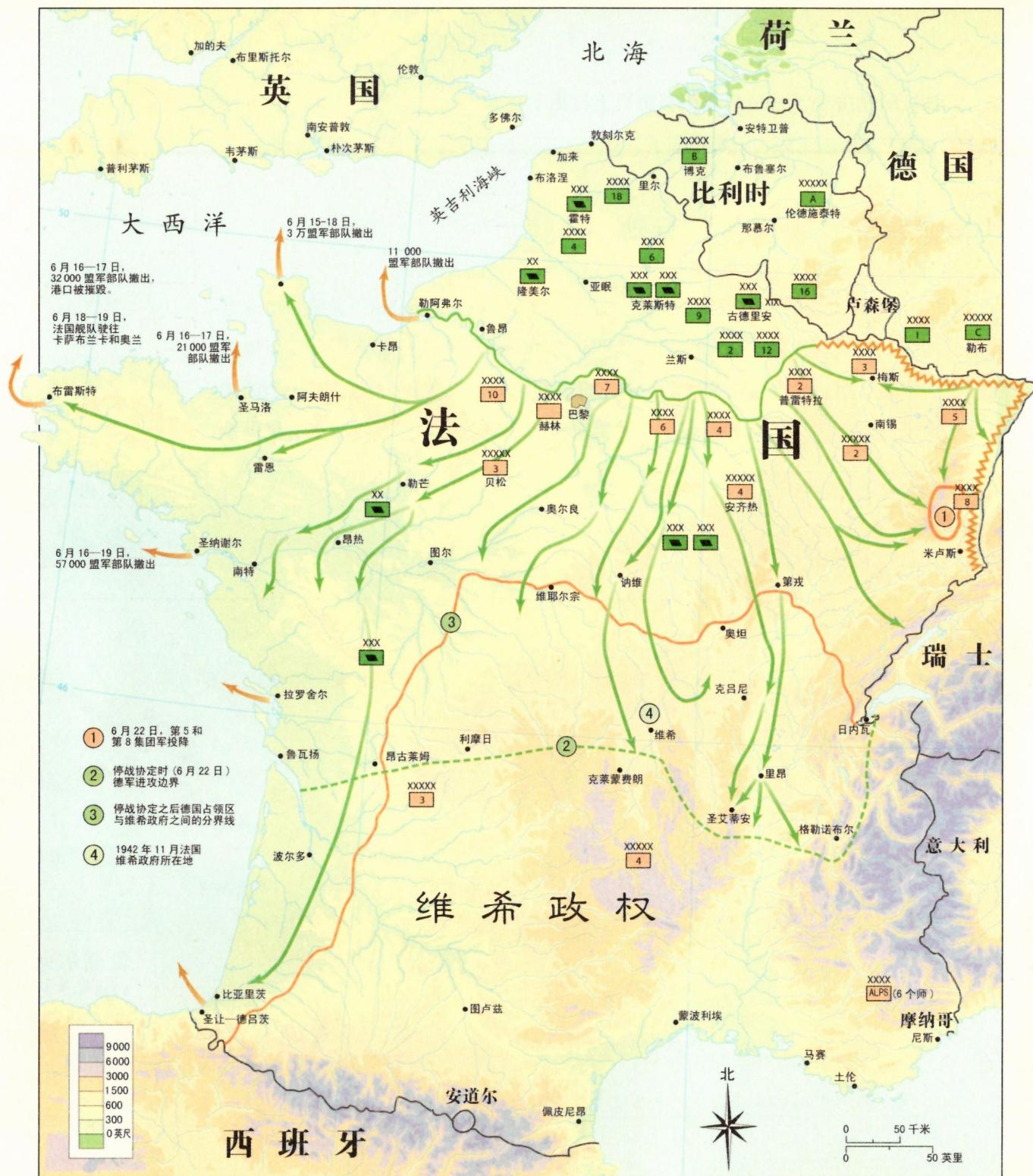
短暂停歇之后，领头的德军装甲部队于5月20日抵达英吉利海峡，比利时境内的盟国军队被包围了。最初，德军的包围还很脆弱，盟军试着突围。5月21日，在两支坦克部队的支持下，两个英国师在阿拉斯对德军发动攻击，但由于缺乏必要的后续

部队，该次行动失败了——只在德军防线上打出了一个“凹点”而已。德军合围比利时境内的盟军已成定势，灾难降临了。

法国陷落和“发电机”行动

5月10日刚刚上任的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面临一个非常棘手的局势：比利时境内的英法两国军队随时有可能被德军装甲部队围歼。但他们获得了一个喘息期，因为德国装甲部队的先锋在距敦刻尔克（Dunkirk）24千米的地方停了下来，盟军步兵趁机关闭了一个易受攻击的缺口。正当德军对盟军的包围圈





越来越小之时，丘吉尔26日做出了一个生死攸关的决定：横渡英吉利海峡，将尽多的盟军士兵撤到敦刻尔克对岸的英国——代号为“发电机”行动。

英法两国士兵前进到海滩，再由小船——数以百计的英国民用小船等在那儿——将他们转运到等候在深水区的大型船只上去。与此同时，他们另一部分的战友正在另一处顽强阻击前来进攻的德军。到6月4日，整个“发电机”行动将总计33万人的盟军部队撤到了英国。但灾难并不到此为止，因为这些逃出包围圈的士兵丢失了所有的重武器，法国的陷落也更近了。

击溃了比利时境内的盟军部队之后，德军攻势朝南转向，直趋巴黎。一股强烈的失败情绪在法国政府弥漫开了，法国总理雷诺（Reynaud）在5月13日就公开宣称：法国战败了，法国输掉了战斗。6月5日，95个德军师对防守埃纳河（River Aisne）一线的61个法国师发起猛攻，并迅速突破。此时，法国政府宣布巴黎为不设防城市，巴黎于6月14日落入德军手中，未经一战。6月16日，法国政府——此时由年迈的贝当元帅（Marshal Pétain）领导——决定同德国议和。德国人强加给法国人一个严苛的条约，包括巴黎在内的3/5的原法国国土

（主要是北方工业区）归德军占领，留下的原法国南部和西部被称为“维希法国”

（Vichy France）——保持着名义上的独立。法国在35天之内陷落，英国只好独立支撑危局。

不列颠之战

法国虽然沦陷了，丘吉尔领导的英国决定：不计成败，战斗到底！为了对付英国，德国拼凑出了一个代号“海狮”行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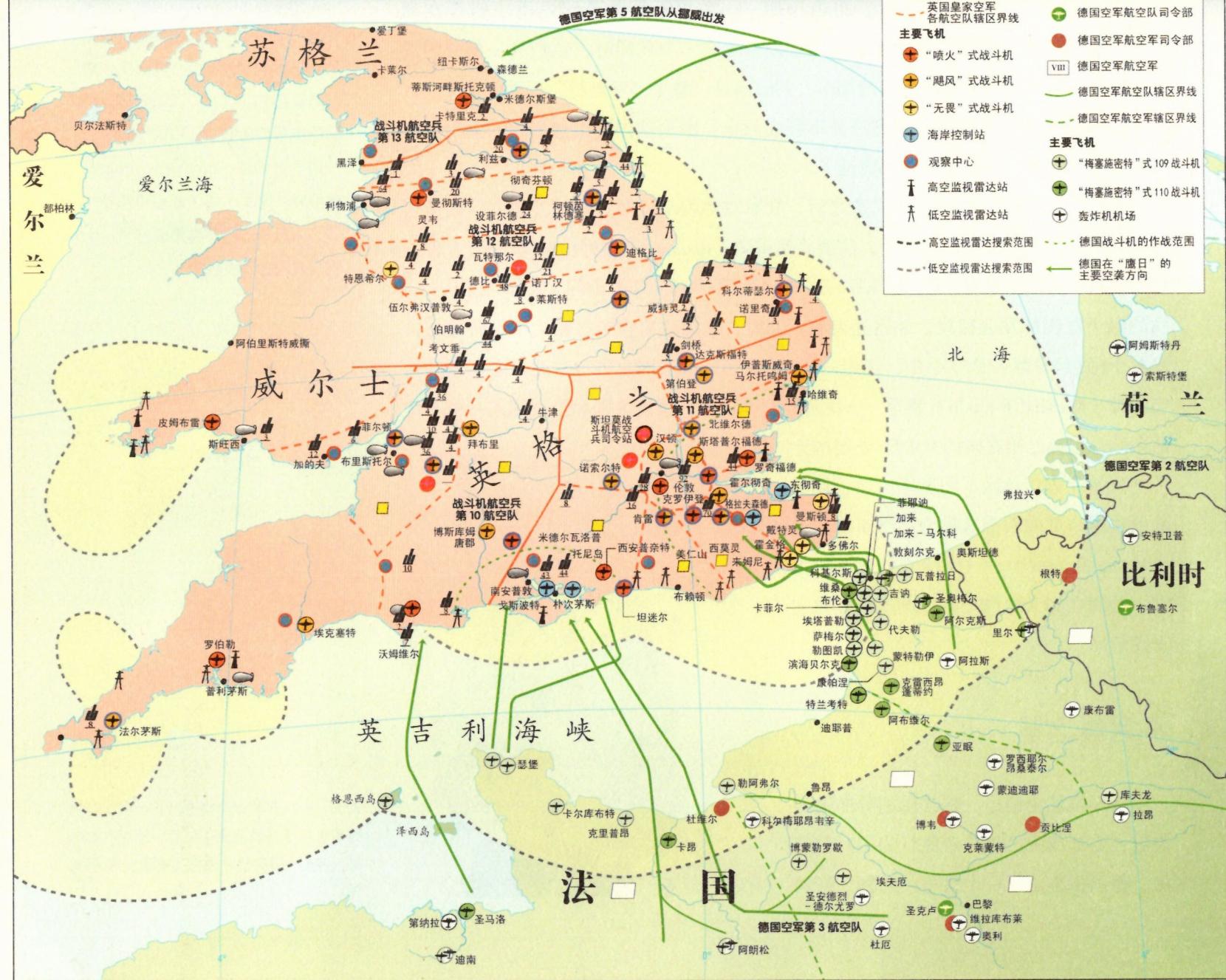
法国陷落

随着盟军在比利时战败，德意志国防军向南推进几乎没有遭遇抵抗，于6月14日轻松占领巴黎。随后德军在东部攻打马其诺防线。那里的法军英勇抵抗，国家沦陷接近一周后才投降。6月16日，法国政府投降。德军占有了北部和西部法国，南部法国则在维希成立了一个软弱政府进行统治。



左图：在向敦刻尔克推进时，一名年轻的德军士兵摆好姿势准备拍照。他手中拿的是一支Kar98步枪，腰带上别着一枚手榴弹。

不列颠之战
1940年7—10月



(Operation Sea Lion) 的入侵计划，按照该计划，德军将在英国南部登陆一支约40万人的部队。德国海军司令埃里克·雷德 (Erich Raeder) 认为，由于英国强大的海军和空军实力，“海狮”行动面临很大的风险。于是，希特勒决定首先发动一场对英空战，为地面部队入侵英国做准备。

纳粹德国空军司令赫尔曼·戈林 (Hermann Göring) 信心满满地保证完成任务，但德国空军的成军宗旨——为地面部队提供近距离的空中支援——导致它缺少完成此种远程战略任务的重型轰炸机。投入不列颠空战的德国空中力量由1000架中型轰炸机组成，分别驻泊在法国北部的两处基地。由于轰炸机的战斗/防护力薄弱，德国轰炸机得到了约750架“梅塞施密特”109s (Messerschmitt 109s) 战斗机的护航。英国派出的是休·道丁指挥的650架战机，主要是“飓风”式、“喷火”式战斗机。英国人掌握的一种新式军事技术有效弥补了己方战斗机在数量上的劣势：他们沿着英国海岸线建立了无数雷达站，无论德国战机飞临何处，英国战斗机司令部都能事先得到警告。

“鹰袭”计划

1940年8月，对英国海岸目标开展了预先轰炸之后，德国空军开始了代号为“鹰袭”计划的对英国皇家空军攻击。这场战斗的最关键阶段是德国轰炸机猛烈攻击英国皇家空军基地和雷达站。在整个英国南部的天空，数量处于劣势的英国战斗机每天都与德国对手展开激战。频繁、激烈的战斗让英国飞行员精疲力竭，他们经常在一架战斗机遭击落、跳伞逃生之后又于同一天驾驶另一架战斗机升空作战。震讶于英国皇家空军的强力反击，从8月24日开始，戈林元帅将打击英国皇家空军战斗机部队的德国空军力量增加了一倍。英皇家空军首次面临战机损失超过新机补充的现象。

为避免不列颠空战延宕过久，戈林又于9月7日改变了空袭策略：集中兵

不列颠之战

不列颠之战的过程中，3个德国航空队 (Luftflotte) 利用法国北部和挪威的基地向英国皇家空军发起攻击。纳粹德国的亨克尔He-111等中型轰炸机自身防护薄弱，十分依赖“梅塞施密特”109s等战斗机的火力支持。

借助分布于英国海岸的21个雷达基地和完善的观测员网络的预警，英国战斗机司令部以“飓风” (Hurricane) 战斗机和新式的“喷火” (Spitfire) 战斗机组织反击。大部分战斗任务由基思·帕克少将指挥的第十一战斗机大队承担。部分是因为德国的“梅塞施密特”109s战斗机航程所限，战斗最激烈的空域主要局限在英格兰东南部。空战表明，“梅塞施密特”109s战斗机对英国的“飓风”战斗机略占上风，但英国的“喷火”则与之相当。

在为期2个月的空战过程中，英国皇家空军在严密的防空火力的支援之下勉力抗争，以飞行员的惨重牺牲换来了微弱的胜利。

到了9月17日，英国皇家空军的英勇抵抗迫使希特勒在事实上取消了入侵英国东南部的行动，尽管从技术层面上来说，德国只是将这一行动“延期”了。不列颠之战以纳粹德国空军的失败收场。

大轰炸

1940年9月—1941年5月

德国空袭航线

1940年11月14—15日
德国靠X-Great无线电
系统进行的定向轰炸航线

Eastern 民防区

民防区边界

搬运区

接收区

中立区

中立国

遭受大轰炸的地区



力，发动对伦敦的白天轰炸。戈林此举意在迫使英国将更多的空军力量投入战斗，但道丁将军还没有集合他的兵力。然而，德国空军轰炸重点的转移，对英国皇家空军战斗机司令部反而是一件好事——尽管伦敦人不会这么想，英国皇家空军各个基地得到了一个喘息的机会。对于英国皇家空军不顾一切的抵抗，希特勒颇感沮丧，因而在9月17日下令暂缓“海狮”行动——尽管德国的对英空袭直到1941年才完全终止。英国皇家空军经受住了最严厉的考验。

伦敦大轰炸

由于不甘失败，戈林在9月末命令纳粹德国空军将轰炸重点转移到了伦敦市，为期8个月的“伦敦大轰炸”开始了。在前一阶段的战斗中，英国战斗机损失惨重，德国轰炸机此时已经可以离开己方战斗机的护航独自深入英国本土了；不过，德国轰炸机的第一波轰炸主要集中于人口稠密的伦敦东区。德国空军的轰炸给伦敦人造成了极大的伤亡和破坏，但他们没有被吓倒。由于人防工程不足，很多伦敦人只好整晚整晚地待在地铁站里。英国士气没有低落下去，反而更加高昂了：他们抵抗侵略的意志更加坚定了，也变得更加团结了。每每夜幕降临，空袭警报总会响起，英国的防空部队猛烈开火了，德国人的炸弹从天而降。到了白天，清点伤亡和损失之后，伦敦人又坚定地投入到打赢这场战争的工作中去了。

1940年11月，德国空军400架轰炸机突然轰炸英国的考文垂市（Coventry）——他们扩大了对英攻击的范围。德国人的高爆炸弹和燃烧弹杀死了大约500考文垂市民，市中心大部遭毁。11月29日，德国人轰炸了伦敦市圣保罗大教堂附近的区域；几枚燃烧弹击中了著名的圣保罗大教堂，但它仍然屹立不倒，从此成为英国人抵抗决心的象征。德国人的空袭一直持续到第二年的春天，主要攻击目标是英国中部的工业区。但是，此时希特勒的计划已经有了转变，他正在为对苏宣战——他心中的终极对决——做准备；这一波攻击高潮的目的——一如希特勒对英作战的初

闪电战

英国政府意识到德国战时的空袭让英国人很敏感，因而制订了一个复杂的计划，将儿童从易受攻击的城市送到乡下。有些儿童甚至被疏散到遥远的加拿大。德国在夜间轰炸英国城市，被称为“闪电战”（Blitz），轰炸在1940年9月开始，一直持续到1941年5月。

大多数轰炸针对伦敦。德国空军在夜间寻找伦敦很容易——跟着泰晤士河就行。尽管英国到战争结束时死亡了大约6万人——大多数是伦敦人，但屠杀并不能让英国屈服。为了达到更好的结果，到1940年11月，德军开始轰炸那些准备不足的城市，通常是英国中部。

为了定位目标，德军使用了X—Gerät无线电波。法国各地的不同地点发射无线电波，越过目标上方，将轰炸位置告诉飞行员。这个方法导致考文垂（Coventry）在11月突袭中损失惨重。

英军最初利用探照灯和放空火炮进行防御。但有些战斗机配备了雷达，让他们可以定位德国的夜间空袭者。最终，闪电战失败，德国空军部署到东部区袭击苏联了。

德国空军的地面工作人员在法国海岸的Me 109战斗机的戴姆勒-奔驰引擎上工作。戈林元帅对希特勒吹嘘说，德国空军将迫使英国投降。但英国皇家空军——其中有很多捷克、波兰、法国飞行员，以及少量美国飞行员——确保英国不会被入侵。



衷——在于，打击英国人的获胜决心，实现英德和解。希特勒的“优先目标”也落空了。由此，德国空军中断了伦敦大轰炸，专心准备“巴巴罗萨”计划（Operation Barbarossa）。

英国挺住了，尽管付出了数以万计的生命代价。在这场史诗般的抗争中，英国皇家空军损失了1265架战机，德国空军的损失是1882架。不列颠空战是一场定义了一个国家的生死存亡的纯粹空战，这在人类历史上尚属首次。这么一小撮勇敢的飞行员和空勤人员——其中很多是流亡英国的捷克斯洛伐克人和波兰人——赢得了胜利；对此，丘吉尔赞叹道：“在人类战争历史上，从来没有这么少的人为这么多的人做出过这么大的贡献。”

下图：法国的迅速溃败使得数以万计的军人陷入群龙无首的局面。有些士兵逃回家中，其他人则毫无目的地在废墟中游荡，有许多人被德军抓获沦为俘虏。



右图：盟军炮弹落向U型潜艇基地。
和英国、美国空军不同，德国空军
更擅长在战场上和对手进行战术较
量，比如充当装甲部队的“飞行火
炮”，但不经常对工厂、铁路调车
场之类的战略目标进行轰炸。总
之，尽管德国空军在第二次世界大
战初期有很大优势，因为他们的飞
机设计更出色，而且在西班牙内战
中锻炼了一批经验丰富的飞行员。



欧洲大陆的空战

战略轰炸的理论产生于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这个军事理论认为，只要规模够大、力度够强，单靠空军的轰炸行动就足以迫使敌国屈服。但是，盟军损失的大量年轻飞行员——以及德国科隆、德累斯顿等地无助、无辜的平民——证明这个理论是行不通的。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空战刚刚起步，即便如此，空战还是显示出了军事飞机作为一种“制胜性”武器的潜能。空中军事力量刚刚展示出其巨大的军事侦察和地面攻击价值，很多军事理论家就开始对战略轰炸机的作用报以极大的关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的齐柏林飞艇和“哥达”式轰炸机对英国的工业和民用目标发动了规模不大但成效明显的轰炸，一时引起了英国民众的巨大恐慌，英国的工业产出也大幅下降——远超德国人的预期。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不久的1921年，意大利的朱利奥·杜黑就认定：通过打击敌国的工业产出和民众意志，轰炸机可以单独赢得战争。杜黑的理论在英国和美国获得了滋长的沃土，因为这两个国家都在寻求一种将本国军力投送到一场

右图：声名狼藉的“秃鹰”军团，它们曾轰炸毫无防备的西班牙平民。



轰炸欧洲 (1939—1941)

在欧洲战争开始阶段，英国皇家空军刚刚开始重整军备的计划，因此没有足够的重型轰炸机执行轰炸德国的任务。因而，空军参谋长查尔斯·波特尔决定，命令皇家空军针对德国的工业目标执行一系列小规模轰炸。最开始，这些攻击在白天展开，因为希望通过精确空袭摧毁德国的军事工业，但是空袭——尤其是针对港口城市吕贝克（Lubeck）和工业中心鲁尔的空袭——被证明是错误的，浪费了大量人力和设备。

皇家空军还集中精力突袭德国海军目标——特别针对德国的潜艇基地，因为德国的U型潜艇正在大西洋战场上肆虐。这些庞大而坚固的U型潜艇从法国的洛里昂（Lorient）和圣纳泽尔（St-Nazaire）的港口进入大西洋，几乎无迹可寻、无法摧毁。

然而，战术轰炸的支持者认为，轰炸机配备足够弹药后，对目标进行密集轰炸的话，在夜间轰炸的效果会更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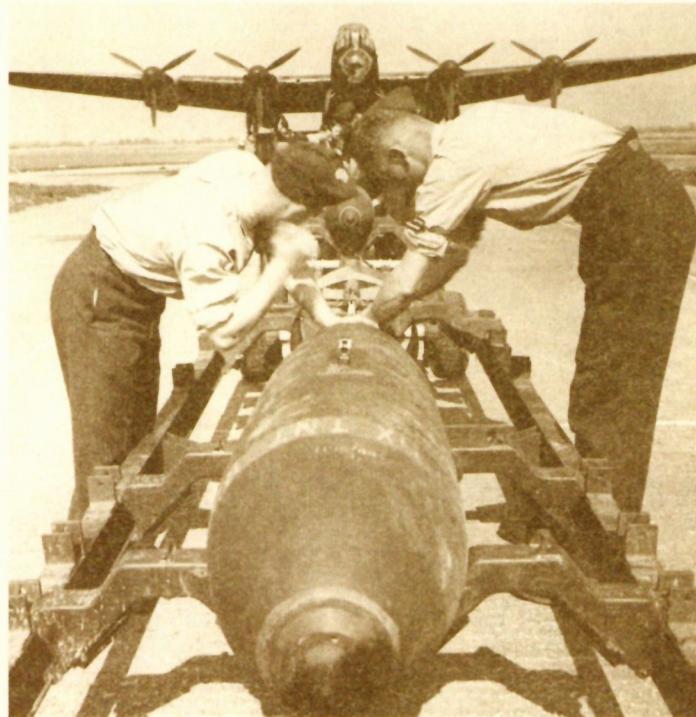


大陆战争当中去的方法。在英国，“空军制胜论”的倡导者是皇家空军首任司令休·特伦查德将军，在美国则是比利·米切尔。

“空军制胜论”理论家从西班牙内战当中受益匪浅。为了援助弗朗西斯科·佛朗哥，德国向西班牙战场派出了臭名昭著的“秃鹰”军团（Condor Legion），这支军团在西班牙巴斯克的格尔尼卡（Guernica）等地肆无忌惮地攻击平民目标。“秃鹰”军团在格尔尼卡的空袭中造成了巨大的伤亡，这使得一些英国军事理论家认为：一旦战争爆发，敌军的集中空袭将在伦敦造成每日数以万计的死亡。人们过高地估计了空中攻击所能带来的人员伤亡，盟国的空军理论家却十分相信轰炸机之于赢得这场战争的作用和意义。

尽管英国军界对于战略轰炸的理论十分着迷，但英国皇家空军内部的轰炸机司令部对于即将到来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却几无准备，（截至1939年）它只拥有为数不

多的中型轰炸机——无论是单机能力还是数量都不足以影响战局。尽管如此，英国皇家空军也没有停止其研发、制造有能力攻击德国工业和人口中心区的四引擎重型轰炸机的计划。正是“斯特林”（Stirling）、“兰开斯特”（Lancaster）、“哈利法克斯”（Halifax）等重型轰炸机组成了英国日后借以压垮德国的末



右图：英国皇家空军机械师们为“兰开斯特”轰炸机装载1枚1000磅炸弹。“兰开斯特”轰炸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欧洲战场上用途最广的轰炸机，也是1943年之后英国皇家空军轰炸行动的主力军。



法国海岸地区的一个德国防空火炮小组奔向火炮阵位。此前，英国皇家空军开始执行对德战略轰炸政策，不久之后即因为轰炸机及机组人员损失惨重而改为只在夜间轰炸。到了1943年，美国陆军航空队也开始自主实施对德轰炸，德国境内的战略目标由此面临来自盟军一方的不分黑夜、白天的轰炸，小至14岁的德国男性也被迫走上战场，为本国的防空作战出力。

千机突袭

英国皇家空军急需一场标志性的胜利，因而轰炸机司令部的亚瑟·哈里斯（Arthur Harris）制订了“千年”行动（Operation Millennium）计划，第一批千机突袭针对工业城市科隆（Cologne）。哈里斯认为这样的突袭有重大的宣传价值，所以集结了1046架飞机，包括了几乎所有英国能用的轰炸机。

利用新型的Gee定向无线电设备，轰炸机从英国98个地方分别编队，分三拨出发。第一波轰炸机用燃烧弹轰炸克隆中心，燃烧弹起火作为后续飞机的瞄准点。突袭共持续98分钟，共有898枚炸弹在目标区域落地爆炸。

英国皇家空军共在克隆投下1455吨炸弹，摧毁了这座城市，并迫使20万人疏散。英国皇家空军则损失了40架飞机，也就是仅损失了3.8%的飞机——大规模的行动完全压制了德军在此区域的防御。

英国公众正需要这样的好消息，但军事行动的结果并未达到预期。不过，哈里斯仍坚信战略轰炸是通往胜利的最快道路。

日抵抗的轰炸机编队之基干。

1939年至1940年期间的空中军事行动主要是纳粹德国空军对华沙和鹿特丹（Rotterdam）、英国以及在“闪击”战中的攻击。在决定国家生死的反击战中，英国皇家空军几乎任何对德国本土展开有组织的空中打击的能力。1939年末，一些老旧的惠灵顿（Wellington）轰炸机对德国的北海岸地区展开行动，却收效甚微。在大不列颠空战期间，英国皇家空军对德国的柏林发动了5次威胁不大的空袭行动——105架轰炸机参战，却只有29架找到了预定的轰炸目标。尽管如此，英国的战略轰炸理论的倡导者并不苦恼；他们相信，待到重型轰炸机力量足够强大之后，通过夜间行动——以尽量避开德国的防空措施，战略轰炸必定可以有效打击德国的抵抗意志和能力。

1941—1942年的对德轰炸

1942年期间，英国继续对德国展开不定时的夜间空袭行动，却依然收效甚微。1941年，在一份名为《巴特报告》（the Butt Report）的文件中，综合利用军事侦察和来自超级特工的情报，英国对通过战略轰炸发动对德攻势做出了评估。让丘吉尔不安的是，这份报告表明英国皇家空军投下的炸弹经常偏离预定目标远至8千米，某些轰炸机甚至会偏离既定航线120千米。也就是说，只要目标小于一个城市，英国就无法期待皇家空军的行动效果。然而，皇家空军参谋长查尔斯·波特尔（Charles Portal）爵士依然坚信战略轰炸即是赢得战争胜利的关键；他声称：一支拥有4000架重型轰炸机的空军部队定能有效打击德国的城市，迫使其屈膝投降。尽管对使德国平民成为合法的轰炸目标感到不安，丘吉尔还是批准了“区域轰炸指令”。此后，英国皇家空军增加了轰炸德国民用目标的重型轰炸机，此举意在摧毁德国人的士气。为了更好地执行这个新的计划，丘吉尔任命阿瑟·哈里斯（Arthur Harris）为英国皇家空军轰炸机司令部总司令。阿瑟·哈里斯的绰号即是“轰炸机

“千机轰炸”

1943年5月30—31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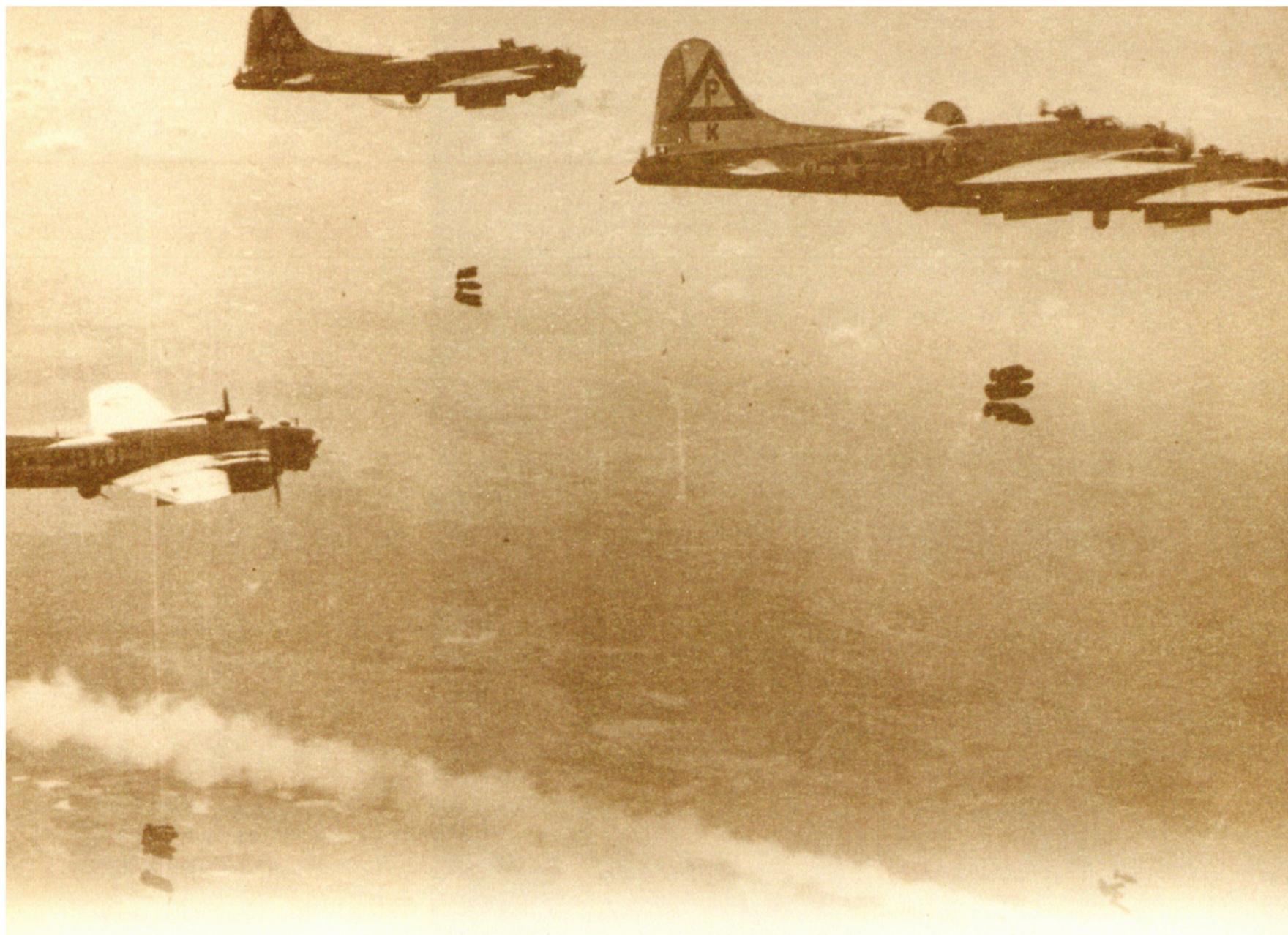
- ▶ 皇家空军夜间攻击方向
- 主要总司令部
- 集群司令部
- 轰炸机司令部机场
- * 被轰炸目标
- 战斗机师分界线
- 4 战斗机师
- 德军雷达站
- 德军夜间战斗机站
- 探照灯连
- 高射炮连







左图：一架“兰开斯特”轰炸机（Avro Lancaster）飞过德国，这是皇家空军的主力轰炸机。英国和美国都信任这种四引擎的轰炸机能够穿越德国抵达目标。美国陆军航空队（USAAF）还是继续在欧洲使用B-17“空中堡垒”（B-17 Flying Fortress），尽管B-29“超级堡垒”（B-29 Superfortress）已经服役，但要在将来针对日本的更大规模的太平洋战争中才会使用。



上图：美军B-17“空中堡垒”轰炸机编队在德国目标上空投弹。最初，盟军轰炸机执行任务时保持着密集的战斗队形，希望在遭遇敌军战斗机时互相提供火力掩护，利用机载机关枪的密集扫射来阻止德军战斗机穿过。但实践证明，这并非一种可行的办法，最终仍然需要远程护航战斗机来对付德军战斗机的攻击。

哈里斯”，他完全赞同战略轰炸将有效摧毁德国人的抵抗意志的观点。

尽管英国人的轰炸行动开始有了夜色的掩护，但德国人在防空技术上的进展似乎抵消了这一点。德国人设立了众多的雷达站，这能够提前侦知英国人的很多行动，而纳粹德国空军也开始装备更多的夜间战斗机——其机载短程雷达能够有效探知英国人刻意隐秘的轰炸机。尽管英国轰炸机的损失不断上升，但哈里斯依然期待以绝对数量去压垮对手。哈里斯需要通过胜利去展示既定计划的有效性，他于1942年3月发动了第一次——针对德国城市卢贝克的——大规模“区域轰炸”。由于混合使用了高爆炸药和燃烧弹，242架英国轰炸机将这座港口城市的中心炸成了一片废墟。这次空袭对于哈里斯来说无疑是一次重大的“宣传”胜利，但卢贝克的工业区并未因这次轰炸受损，德国国民的士气也没有因此低落下去。尽管如此，哈里斯还是坚信他正在走向成功，他预计一次单独的“极限”轰炸即可证实他的观点。

毁灭性的新台阶

调集手中的所有战机，哈里斯发动了第一次“千机大轰炸”。在采取一系列的佯攻措施之后，1942年5月30日，约1046架轰炸机分从英国各地的98个基地起飞并编队——其背后是一次极大的后勤工作，直扑德国科隆市的中心地带。这次行动摧毁了科隆的中心地带，而英国皇家空军仅损失40架轰炸机，成为又一次煊赫的“宣传”胜利。但在军事层面，这次行动谈不上取得了什么成果，德国的工业产出并没有下降，德国人的士气也依然坚挺。此后，英国军方又对德国的其他工业和人口中心地带实施了三次类似的大规模轰炸，结果也相似。在很多观察家看来，尽管世人瞩目，但这些大规模的轰炸行动大体上是失败的。无论如何，哈里斯还是坚信战略轰炸是赢得对德战争胜利的关键，他最终找到了执行此项任务的继承人——美国空军（USAAF）。

尽管被太平洋地区的战事搞得焦头烂额，美国还是于“珍珠港”事件发生之

1943年战略轰炸

到1943年，英国已经配备了哈利法克斯轰炸机和“兰开斯特”轰炸机，而美国第八航空队（8th Air Force）也带着B-17“空中堡垒”和B-24“解放者”参战了。德国对此的反应是建立“卡姆胡贝尔”防线（Kammhuber Line）来防御。

这条防线的最前线是维尔茨堡雷达设备，可以侦测到盟军轰炸机来袭，后面是一排探照灯和防空火炮，守住接近第三帝国的途径，在柏林城外还有一道较小的防线。最后则是歼击机群（通常配备了雷达）升空迎战，通常而言，经过这一系列战斗，入侵的飞机只能回家了。

英国皇家空军在1943年对德国实施夜间轰炸，也是集中在鲁尔和柏林的工业区，同时美国空军则在白天对德国工业目标进行精确轰炸。德国在1943年的防御能力逐渐增强，盟军飞行员损失惨重。但他们在德国城市成功投下大约20万吨的炸弹。即便如此，德国的工业生产能力仍在上升，德国民众仍然士气高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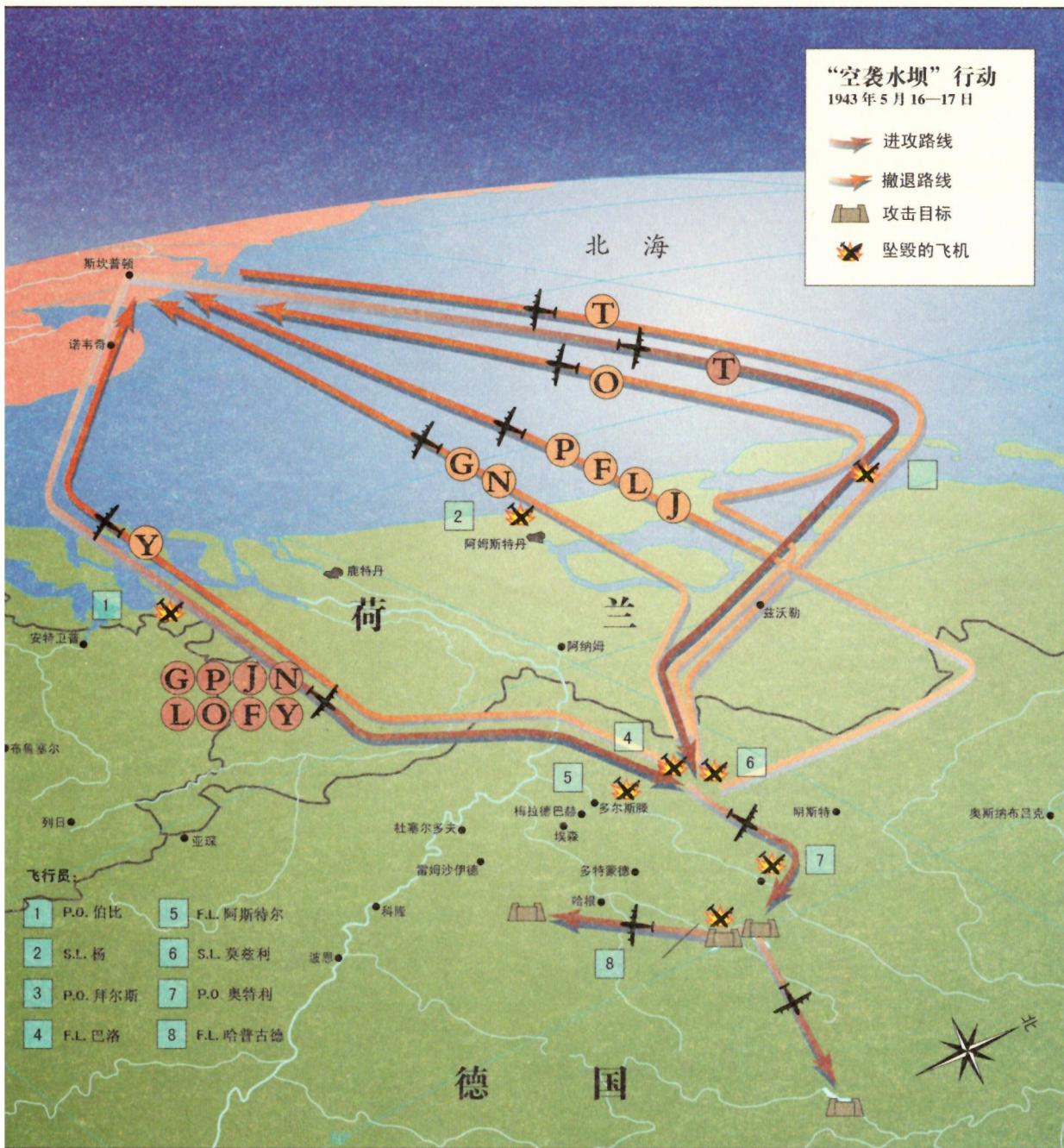
后迅速向英国派遣第8航空队，并于1942年5月进驻。美国第8航空队的主要机型是B-24“解放者”（Liberator）和B-17“飞行堡垒”——四引擎且配备强大的防御火力。英国人之所以选择在夜间轰炸德国，就是因为他们缺少能为轰炸机提供掩护的远程战斗机。亨利·哈里·阿诺德（H.H. Arnold）统领的美国陆军航空兵则认为，密集编队的美国重装轰炸机群有能力击退德国人的拦截战斗机，因而昼间轰炸是可行的。另外，美国人已经将诺顿轰炸机瞄准器（Norden Bombsight）投入使用，他们相信这可以使他们更精准地轰炸德国人的工业区。起初，美国人的对德空袭代价惨重且并不精准，1943年1月，英国和美国商定联合发动对德轰炸攻势：英国皇家空军负责夜间轰炸德国城市，美国第八航空队负责白天轰炸德国工业区。

下图：德军高射炮手向他们的88毫米口径高射炮阵地迅速冲去。在防空作战中，德军强大的高射炮部队击落了大量的盟军轰炸机，在白天的战斗中更是如此。

大火焚城

在1943年7月末至8月初的对德国港口城市汉堡的一系列轰炸中，盟国空军展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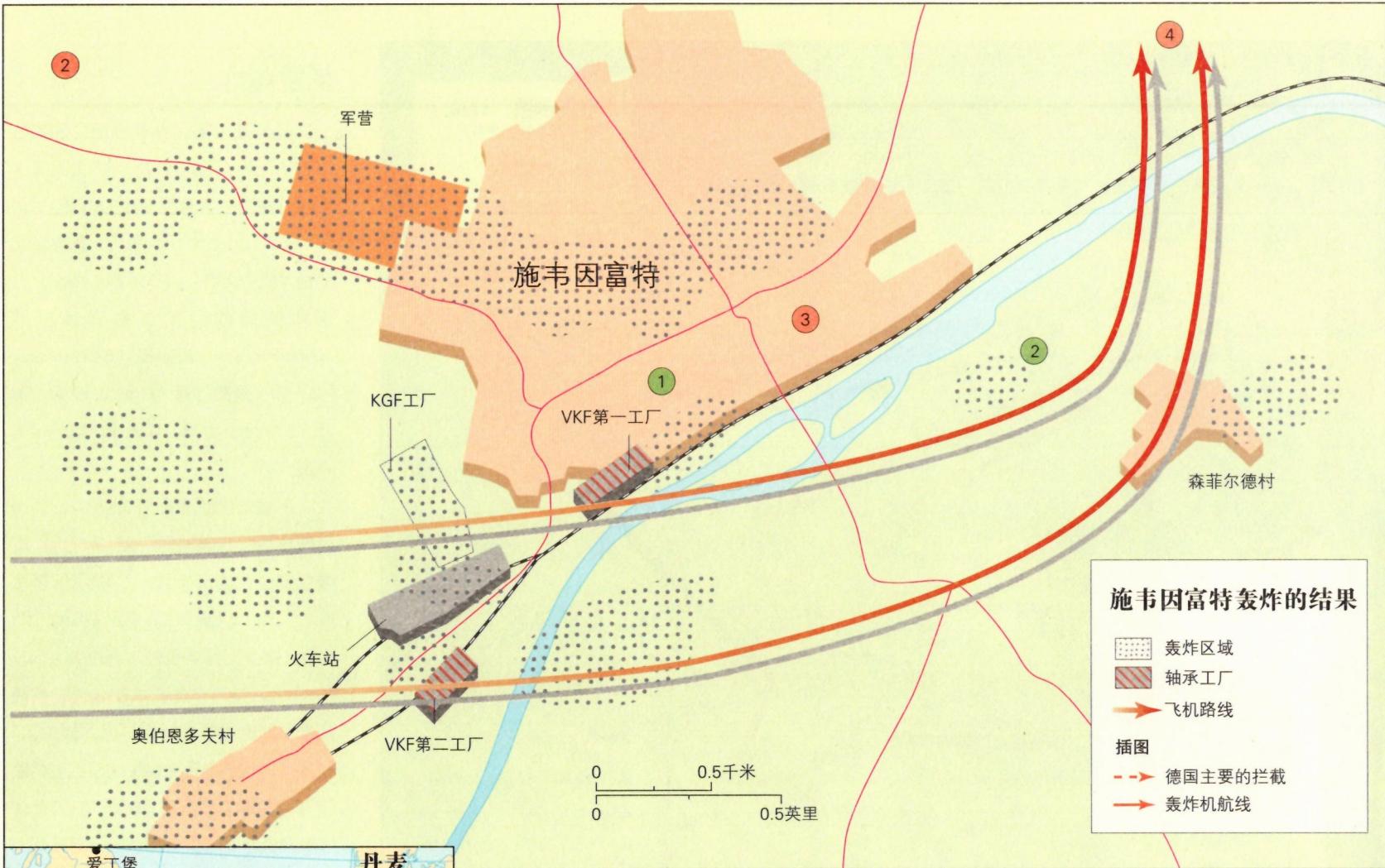


低空轰炸

1943年中期，轰炸机司令部对德国鲁尔工业区集中进行了43次突袭。大部分勇敢的突袭都有英国617空军中队（617 Squadron）执行，这些突袭都是“低空轰炸”（Dambusters）。这些突袭的目的是摧毁莫内河（Moehne）、斯盖梅（Schelme）[JCH2]、埃德尔河（Eder）和索尔珀河（Sorpe）大坝，切断该区域的电力来源。

在艰险的低空轰炸训练中，飞行员要练习投放圆柱形的炸弹，这种炸弹会穿过水流击中大坝，然后沉至水底后引爆。这支只有19架飞机的飞行中队由皇家空军中校盖·吉布森（Guy Gibson）指挥，他们大部分时间都要在德国控制的领域飞行，因此损失了3架飞机。但最重要的损失是在低空朝鲁尔飞行的途中被击落了5架飞机。幸存的英勇低空飞行员成功炸毁了莫内河大坝和埃德尔河大坝。但造成的损害并没有预想中大，德国很快就修复了大坝。

尽管低空轰炸行动备受称赞，但代价惨重而成果不足，导致后来更多是常规轰炸。不过，在战争后期，617中队因为摧毁了德国“提尔皮茨”号（Tirpitz）战列舰而功成名就。



① 1943年8月17日：230架B-17轰炸机离开英国

② 当地时间15:53，198架轰炸机开始抵达目标区域

③ 当地时间16:11，最后一颗炸弹落在施韦因富特。仅有184架飞机在目标区域投放炸弹，共投下265吨烈性炸药和115吨燃烧弹

④ 只有194架B-17轰炸机返回英国，其中81架受到损坏和人员损失。共损失36架飞机和361人

① 15:44警报拉响，多数人忽视警报，但11组88毫米（3.45英寸）防空火炮已经准备就绪

② 空袭持续12分钟，多数炸弹偏离了预定目标。城市及其周围约有275人被炸死。攻击美国轰炸机编队的德国战斗机部队损失了16架飞机

出了可怕的新实力。7月24日夜间，约800架英国轰炸机毁灭了汉堡市中心的大部，随后两天中，美国第8航空队又对汉堡实施了不间断的轰炸。7月26日夜晚，英国皇家空军重返汉堡上空，向这座已成废墟的城市投下燃烧弹，全市各处火情不断，并最终汇成一个直径3千米的燃烧区，引发一场巨型火风暴。这场火风暴大逞淫威，时速高达320千米/小时，温度高达800摄氏度。这场大火几乎将汉堡毁坏殆尽，约6万人丧生——比英国在整个不列颠空战中的人员损失还多。尽管如此，盟军也无力长期维持如此轰炸强度。盟军此后继续轰炸德国各地——其中比较突出的有鲁尔工业区和柏林工业区，但轰炸效果都无法比肩盟军对汉堡的轰炸。令人惊异的是，将德国工业从易受攻击的城市分散转移到乡下，德国1943年的工业产出不升反降；另一方面，由于德国人的拦截战斗机的生产，盟军的轰炸机损失持续上升。

美国第8航空队处境艰难。针对德国工业区的轰炸主要是在白天攻击德国的飞机生产，美国空军确实获得了重大的成功。但是，一旦脱离己方战斗机的护航，美国轰炸机就很可能要付出高昂的代价。1943年8月，由于天气糟糕和德国人采取了新的战斗机战术，在轰炸德国雷根斯堡（Regensburg）工业区和施韦因富特（Schweinfurt）地区的滚珠轴承厂的行动中，美国轰炸机遭受了一场灾难——40架轰炸机被击落、100架严重受损，而德国滚珠轴承厂却损失甚少。同一个月，117架美国轰炸机从北非起飞前去轰炸罗马尼亚的普罗耶什蒂（Ploesti）油气区，54架被击落、522名机组人员丧生，同样所获甚微。见此情形，美国取消了所有脱离己方战斗机护航的轰炸任务。

战争临近结束

进入1944年之后，诺曼底登陆临近了，盟国空军暂时将轰炸重点转移到了法国北部。诺曼底登陆胜利之后，盟国在1944年11月初又恢复了对德战略轰炸。美国第8航空队——新任指挥官为詹姆斯·杜立德将军——与驻扎在意大利的美国第15航空

施魏因富特

1943年8月17日，第八航空队对德国雷根斯堡的飞机制造工厂和施魏因富特的滚珠轴承工厂进行了双重袭击，但恶劣的天气和混乱导致了灾难。230架飞机中只有184架在施魏因富特投下了380吨炸弹。



1943年，德国救火队员在英国皇家空军轰炸科隆后进行紧急救火。在区域轰炸行动中，盟国空军使用了大量的燃烧弹，使得德国大片城区陷入火海，德国抢险人员很少能够扑灭大火。

队对德国的石油工业发动了一系列联合行动，德国的石油产出骤然下降，（纳粹）德国军队的处境更加窘迫了。德国人本来指望最新的梅塞施密特Me262喷气式战斗机能够逆转颓势，但无奈梅塞施密特Me262在数量上太少。此外，盟军现在已经拥有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最好的全用途战斗机——P-51“野马”战斗机，有能力为轰炸机提供有效的护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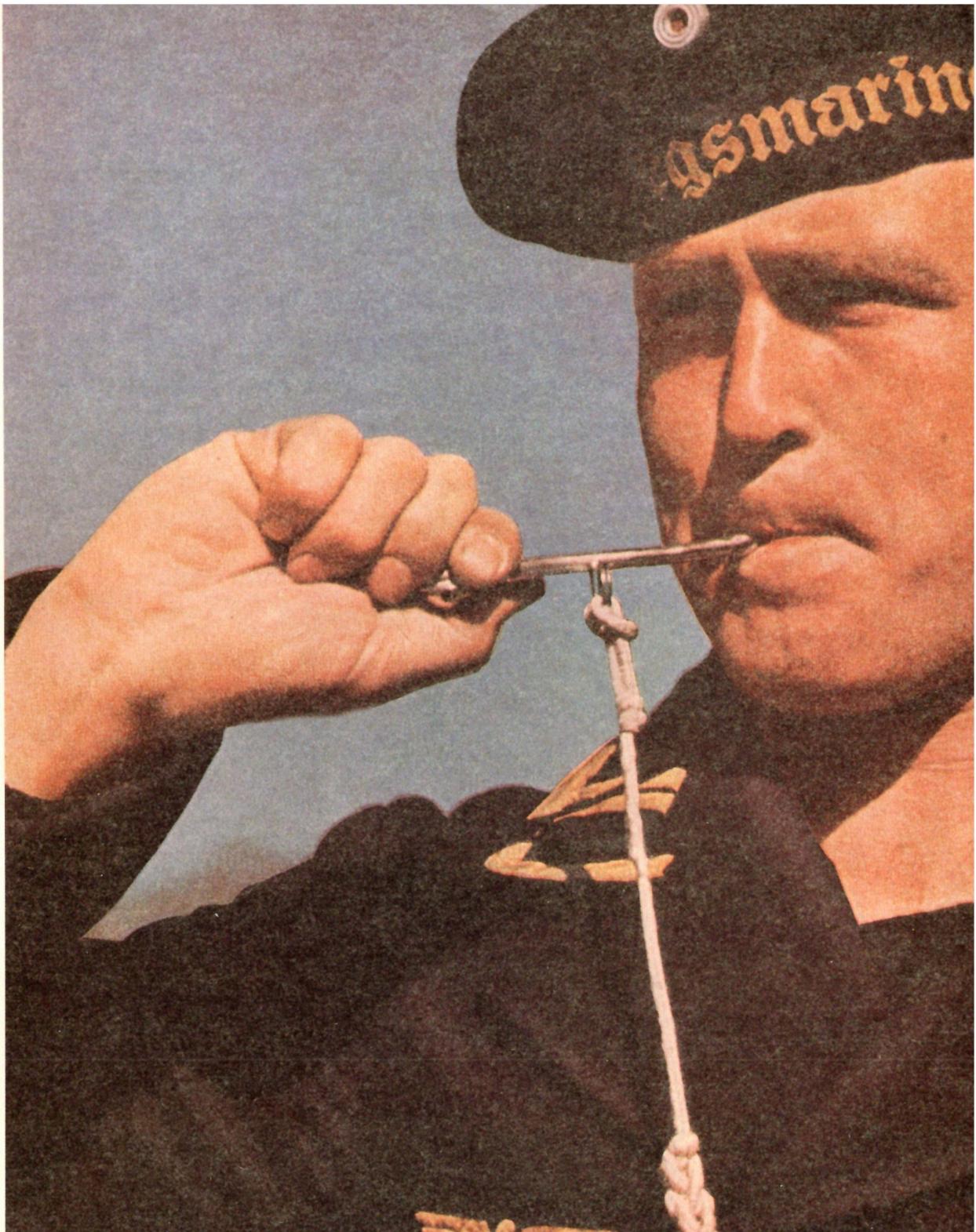
战争日益接近尾声了，很多人开始质疑进一步攻击德国平民的必要性。尽管如此，1945年2月，英国及美国轰炸机还是轰炸了德国的德累斯顿，引发了另一次城市大火。超过37 000多人在这次轰炸中丧生，而盟军收获的军事成果十分有效可观。很可能的是，德累斯顿大轰炸是为了给仅仅80千米之外的苏军留下深刻的印象。这之后，盟军停止了针对德国平民的轰炸，战略大轰炸行动走向终结。

在这场针对德国的战略轰炸中，德国有约40万平民丧生，而盟军也损失了4万架战机以及16万名航空人员。轰炸行动既没能彻底打击德国的工业，也没能有效削弱德国的抵抗意志。直至战争结束的最后一年，战略大轰炸才显现出其效果，并没有达到战略大轰炸的热情支持者的预期，但确实促成了盟国胜利的到来。

下图：1945年，在盟军猛烈空袭德国德累斯顿后，一些遇难者的尸体堆放在干柴堆上准备火葬，这种场面令人发指。空袭对德累斯顿所造成的破坏程度已经达到了极限，这引起了盟国一些领导人对于如此猛烈地轰炸城市是否合乎道义的质疑。



右图：一名德国海员吹哨通知船长登船。英国的优势和后来美国海军参战，导致卡尔·邓尼茨上将在大西洋战场上大力推行他的U型潜艇舰队。但“格拉夫·施佩”号（Graf Spee）、“俾斯麦”号（Bismarck）和“提尔皮茨”号（Tirpitz）之类的军舰在面对皇家海军时都遇到了麻烦。随着战争进行，盟军的空中优势让任何德军军舰离港都成了危险的行为。



大西洋战场

英国继续和希特勒的德国作战，补给线完全依靠美国和其殖民地。如果德国海军的U型潜水艇能够击沉足够多的船只，就能切断运往英国的原料和美国武器，英国将不得不求和。大西洋的战斗将证明是激烈而持久的。



上图：一艘美国驱逐舰被击中。不过，在大西洋战争的早期阶段，美国还置身事外，此时，是英国在独自战斗以保护它至关重要的商船货运生命线。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很多英国人认为最主要的海军威胁来自于强大的德国公海舰队（High Seas Fleet），但在战争期间，大多数德国主力军舰都留在它们的母港中。最致命的德国海军武器是U型潜艇。这些秘密的水下舰艇遍布大西洋航线，严重打击了作为英国生命线的商船。在1917年，情况实在太糟，英国甚至在几个星期后就要投降了。但最终，护航制度消弭了U型潜艇的威胁。由于情况曾经如此危急，所以凡尔赛条约禁止德国再造潜艇。

希特勒掌权导致大西洋的战争可能发生。德国海军司令埃里克·雷德上将主张，应该在未来的战争中保持水面舰艇和U型潜艇的平衡。德国潜艇司令部司令卡尔·邓尼茨（Karl Dönitz）上将表示异议，他认为只有最大数量的U型潜艇才能打败英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初期，德国刚刚开始建立侵略性海军的计划。德国的水面舰艇舰队规模很小，只有3艘弱小的袖珍战列舰、2艘战列巡洋舰、8艘巡洋舰和21艘驱逐舰。此外，德国拥有57艘潜艇，但只有22艘能够在大西洋执行任务。尽管德国希望利用水面舰艇和潜水艇侵扰英国，但他们不是英国本土舰队的对手——英国有15艘战列舰、62艘巡洋舰、7艘航空母舰、178艘驱逐舰和56艘潜艇。

尽管力量悬殊，邓尼茨仍认为，德国集中力量建造U型潜艇就能后来居上。他主张，打造一个300艘U型潜艇的舰队就能侵袭脆弱的大西洋航线，每月击沉70万吨的货船吨数，并将能迫使英国投降。邓尼茨确信英国会再次依靠护航制度来保护商船，但他已经研究出了击破护航的新方案——“狼群”战术。只要观测到护航队，该海域的所有德国潜艇就利用无线通信集结，在夜间对护航舰群起攻之，这也是护航舰最脆

弱的时刻。傲慢而自信的邓尼茨很快就引起了希特勒的注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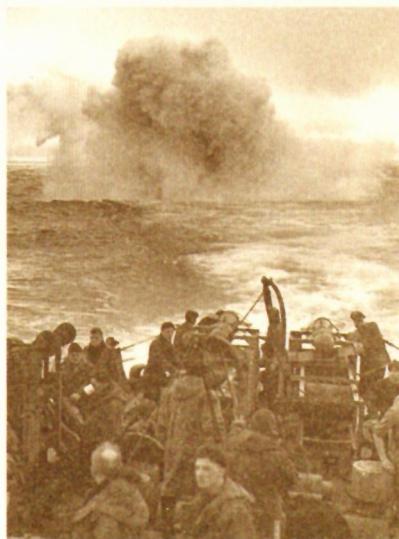
但邓尼茨钟爱的U型潜艇还是出现了无数缺点，因为与其说它们是潜艇，不如说它们只是能潜水。U型潜艇在水面之上敏捷迅速，潜入水下就只能自卫。在水下，它们笨重而缓慢，而且潜入水中的时间相当有限。因此，U型潜艇主要在水面之上执行任务、进行攻击。U型潜艇的武器和装甲都较弱，因而只能低调行事、秘密攻击。受到任何表面攻击，U型潜艇都要潜入水中，因而即便最慢的护航队也能逃走。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为了保护商船运输，英国再次仰仗护航制度，即一组商船由一队军舰护航。护航舰配备声呐脉冲测距系统，以便侦测水下的U型潜艇。护航舰还携带深水炸弹作为武器，这种炸弹会在海面之下的某个深度引爆。护航舰的武器系统也有弱点：声呐系统面向船前方，无法探测潜艇深度，而深水炸弹只能在船尾投放，必然导致一定的失准。

战争爆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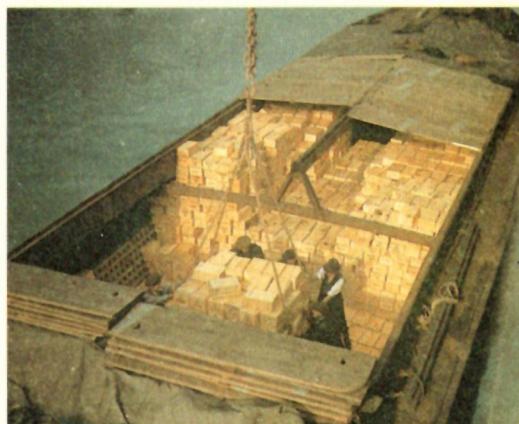
随着战争在1939年9月爆发，邓尼茨准备展开针对英国的潜艇战。他可支配的U型潜艇数量很少，大西洋航线又被英国战舰封锁，所以潜艇战也只对英国造成了一点小麻烦。U型潜艇还是有一些成绩的，比如击沉了英国的“勇敢”号航母。由贡特尔·普里恩（Gunther Prien）指挥的U-47潜艇单独执行了一次令人震惊的行动，它渗入英国皇家海军在斯卡帕湾的基地，击沉了“皇家橡树”号（Royal Oak before）战舰，并成功逃回德国。1939年9月到1940年3月间，德国U型潜艇仅仅击沉88.6万吨的商船吨数，却损失了15艘贵重的潜艇。德国少数U型潜艇只能小心翼翼地在英国附近海域巡逻，用高昂的代价换取那点微不足道的成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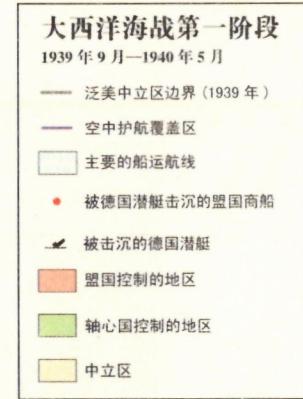
但海军之战还有另一面，德国水雷和海面武装共让盟军船只损失90万吨的货船吨数。有些德国海面舰队的船只被召回德国，包括“德意志”号袖珍战列舰，其余舰只留在海上尽量破坏海中航线。德国“格拉夫·斯佩”号（Graf Spee）袖珍战列



上图：第二护航大队在同德国潜艇作战中取得了成功。不到1小时内，敌人6艘潜艇中就有3艘被击沉。

下图：从美国、加拿大到英国的供给线。1939年，英国从海外进口了5500万吨物资和几乎占其所需一半的食品。如果希特勒能切断这条生命线，英国人就会被迫投降。





大西洋战争 I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德国毫无经验的U型潜艇舰队从北部的基尔（Kiel）基地出海执行任务。U型潜艇部队的司令卡尔·邓尼茨上将仅有57艘潜艇，大多数都是旧式的。为了抵达大西洋，U型潜艇必须花费大量时间穿过北海（North Sea），避开英国在英吉利海峡或挪威和苏格兰之间的海峡的封锁。这趟航程很危险，损失了好几艘U型潜艇。

潜艇抵达大西洋后，剩余的燃料只够在不列颠群岛的西岸附近执行任务。更糟糕的是，这片水域都在英国飞机的航程内，因而U型潜艇很容易被发现和攻击。因此，德国U型潜艇在第一阶段的大西洋战争中仅仅击沉了222艘盟国商船。邓尼茨努力改变局面，不断给希特勒施压，要求建造更多潜艇。

尽管邓尼茨说服元首每月建造29艘U型潜艇，但在1940年，德国每月仅能生产2艘潜艇。





上图：京特·普里恩海军上尉。德国U-47号潜艇艇长，德国海军最优秀的潜艇王牌之一。

下图：德国U-47号潜艇的官兵们接受潜艇战的首倡者海军上将邓尼茨的检阅。



舰在南非的邻近海岸轻松狩猎，击毁9艘商船。英国海军部立刻派遣了一支力量追捕德国舰只。1939年12月13日，由一艘重型巡洋舰和两艘轻型巡洋舰组成的英国舰队在南大西洋发现了“格拉夫·斯佩”号。“格拉夫·斯佩”号自认为武器更重，与英国军舰针锋相对，重创了“艾克赛特”号（Exeter）重型巡洋舰，但德国军舰也在战斗中严重受损，驶入中立国乌拉圭的蒙得维的港（Montevideo）修整。“格拉夫·斯佩”号舰长汉斯·朗斯多夫（Hans Langsdorf）犯了一个严重错误，被困在港中时，更多英国军舰抵达，封锁了出口。在此进退维谷的情形下，为避免被英军摧毁，朗斯多夫自行沉没了“格拉夫·斯佩”号，然后自杀身亡。尽管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的水面袭击间歇性地造成一定威胁，但效果十分有限。

看起来英国似乎控制了大西洋战场，事实也的确如此，但德国在1940年占领法国和挪威改变了一切。U型潜艇和海面舰只可以驶出挪威的庇护峡湾和法国的大西洋港口，避开英国的封锁。此外，U型潜艇的航行时间大幅缩短，行动半径深入到大西洋航线。U型潜艇不必再到英国的北海和西部海岸外的繁忙水域行动，而可以隐身在广袤的海洋中，出其不意地攻击对方。大西洋的战斗立刻变得危急起来。

1940年6月，U型潜艇从新占领的法国港口出海行动，更容易接近脆弱的大西洋运输航线。尽管英国护送他们的商船，但护航战舰的数量仍然很少，因为大量战舰被召回以备应对迫在眉睫的德国入侵威胁。而且，在不列颠空战如火如荼时，英国的空军力量同样很小。因此，从1940年到1941年早期，德国U型潜艇占据了优势，U型潜艇的指挥官们都称这个阶段是“欢乐时光”。尽管如此，德国的U型潜艇对英国的威胁仍然微乎其微。损耗和低下的生产效率，使得1940年9月时的德国U型潜艇并不比战争开始时更多。

总体而言，在1940年，单个的U型潜艇指挥官出其不意地袭击护航队是主流。这一年中，伟大的一流U型潜艇获得了最大的成就，比如“奥托·克瑞奇米尔”号（Otto Kretschmer），“沃尔夫冈·吕特”号（Wolfgang Lüth）和“贡特尔·普里恩”号。一般而言，U型潜艇指挥官会在英国西部海岸外静候护航队，或者更远一

下图：一艘被击沉的潜艇上落海的德军水兵爬上盟军战舰，但是皇家海军的成果并不多。



点，在英国空军覆盖面积之外的大西洋海域守株待兔。侦测到护航队后，U型潜艇加速开到船只前方，潜到潜望镜深度袭击护航队。当然，有些护航舰会反击，迫使U型潜艇下潜或承受令人头疼的深水炸弹的密集攻击。此时英国的反潜艇技术尚未成熟，多数U型潜艇都能逃过一劫，但即便是在U型潜艇最成功的1940年6月，也仅仅击沉了28万吨的货船吨数，远低于计划的70万吨的目标。因此，邓尼茨在9月下令更改战术，“狼群”战术第一次让潜艇协同作战。结果相当出色，但冬天的天气迅速恶化，行动只能停止。但邓尼茨仍然确信，只要有了300艘U型潜艇，“狼群”战术就能摧毁英国。

雷德尔上将针对英国提出了另一条妙计。1941年年初，德国将9艘商船改装成战舰。这些舰只，包括著名的“亚特兰蒂斯”号（Atlantis），在此后的3年内巡弋于各大洋，遇到落单的商船就各个击破。到战争结束时，这些战舰共击沉130艘船，总吨位数达到85万吨。让英国更担心的是德国军舰一直未被击沉。1940年11月，“舍尔”号（Scheer）袖珍战列舰在大西洋击沉了15艘船，而“施卡因霍斯特”号（Scarnhorst）和“格奈森瑙”号（Gneisenau）在来年1月又击沉了22艘船。由于袭击很成功，1941年，雷德尔让德国海军的骄傲——“俾斯麦”号（Bismarck）战列舰——下海作战，却不料很快就被击沉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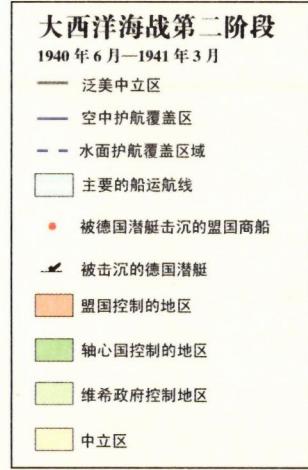
“欢乐时光”的终结

1941年，英国几项开拓性的工作扭转了大西洋的战局。反潜艇作战的领导者是海军上将、大西洋西部总司令珀西·诺布尔（Percy Noble）。诺布尔制订护航策略，并游说政府提供额外支持、加强造船。英国也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一项不受重视的武器系统——轻巡洋舰的发展中获益。这些小型、丑陋的战舰装备轻型武器，由于让船员受罪而声名狼藉，但是它们既便宜又容易制造，是理想的护航舰。

在对抗U型潜艇的战争中，英国又在1941年得到了其他帮助。先是皇家加拿大海

下图：一艘盟军护卫舰的装弹兵正为攻击作准备。在远程搜索雷达系统发明之前，面对潜艇的威胁，盟国的航运几乎得不到什么保护。他们经常处于危险之中而不自知，但是当他们发现敌情时又已经太晚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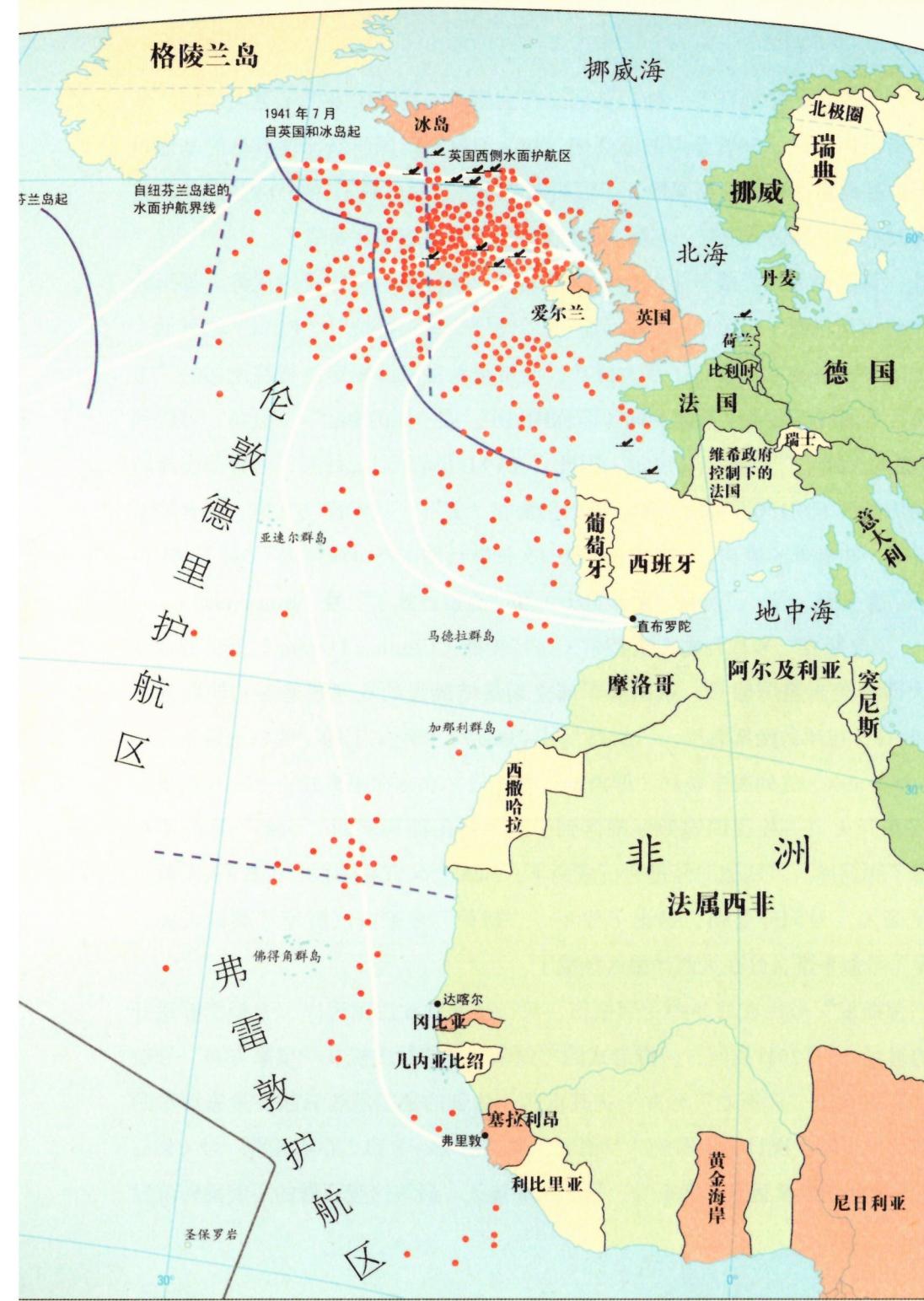
大西洋战争 II

战胜挪威和法国后，德国已经突破了英国的封锁，U型潜艇可以更容易地接近重要的大西洋航线。尽管英国使用了护航系统保护商船，但无法同时提供战舰和空中掩护。因此，几艘德国U型潜艇可以在大西洋兴风作浪，在“欢乐时光”阶段取得了非凡的成功。

潜艇战转移到西部航线，因为那里商船更多，而且远离北海的危险海域。此外，随着德军潜艇的性能和数量增多，U型潜艇可以深入大西洋中部以及远离非洲海岸的水域，让英国空军鞭长莫及。1940年6月到11月，U型潜艇共造成160万吨的损失，但英国为了阻止德军入侵，仍在苦苦支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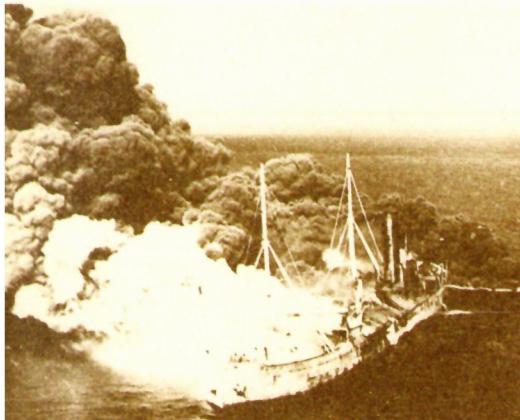
护航舰太少，而且护航舰只能护送商船到大西洋中部，到这里，西行的护航舰就会返回，转而护送东行的商船，这就常常导致西行的商船在后半段就没有护航舰队。





下图：一艘皇家海军战舰上的信号兵正在联络一艘护航舰，他们是要保护商船免受德国潜艇攻击。在战争早期商船的损失相当大，英国当时处于千钧一发的危险中。





上图：1942年3月“迪西·阿罗”号油轮在哈特拉海岬燃烧。

军接管了西大西洋的护航任务，随后美国又在大西洋的战争中发挥了更大作用。最初，美国给英国提供了50艘急需的驱逐舰，作为回报，英国将新印度群岛的基地租给了美国。基地租借也帮助英国提升了舰船制造能力，而且到了1941年9月，美国甚至负责在大西洋中部提供护航，实际上已经对德国U型潜艇不宣而战了。

此外，英国在大西洋战争中的密码分析领域上获得了不可估量的优势。英国分析师在布莱切利花园（Bletchley Park）进行了代号“乌尔特拉”（Ultra）的行动，在破解德国加密系统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功，经常帮助皇家海军定位行踪诡秘的“狼群”。而且英国舰船装备了高频测向（简称HF/DF，或“Huff Duff”）设备，可以利用U型潜艇的无线电广播确定其位置。因此，在1941年4月到12月间，尽管德国断断续续地成功击沉了约150万吨的船舶，英国仍能在“狼群”战术面前支撑。联合战术甚至取得了一些显著的成功，比如在3月的一次护航行动中击沉或俘虏了3艘王牌U型潜艇——“普里恩”号、“马茨”号（Matz）和“克雷齐默尔”号（Kretschmer）。

5月，“俾斯麦”号战列舰在贡特尔·吕特晏斯（Gunther Lutjens）上将的带领下闯入大西洋袭击盟国船只。英国海军部立刻集结最强的战列舰追击“俾斯麦”号。5月24日，在冰岛南部海岸，“胡德”号（Hood）和刚完工的“威尔士亲王”号（Prince of Wales）战列舰准备和“俾斯麦”号作战。双方在距离22千米（14英里）的时候互相开火。一枚德国炮弹立刻落到了装甲落伍而薄弱的“胡德”号的甲板上，引爆了弹药库。“胡德”号迅速折成两半，1400余名官兵阵亡，仅有3人获救。

“威尔士亲王”号同样受损，撤出了战斗。“胡德”号被击沉震惊了英国人民，“俾斯麦”号似乎准备好在大西洋耀武扬威了。

但“俾斯麦”号也在战斗中受到损伤，只得减速驶往法国海岸，希望能够甩开英国人的追赶。5月26日夜间，一群老式的“剑鱼”式双翼飞机从“皇家方舟”号航空母舰上起飞攻击“俾斯麦”号并干扰其雷达。受创的德国潜艇只能在皇家海军的死亡包围圈中打转。次日，英国的“罗德尼”号（Rodney）和“乔治五世”号（King George V）战列舰连续猛击“俾斯麦”号，火焰连天。最终这艘骄傲的军舰翻转沉没

在波浪下，2000船员中有110人死亡。大西洋战场的德国军力只剩U型潜艇了。

危机时刻

大西洋战争的危机出人意料地出现于1942年。英国的对策和U型潜艇的缺乏使得每月的商船运输损失为18万吨，距离德国胜利的目标还差得远。然而，美国参战却让U型潜艇瞬间获得了明确而始料未及的优势。美国近海的船只尚未安排护航，而且美国也没有对近海城镇和城市进行强制性的灯火管制。邓尼茨意识到了这一点，将所有能派的U型潜艇（仅有12艘）都派去袭击美国疏忽的新目标，形成了“第二次欢乐时光”。夜里，U型潜艇隐藏在美国近海的海面上，等待单独的商船到来，借着沿海城镇的灯光，渴望看到贵重的油轮出现在视野中。形势立刻紧急起来。从2月到5月，U型潜艇每个月摧毁超过50万吨的商船。到1942年6月，U型潜艇每月摧毁的船只超过了难以置信的70万吨——可能足够迫使英国投降了。

事实上很多在美国海域被击沉的船只并不是前往英国的，所以英国的危险被夸大了，但大西洋战争的确到了危机时刻。美国海军发现它的战线太长，需要同时再两个大洋分别开战——在太平洋对付日本，在大西洋对付德国。最开始，多数美国海军力量前去对日作战，留给大西洋战场的军力很有限。但是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坚定地相信“欧洲优先”策略，即认定德国是最迫在眉睫的威胁。这项策略的确立，意味着美国军人很快就会大规模开赴欧洲。在此之前，U型潜艇的威胁必须消除，以免美国军队在前往欧洲的运兵船上仓皇丧命于海中。

到了6月，美国人终于接受了英国的建议，在美国东海岸设立护航制度。作为回应，U型潜艇只是移到了更丰饶的猎场——包括通往俄罗斯的北大西洋海域、南美的脆弱海岸和加勒比海区域，这些正是同盟国尚未充分保护的地方。与此同时，德国的海底建造计划终于提速了，到1942年8月，邓尼茨终于拥有了比战争初期吹嘘的300艘U型潜艇更强大的舰队。原先随着美国护航制度而降低的商船损失，到11月再度

下图：一艘盟军战舰上的炮手们在战斗间隙抓紧时间休息。在大西洋5年的战争中，无论是商船水手还是战舰上的水兵都发挥了他们最大的潜能。



大西洋海战第三阶段

1941年4—12月

- 4月份后英国商船责任区界限
- 空中护航覆盖区
- - - 4月份后水面护航界线
- 主要的船运航线
- 被德国潜艇击沉的盟国商船
- ▲ 被击沉的德国潜艇
- 盟国控制的地区
- 轴心国控制的地区
- 维希政府控制地区
- 中立区

大西洋战争 III

1941年，德国仍缺少控制大西洋的必要数量的U型潜艇。而且，英国护航系统的改进和新型护航舰（轻巡洋舰）投入使用，让护航舰自身的防卫情况迅速好转。加拿大和美国参战也在很大程度上补充了英国的护航系统。

到1941年6月，护航舰可以在大西洋提供全程保护了，到9月，美军在大西洋对U型潜艇不宣而战，不管是否宣称中立，只要遭遇就发起攻击。

因此，德国U型潜艇必须找到一个避免攻击的安全猎场。最受U型潜艇指挥官欢迎的行动区域是被称为“大西洋中部间隙”的地方。盟军的空军无法到达这里，U型潜艇十分活跃。德国潜艇还在非洲漫长的西海岸愉快地狩猎，专门猎杀从塞拉利昂（Sierra Leone）出发开往英国的护航队。





大西洋海战第四阶段

1942年1月—1943年2月

- 1942年8月护航作战控制完全由英国转换至美国区域
- 空中护航覆盖范围
- - 截至1942年7月英国护航站
- 主要护航线路
- 被U型潜艇击沉的盟国商船
- 被击沉的U型潜艇
- 同盟国控制区
- 轴心国控制区
- 中立区

大西洋战争 IV

1942年的大西洋战场发生了一场危机。邓尼茨将U型潜艇调离了英国的西部航线和大西洋中部，转而到美国东海岸寻找更容易的目标。美国船只没有及时安排护航，在东部沿海地区航行时被德国潜艇轻而易举地击沉。

美国一开始决定采用战舰群去猎杀U型潜艇，这种战术早就被英国皇家海军证明是无效的。到了7月，美国终于在东海岸采取了护航措施，而U型潜艇则转移到了更薄弱的墨西哥湾和委内瑞拉沿海，击沉了大量珍贵的油轮。

虽然损失惨重，但这个区域的船只大部分不是给英国运送战争物资的，因而德军的胜利影响不大。后来美国在这片区域也开始护航，德国U型潜艇——此时已经超过300艘，并在法国西海岸执行任务——再次转移，回到了北大西洋的运输线。





大西洋海战第五阶段

1943年5-9月

- 空中护航覆盖范围
- 主要护航线路
- 被U型潜艇击沉的盟国商船
- ▲ 被击沉的U型潜艇
- 同盟国控制区
- 轴心国控制区
- 中立区

大西洋战争 V

1943年，德国U型潜艇回到北大西洋，希望能切断英国的补给线，并扰乱其军队转移——当时英国正在执行“波列罗”计划（Operation Bolero）。大西洋中部远离盟军空军的威胁，因而U型潜艇在这一年取得了一些成绩——3月共击沉60万吨货运。

但是，盟军新技术和新战术的进展宣判了U型潜艇的厄运。盟军发现了威胁，往大西洋增派了更多军舰，有些技术让护航队的自我防御能力显著提升。此外，“猎潜杀手”团队以及新型的前置式反潜炮的使用，追捕并摧毁了很多脆弱的U型潜艇。

装配了雷达和深水炸弹的飞机也可以轻松地定位并攻击潜艇。因此，到1943年5月，损失已经不可接受，邓尼茨召回了大西洋的潜艇。1943年9月，邓尼茨试图让U型潜艇重回大西洋，但大多数还未驶出法国比斯开湾（Bay of Biscay）水域，更未抵达大西洋航线，就被追捕并摧毁了。潜艇战至此结束。





升到了每月70万吨。损失率升高并没有迫使英国投降，而是催生了一项高度危险的“博莱罗”行动（Operation Bolero），即美国军队和物资在英国集结并为诺曼底登陆做准备的计划。

最后的动作

邓尼茨上将希望1943年的U型潜艇战役取得巨大成功，但他的潜艇不能再在美国海岸享受“第二次欢乐时光”了。取而代之的是，大量的U型潜艇舰队重回大西洋中部的缺口，全力施展“狼群”战术，以期对英国造成决定性的打击。1943年3月一切看起来都很好，“狼群”战术摧毁了超过60万吨的商船——几乎都是开往英国的，但是随着同盟国的联合反击，U型潜艇的形势急转直下。

为了支持“博莱罗”行动，盟军在新任大西洋西部总司令马克斯·霍顿（Max Horton）的领导下灵活作战。在“乌尔特拉”的近期突破的帮助下，霍顿发明了针对德国潜艇的防御、进攻新方法。美国在欧内斯特·金（Ernest King）上将的指挥下，将更多军力投入了大西洋战场，与英国的协同更加紧密。穿越大西洋的船只得到比以往都多的保护。大西洋中的盟军军舰如此之多，都可以组成“猎潜群”了。护航舰的定位就是防御性角色，而“猎潜群”的天然属性就是攻击，它们可以在一个区域巡逻、袭击、摧毁U型潜艇，而不再是赶走、放走。

盟军还装备了改进的新型反潜艇武器。很多军舰都安装了更先进的声呐系统，以及“刺猬”弹，它可以在保持声呐接触的情况下，连续发射24发安放于舰首的深水炸弹。此外，增强的空军力量也为盟军扭转大西洋战局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远程飞机可以横跨大西洋，装备的新型雷达可以轻松锁定U型潜艇的位置，即便是在夜里。飞机同样携带深水炸弹，可单独对U型潜艇发起攻击。因此，护航比以往的保护更好，U型潜艇在数量更多、装备更先进的对手面前无处藏身。大西洋战争的局势陡然逆转。

下图：一艘潜艇艇长正用潜望镜搜索猎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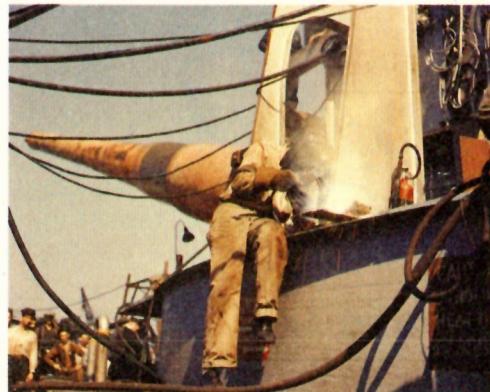


败局已定

1943年5月，ONS-5护航舰队的命运彰显出大西洋战场的新平衡。确定了护航舰队的位置后，狼群集结在一起准备彻底摧毁它。护航舰队遭到超过50艘U型潜艇的攻击，损失了几乎1/3的船只，但U型潜艇的损失更严重。盟军通过雷达和通信情报确定了狼群的位置，飞机和猎潜群毫不留情地展开攻击。这是一场空前的屠杀。盟军在5月这一个月内击沉了大约41艘德国U型潜艇，远远超过ONS-5护航舰队的损失。因此，邓尼茨将宝贵的U型潜艇调出了危险的北大西洋，他在后来的回忆录中说，1943年5月他意识到德国在大西洋战场已经失败了。

但邓尼茨仍在新进展上存有一丝希望，比如声响鱼雷（acoustic torpedoes）^[1]和新型的瓦尔特式潜艇，它们也的确再次打破了大西洋战场的平衡。1943年9月，U型潜艇重返北大西洋，损失了25艘潜艇却只取得了很少的战果。1944年年初，邓尼茨的战果更惨，仅仅击沉3艘商船却损失了37艘潜艇。多数潜艇甚至未能驶出比斯开湾的港口区，就被巡逻的飞机击沉了。任何新技术都无法更改大西洋战局已定的事实了。

大西洋战争中，U型潜艇共击沉2848艘盟国船只和1400万吨的货物。尽管如此，即便在大西洋战争的顶峰时期，英国也从未有过任何向U型潜艇屈服的举动。经过拉锯战，盟军在大西洋最终赢得了全面胜利。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共有1170艘潜艇服役，其中784艘被盟军摧毁。德国U型潜艇的损失率高达75%，比日本神风特工队还高。特别的是，从美国运送数百万士兵到欧洲的运兵船却没有任何一艘遭到U型潜艇的攻击。



左图：纽约海军工厂，焊接工人正在焊接美国战舰“罗瓦”号上的炮塔。随着美国参战，反潜战开始了。

[1] 声响鱼雷是德国海军的发明，与普通鱼雷的区别在于它可以自己导向敌船的引擎。——译者注

右图：德意志非洲军团抵达北非，改变了战争的进程。埃尔温·隆美尔在入侵法国时已经指挥第七装甲师取得了重大成功，而非洲军团在他的指挥下，有效阻挡了盟军的推进，把英国和英联邦军队赶回了尼罗河（Nile）。尽管（事后来看）沙漠战争不是主战场，但在法国陷落之后、入侵巴尔干和苏联之前，这里是盟国和法西斯在1941年的主战场，并消耗了纳粹的资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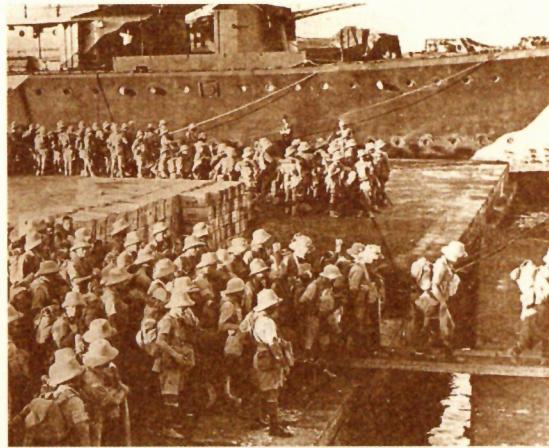


北非和意大利

意大利成为法西斯政权后，墨索里尼的野心转向了北非，意图在此建立一个新罗马帝国。希特勒在欧洲大陆的胜利让他相信英国、法国不堪一击，要想在胜利的成果中分一杯羹，他必须尽快行动，抢在德国之前占领盟国在非洲的殖民地。



右图：1940年英军的增援部队抵达亚历山大。尽管英军以前和意军作战顺利，但他们不久就得面对一个强大的对手。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意大利几经权衡，最终决定站在协约国一边对抗德国为首的同盟国，部分原因是英国保证其在战争结束后可以获得亚得里亚海（Adriatic）^[1]东部海岸的大片领土。但在凡尔赛的协议谈判时，意大利未能如愿，仅仅获得了的里雅斯特（Trieste）和特伦蒂诺（Trentino）周边的小片领土。意大利在第一次世界

大战中牺牲了将近50万士兵，结果却几乎一无所获。

战争结束后意大利濒临经济崩溃，国家几乎蹒跚地到了革命的边缘。柔弱的联合政府无力应对如此深重的危机，大批失业的退伍军人走上街头，发起民主暴动。贝尼托·墨索里尼（Benito Mussolini）的法西斯党利用混乱，从小党派逐渐壮大。墨索里尼在选举方面的成就不大，转而利用“黑衫军”抗击罢工工人、共产党和社会党人。1922年10月，“黑衫军”大举进军罗马。国王维克托·伊曼纽尔（Victor Emmanuel）任命傲慢的墨索里尼为首相，加速了法西斯党登台。

意外成功后，法西斯党拼凑出了一套意识形态理论，提倡各阶级合作主义和极

[1] 地中海的一个大海湾，位于意大利与巴尔干半岛之间。——译者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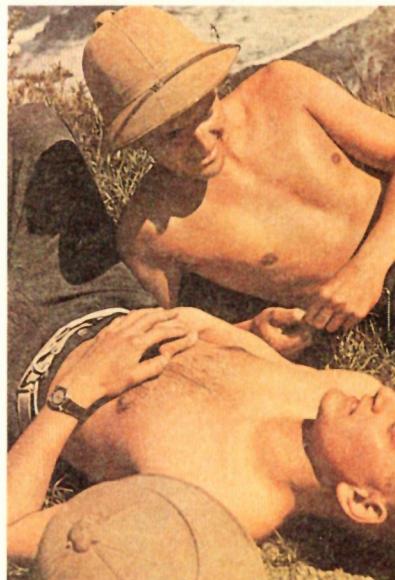
端的民族主义。在外交政策上，法西斯党试图征服巴尔干半岛和北非来重建罗马帝国。墨索里尼明白意大利的军事和经济实力较弱，所以他希望先进行国家的工业化和重整军备。

但希特勒的迅速崛起束缚了意大利的手脚。最初墨索里尼也震惊于希特勒激进的外交政策，但希特勒取得的一系列胜利很快就赢得了墨索里尼的钦佩和支持。随着德国一步步走向胜利，意大利也开始对外侵略：1936年入侵埃塞俄比亚，1939年入侵阿尔巴尼亚（Albania）。即便如此，墨索里尼在外交政策上仍比希特勒克制得多。墨索里尼意识到自己的不足，因此他以英法在上世纪占领的小殖民地为目标。意大利的领导人告知希特勒，意大利在数年内都无法应对重大冲突。

让墨索里尼始料未及的是，德国先后闪击波兰和法国。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类似，意大利一边自立于冲突之外，一边打着自己的算盘。但德国迅速攻陷法国，让墨索里尼打定了主意。似乎希特勒很快就能控制欧洲，但英法的富裕殖民地还无人下手。因此，意大利于1940年6月10日参战，但入侵法国南部的行动以惨败收场。面对毫无斗志的败军，意大利竟难求一胜，这本应该警醒墨索里尼，但意大利独裁者似乎看不到军队的明显缺陷。意大利的装甲薄弱，军队的机械化程度也很低。此外，意大利的经济也很脆弱，无力提供战争支持。尽管他的军队装备很差，墨索里尼仍然坚信英法都已处在崩溃的边缘，必须从德国手里分一杯羹。意大利军队似乎很快就能横扫英国在北非的少量军队，重建罗马帝国了。

最初的行动

墨索里尼和意大利人最开始盯上了英国在东非的殖民地。意大利驻扎在埃塞俄比亚和意属索马里兰（Somaliland）的军队共有20万大军，主要是在当地征召的土著士兵，指挥官是奥斯塔公爵（Duke of Aosta）。1940年8月3日，26个营的军队入侵英属索马里兰，这个殖民地掌控着红海的入口，非常有价值。意军很快横扫了只有1500



上图：筋疲力尽的英军士兵在掩体里抓紧时间休息。他们在希腊之战损失惨重，面对德军的进攻，他们甚至没有什么重武器和充足的弹药。



人的英军。尽管意大利占据此地后就停止了进攻，但唇亡齿寒的肯尼亚和苏丹殖民地已经准备反攻了。

丘吉尔担心如果意大利扼住红海，将对重要的英国贸易航路造成巨大损害。因此，英国在肯尼亚集结7.5万士兵，在苏丹集结2.8万士兵，由阿奇博尔德·韦维尔（Archibald Wavell）将军统领进行反攻。反击意大利的第一波攻势由北部的两个印度军团发起，在普拉特将军（Platt）的指挥下攻入意大利的厄立特里亚国（Eritrea）殖民地。一支约有1.7万士兵的意大利军队勇猛抵抗，扼守克伦（Keren）附近的山寨长达53天，后来被一支势不可挡的英国装甲部队赶走。意大利军队战败后，英军长驱直入，于4月进驻厄立特里亚的首都阿斯马拉（Asmara），有效控制了当地的局势。

在南部，英国军队在艾伦·坎宁安（Alan Cunningham）将军的指挥下，于1941年2月11日入侵意属索马里兰，横扫不堪一击的意军，14天后就抵达摩加迪沙（Mogadishu）的重要港口。在勇猛野蛮的埃塞俄比亚游击队的配合下，坎宁安的军队从摩加迪沙北上，穿过意属索马里兰，进入埃塞俄比亚境内，到达贝莱德文（Belet Uen）附近。装备不良的意军没对英军造成多大阻碍，刚刚征召的埃塞俄比亚军人则四散奔逃。因而，到3月17日，坎宁安已经神奇地行军640千米（400英里），抵达吉吉加（Jijiga），将埃塞尔比亚一分为二。与此同时，由英国保护领地亚丁（Aden）出发的一支联军已经夺回了柏培拉（Berbera），将意军赶出了英属索马里兰。

然后坎宁安的军队转而向西，开往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Addis Ababa）。意军后无退路，只能奋起抗击，双方在德雷达瓦（Dire Dawa）附近爆发激战。3月28日，意军向英军开战，1941年4月6日，亚的斯亚贝巴落入英军之手。奥斯塔公爵手下还有7000残兵，被普拉特和坎宁安的军队围困在阿拉吉山（Ambo Alagi）下。5月，奥斯塔投降，这场激动人心的移动作战宣告结束，此时英国人民正迫切渴望前线能传来捷报。

东非的意大利军队

1940年7月，为了重建罗马帝国，墨索里尼的军队从英属索马里兰突然攻击埃塞俄比亚。仅用数天，意大利主力部队就把弱小的英国部队赶走，控制了非洲之角（Horn of Africa）^[1]地区，并威胁到珍贵的红海贸易路线。

墨索里尼知道他的军队规模虽大，但装甲和运输都很弱，而且充斥着在当地强征的士兵。因此，意大利并没有攻击英国在该区域的更强大殖民地——肯尼亚和苏丹——而选择集中精力攻克更北方的埃及。

为了保护殖民地和贸易航路，英国集结10万军队——多数是南非、印度和非洲本土军队——在东非攻击意军。普拉特将军的北方军（Northern Force）率先攻出苏丹，很快占领了厄立特里亚。坎宁安指挥的南方军（Southern Force）则从肯尼亚（Kenya）出发，攻入意属索马里兰。

坎宁安的军队以闪电般的速度推进到摩加迪沙，然后仅用四个月就一路推进到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墨索里尼对东非意军的判断是正确的，他所预言的困难和失败都在非洲战争中一一证实。

[1] 非洲之角指东北非洲的这片区域，包括吉布提、埃塞俄比亚、厄立特里亚和索马里等国家。——译者注





左图：一架英国的洛克希德·赫德森轰炸机正在埃及境内的一个机场加油。控制埃及——尤其是埃及境内的苏伊士运河——是英国的一项重要战略利益。如果苏伊士运河落入德国人手中，来自大英帝国及英联邦国家的增援部队和资源将要额外花费数星期的时间才能抵达英国本土各港口，因为运输船只能绕行位于非洲西南端的好望角。正因如此，德意志非洲军团成了英国人眼中的一个重大战略威胁。





伊拉克、叙利亚和波斯

1941年4—9月

- 盟军运动方向
- 自由法国部队运动方向
- 苏军运动方向
- 盟军轰炸机运动方向
- 德军轰炸机运动方向
- 盟军供给线
- 油田

伊拉克、叙利亚和伊朗

1941年期间，对于石油供给的关切让中东成了战场。丘吉尔担心叙利亚在亲德的维希政权统治下，可能会成为德国入侵伊拉克油田的跳板。在德军入侵希腊和北非后，英国更加担忧，似乎德国已经准备对付中东了。

1941年4月，丘吉尔的担忧成为现实，拉希德·阿里在伊拉克发动政变，并要求德国支援。德国迅速回应，战机飞到大马士革和摩苏尔。英军已经预料到这种困难，所以反应迅速，派遣了一个印度旅到伊拉克南部保护油田，并开赴巴格达。在哈巴尼亚清除了伊拉克的抵抗后，英军迫使拉希德·阿里流亡，亲英政府重新掌权。

英国担心维希法国在将来仍是威胁，因而在1941年6月，英国和“自由法国”军队从伊拉克和巴勒斯坦入侵叙利亚。意外遇到超过一个月的顽强抵抗后，盟军战胜了维希法国的军队，并在阿勒颇(Aleppo)接受了对方的投降。

1941年9月，英国和苏联军队占据了临近的伊朗，以便保护对苏联来说非常重要的石油补给线。

坦克突袭

格拉齐亚尼率领意大利第十军进攻埃及失败后，英国发动反击。意大利在西迪巴拉尼（Sidi Barrani）附近建立了一系列堡垒，彼此间隔太远，无法互相支援。

英军在奥康纳将军的指挥下，以优势坦克（如“玛蒂尔达”坦克）横扫虚弱的意大利反坦克火炮。英军的进攻俘获了大约4万人，在巴尔迪亚（Bardia）和图卜鲁格又俘虏了7万人。奥康纳又派遣了一支机动部队穿越沙漠，抢在意大利败军之前到达贝达富姆（Beda Fomm），将意军收入囊中。

中东冲突

法国沦陷后，中东的叙利亚（Syria）落入了傀儡的维希政权（Vichy government）^[1]之手，可能威胁到宝贵的石油资源。1940年，临近的伊拉克成立了反英政权，让事态更加恶化。此前的伊拉克政府好多年都是亲英的，因而伊拉克是英国重要的石油来源，哈巴尼亚（Habbaniya）还有一处重要的英国皇家空军基地。但1941年4月3日，拉希德·阿里（Rashid Ali）在德国间谍的帮助下控制了伊拉克，并继续要求希特勒提供帮助。

德国立刻利用这次机会，准备派出德国空军支援伊拉克，因而接管了法国维希的机场，而维希控制着叙利亚的石油。尽管威胁不大，英军还是迅速反应。4月17日，匆忙集结的印度军团在伊拉克南部着陆，以保护该区域的油田。印度军团遭遇微弱的抵抗，迅速朝北推进，守卫重要的输油管道。5月时，印度军团已经抵达巴格达（Baghdad）和哈巴尼亚，路上仅遇到一些伊拉克军队的袭击。在机场附近的一场小型战斗后，伊军战败，拉希德·阿里逃亡。努里·赛义德（Nuri-es-Said）复职后亲英政府重新掌权，但英军仍留守在当地保卫油田安全，直到战争结束。

尽管如此，丘吉尔和英国仍关注叙利亚的局势。希特勒此时的注意力已经被苏联（Soviet Union）牵制，因而德国没有针对中东的近期计划，而且早已撤出了该地区的空军。但丘吉尔不能让贵重油田的门户大开。因而，在1941年6月8日，英国和“自由法国”的部队从伊拉克和巴勒斯坦（Palestine）入侵叙利亚。战况相当混乱，英国和“自由法国”的部队遭遇法国维希政权当地驻军的激烈抵抗。这场战斗持续了五周，可以说是法国人兄弟阋墙的战争。联军于6月17日攻入大马士革（Damascus），维希法军被赶到了北方，并最终于1941年7月14日投降。和伊拉克一样，英军直到第

[1]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在纳粹德国占领下的法国傀儡政权。——译者注

二次世界大战结束都驻扎在叙利亚和临近的黎巴嫩（Lebanon）。

由于希特勒入侵苏联，所以更东部的伊朗变得很重要。随着战争的进行，往苏联运输物品必须经过伊朗，而当时苏联面临着德国闪电战的威胁，迫切需要各种经济援助，尤其是中东的石油。伊朗政府从自身考虑，既要满足同盟国的要求，又拒绝驱逐德国特工。出于补给运输的考虑，英国和苏联军队在1941年8月开进伊朗，几乎未遇抵抗。9月17日，盟军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Tehran），强迫沙哈·礼萨·巴列维（Shah Reza Pahlavi）传位于更容易控制的儿子。英国和苏联将军队留在伊朗，



各自控制了一部分区域。1942年1月，两国都同意在冲突结束六个月后离开伊朗。由于盟军的行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接下来的时间里，伊朗仍是苏联的重要补给线。

德意志非洲军团参战

墨索里尼寄希望于在埃及击败英军，如果胜利，他将能切断苏伊士运河（Suez Canal）的重要航线，并让中东的油田失去屏障。墨索里尼认为此战大有希望，因为



鲁道夫·格拉齐亚尼（Rodolfo Graziani）元帅指挥着25万士兵的意大利第十军团，而守卫埃及的英军只有3.6万人。意军于9月13日展开攻击，防御的英军总指挥是韦弗尔（Wavell）将军，现场指挥是理查德·奥康纳（Richard O'Connor）将军。格拉齐亚尼挥军抵达西迪拜拉尼镇（Sidi Barrani）后停军不前。意军指挥官的小心是有道理的，因为前方的开阔荒原是装甲部队、机动部队的天下。意大利坦克远不是英国坦克的对手，而且数量还不到对方的一半。

格拉齐亚尼希望在进军前再进行一次补给，因而下令在西迪拜拉尼镇附近扎营。1940年12月9日，奥康纳突然攻击了两个意大利军营之间的薄弱地带，将意军分割包围。这个杰出的行动被称为“罗盘”行动（Operation Compass），完全打乱了意军的防御体系，俘虏了将近4万意军。意军受此重创，狼狈撤退，先退到巴尔迪亚，后又退到图卜鲁格（Tobruk），被俘人数超过7万。在意军全面败退的时候，奥康纳决定冒一次大险——第六澳大利亚师追趕败退的意军到达海岸，而同时第七装甲师（绰号“沙漠之鼠”）横穿沙漠，绕到意军身后堵住后路。1941年2月7日，“沙漠之鼠”抵达贝达富姆（Beda Fomm）截住不幸的意军第十军团，奥康纳的杰作大功告成。这是一场伟大的胜利，英军共俘获13万士兵、845门大炮、380辆坦克，而已方仅有不到2000人的伤亡——而且战斗仅10周就结束了。

但形势很快就变了。丘吉尔将韦弗尔的军队调往希腊进行防御，仅在普兰尼加（Cyrenaica）留了一支掩护部队。与此同时，希特勒终于赶来援助他的轴心国伙伴，派遣第五轻型师和第十五装甲师来到北非。尽管德意志非洲军团（Afrika Korps）长期兵员不足、装备低劣，但在埃尔温·隆美尔（Erwin Rommel）的领导下，这支军队声名远播。最初，隆美尔在有名无实的意军指挥官手下执行阿盖拉（El Agheila）地区的防御任务。3月31日，隆美尔察觉到英军的薄弱，选择主动出击，而此时非洲军团还没有全部抵达。简短战斗后，英军第二装甲师从梅尔萨布雷加（Mersa Brega）撤退，让隆美尔可以长驱直入。

英军撤退后，隆美尔分出部分军队沿海岸前往班加西（Benghazi），同时第五轻

非洲军团

英军无力再往希腊派军后，隆美尔的非洲军团登陆北非为意大利军队解围。为了把握机会，隆美尔违反命令，下令攻击。

意外战胜英军后，隆美尔证明了他是一个沙漠战大师。他派遣第五轻装师穿越沙漠，试图阻断英军的退路。尽管奥康纳被俘，非洲军团疲惫不堪、补给不足，无法再占领图卜鲁格。由于补给线太长，侧翼虚弱，隆美尔在埃及边境停下修整，准备另一次进攻。

型师横穿沙漠前往梅基利（Mechili）。尽管隆美尔的军队很分散，而且燃料不足，但英军没有集合兵力反击。最终，英军的撤退变成了灾难，4月7日，德军俘虏了奥康纳本人以及德尔纳（Darnah）的大多数军官。尽管备受折磨，但第九澳大利亚师和第二装甲师有条不紊地撤退到港口城市图卜鲁格，并固守此地，以免这个重要的港口城市落入德军之手。隆美尔的军队于4月12日猛攻图卜鲁格，但没能攻克。德意志非洲军团并不在意，转而开进埃及，打算抽空再解决图卜鲁格的守军。

隆美尔指挥轻装部队进入埃及，但非洲军团仍紧缺补给，因为他们的后勤支援



依赖远在的黎波里（Tripoli）的运输线。隆美尔被迫采取守势，等待补给和增援，同时更多注意力集中于围攻图卜鲁格。这时候，调往希腊的英军未能阻止轴心国入侵巴尔干半岛，已经大部分返回埃及。

英军反击

隆美尔的军队明显有后勤问题，韦弗尔希望攻击虚弱的非洲军团，以解图卜鲁格之围。重新补给了装甲部队后，英军的实力是非洲军团的四倍，韦弗尔计划攻击轴心国部队的核心防线，同时让“沙漠之鼠”迂回到南方两面夹击。1941年6月15日，英军实施了野心勃勃的“战斧”行动（Operation Battleaxe），却几乎立刻大祸临头。德军此时已经熟练使用88毫米（3.45英寸）高射炮进行反坦克作战。英军将“玛蒂尔达”（Matilda）坦克和“公羊”坦克（Cruiser）组成小股部队向前推进，在哈法亚隘口（Halfaya Pass）和哈菲兹岭（Hafid Ridge）落入德军88毫米反弹炮的陷阱，发现无论是射程还是威力都不是对手。一天之内，英军损失了一半的坦克。第二天，攻防同样出色的隆美尔将军用装甲部队反攻，将英军赶回了原点。在这次惊人的挫败中，英军共损失了91辆坦克，而只摧毁了12辆。战局逆转，丘吉尔用中东的克劳德·奥金莱克（Claude Auchinleck）将军替换了韦弗尔，并往该地区大举增派援军和补给。扩充的英军更名为第八集团军，由艾伦·坎宁安将军统一指挥。

很快坎宁安就可以调用700辆坦克，并能指挥空军。而希特勒则被苏联那边的持续战斗搞得心烦意乱，只给了隆美尔很少的增援部队——非洲军团只有320辆坦克，其中一半还是次等的意式坦克。坎宁安觉得优势在握，准备派遣步兵插入轴心国位于哈法亚隘口的防御阵地，同时派遣装甲部队向南绕过轴心国防御开往图卜鲁格。英军名为“十字军”行动（Operation Crusader）的计划很周全，但装甲部队的战术很贫乏，他们将坦克分散开来，让隆美尔有了胜利的机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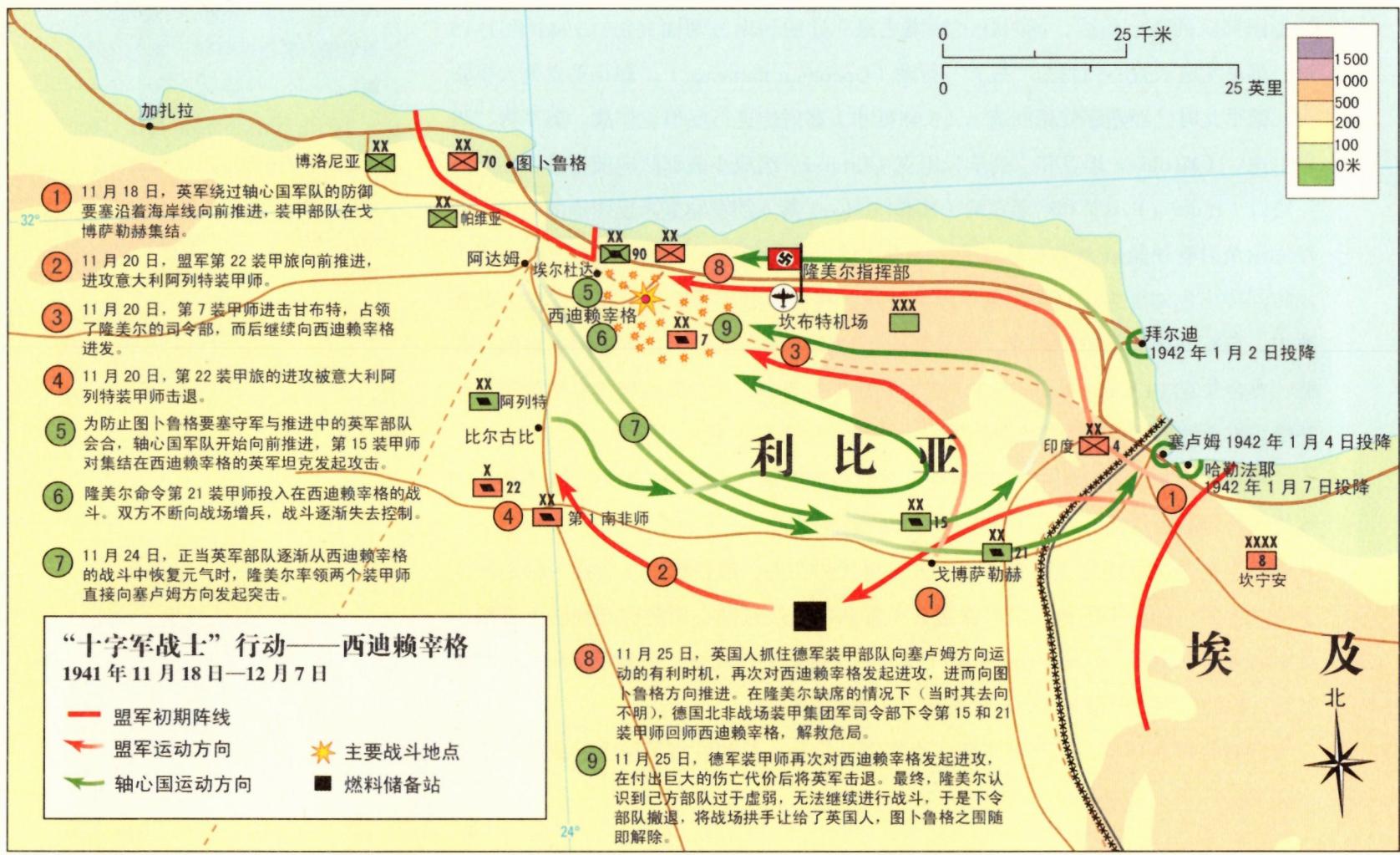
1941年11月18日，坎宁安实施“十字军”行动，最初取得了很大的成功，第七

“十字军”行动

1941年11月18日，英国第八军团在艾伦·坎宁安将军的指挥下实施“十字军”行动，准备为图卜鲁格解围。当步兵在北方适当地牵制了轴心国守军后，英国装甲部队朝南挺近。意外遭遇非洲军团后，英军在甘布特机场（Gambut Airfield）占领了隆美尔的指挥部，距离图卜鲁格仅有19千米（12英里）。

之后，在比尔古比和西迪·莱宰格发生了一系列混战。隆美尔发现补给线面临危险，于12月4日撤退。在格兹拉进行了简短战斗后，轴心国部队从普兰尼加撤退。

装甲旅占领了隆美尔的指挥部，并攻入西迪·莱宰格（Sidi Rezegh）——距离图卜鲁格只有19千米（12英里）了。南侧的第22装甲旅攻入比尔古比（Bir el Gubi），威胁到轴心国的侧翼。隆美尔面对极端的情况，但他再次展现了防御战大师的本领。在西迪·莱宰格，德军用88毫米反坦克炮阻挡住了第七装甲旅，意大利阿列特装甲师（Ariete Division）则在比尔古比挡住了第22装甲旅。战斗激烈而混乱，尤其是在西迪·莱宰格的英军只剩下14%的完整装甲部队。当英军忙着重组军队、从后方调来新装甲部队时，隆美尔已经迫不及待，于11月24日派遣余下的坦克朝东挺进，直抵哈法



亚隘口，以图将暴露的英国装甲部队分别歼灭。

坎宁安被这种大胆的举动震惊了，准备撤退，但奥金莱克认为隆美尔已经是强弩之末，亲自下令继续出击，并撤掉了坎宁安，让尼尔·里奇（Neil Ritchie）将军取而代之。当隆美尔朝东挺进时，英国装甲部队于11月27日和图卜鲁格的部队会合。隆美尔的军队燃料不足，还要面对沙漠天气和补给几乎断绝的困境，但隆美尔仍决定反攻西迪·莱宰格和图卜鲁格，希望能败中取胜。德军再一次展现了战斗力，隆美尔和英军在西迪·莱宰格附近展开拉锯战。奥金莱克仍坚定不移，他知道隆美尔没有时间、没有补给了，并命令一支部队西进去切断轴心国的后路。

12月4日，隆美尔只剩60辆坦克，决定退回格兹拉（Gazala），第八集团军紧追不舍。隆美尔希望退回到格兹拉防守，但无法应对英军的夹击，继续撤退到欧盖莱（El Agheila），8个月前隆美尔就是从这里开始无畏的攻势的。

隆美尔回归

看起来不利于非洲军团的战争形势已经变得无可挽回，但远东战争的爆发迫使英国分出一部分北非的兵力，因而天平再次倒向轴心国。隆美尔立刻发现了新优势，并掌握了主动权。隆美尔被提升为新组建的非洲装甲军团的指挥官，1月21日，他下令攻击梅尔沙隘道附近的英军，重创英军后迫使其撤退。隆美尔追击撤退的英军来到姆色斯（Msus）后停下，忽然将先头部队折到北方的海岸，准备在班加西阻隔英军。1月28日，德军到达海岸，形成包围之势。战争局势很乱，隆美尔甚至差点将自己的侦察机降落到英军营地。轴心国军队胜利在望，但兵力太过分散，因而在1月29日这个混乱的夜晚，一支英军突出重围。德军在班加西缴获了大量重要物资，但灾难般的后勤补给迫使隆美尔随时都要停下，英军趁机退守格兹拉。在此时刻，非洲装甲军团的很多人怂恿隆美尔调集兵力摧毁英军在马耳他的地中海堡垒，以便弥补后勤补给的不足。但隆美尔认为不用继续进军，是时候击败名不副实的英国守

西迪·莱宰格

“十字军”行动最危险的阶段是在西迪·莱宰格的混战，这场战斗由英军第七装甲旅在1941年11月20日发起。非洲军团集结了150辆坦克，并配备了步兵和88毫米火炮展开反攻，将英军赶走并将其一分为二。隆美尔用剩余的装甲部队——不到100辆坦克——开赴东方，希望阻隔利比亚的英军。奥金莱克不以为意，继续下令进攻，并成功与图卜鲁格的守军会合。隆美尔朝西迪·莱宰格发起进攻，但未能阻止英军。到12月4日，隆美尔只剩60辆坦克，他认输兵决定撤退。

军，攻占图卜鲁格了。

进攻的风险变得很大，因为英军在格兹拉建立了牢固的防御阵地，而轴心国军队的补给一直以来都很差。此时德军赢得了制空权，陆战也不相上下，他们拥有560辆坦克，而英军则有849辆坦克，其中有很多威力强大的美国造格兰特坦克。隆美尔的计划是命令轴心国的机动部队清除南部广阔的英军雷区，并攻克“自由法国”在比尔哈凯姆（Bir Hacheim）的堡垒，然后德军继续向北，越过比尔古比（Bir el Gubi）后切断英军补给线，迫使英军的装甲部队参战。



1942年5月26日，轴心国军队开赴战场，但被阻挡在比尔古比。陷入困境后，隆美尔发现自己的处境很不利——“自由法国”的军队在比尔哈凯姆阻隔了其漫长的补给线。隆美尔军队的燃料即将耗尽，他甚至考虑过向英军投降。但天才的军事家决定孤注一掷，猛烈攻击了英军第150旅的防御阵地。6月2日，轴心国在最后一刻突破了英军防线，为隆美尔的装甲军打开了一条新的直行补给线。即便是在轴心国军队的计划几近失败之时，英军也未在比尔古比（Bir el Gubi）附近的“大釜”（The Cauldron）附近组织起有效的协同作战。如果英军更稳固或更有秩序一些，也许他们就胜利了。英军坦克孤军深入，暴露在德军的88毫米高炮面前。英军在一场比赛中损失了70辆坦克中的50辆，胜利的天平又一次倒向隆美尔。

比尔哈凯姆陷落后，6月10日，隆美尔（剩余184辆坦克）攻击英国装甲部队（剩余247辆坦克）后开往图卜鲁格。隆美尔凭借军力和精确的指挥碾压了英军防线，共摧毁138辆坦克，英军乱作一团。出其不意遭遇一场大败后，第八集团军再也无力守卫图卜鲁格，1942年6月21日该城陷落。对于英军来说，图卜鲁格的陷落意味着灾难，奥金莱克解除了尼尔·里奇对第八集团军的指挥权。对于德军来说，攻克图卜鲁格则是天上掉馅饼，他们获得了数以吨计的珍贵物资和重要的港口。隆美尔被提拔为陆军元帅，他确信英军已被击溃，因而请命入侵埃及，将大军推进至开罗（Cairo）和苏伊士运河。尽管非洲军团已经精疲力竭，希特勒还是同意了。隆美尔继续追击英军，而英军准备在埃及的阿拉曼（El Alamein）外面建立新防御堡垒。

决定性的战斗

隆美尔的军队紧追不舍，6月30日到达阿拉曼，并一鼓作气地在第二天就展开攻击。但英军已经选好了绝佳的屏障，站稳了脚跟。北方是大海，南方是无法通行的卡塔拉盆地（Qattara Depression），英军在阿拉曼的阵地无懈可击，隆美尔也无法

新的进攻

隆美尔将军意识到英军的北非部队不堪一击，因而在1942年1月21日进攻艾季达比亚（Ajdabiya）附近的梅尔沙隘道。一番混战后，第一装甲师撤退，而隆美尔紧追不舍。

隆美尔在姆色斯附近挥军向北，试图穿越艰险但无人防守的地带到达班加西，以便切断英军退路。尽管德军在1月28日抵达海岸，但英军还是成功突出重围。在此时刻，隆美尔选择停下，英军利用此段时间在格兹拉准备防御工事。

图卜鲁格陷落

1942年5月26日，隆美尔率先在格兹拉附近朝英军发动进攻。轴心国部队先在北方佯攻，然后机动部队向南绕过雷区和“自由法国”的比尔哈凯姆基地。但英军在比尔古比附近坚守，迫使隆美尔叫停了攻击英国第150旅的战斗，这个战斗是为了打开一条补给线。进攻英军差一点成功后，隆美尔在6月13日再次发起进攻。隆美尔取得巨大胜利，而英军仅剩70辆坦克，主动从图卜鲁格撤离到了埃及的阿拉曼。

凭借其最爱的“间接路线”^[1]获得胜利。轴心国军队和英军防线正面碰撞，未能攻破却损失惨重。后来隆美尔的军队只有26辆坦克可用，只好转向防守，同时等待补给和增援部队。尽管奥金莱克成功困住了隆美尔，丘吉尔还是让哈罗德·亚历山大（Harold Alexander）取代了他的位置，同时把第八集团军的指挥权交给了伯纳德·蒙哥马利（Bernard Montgomery）将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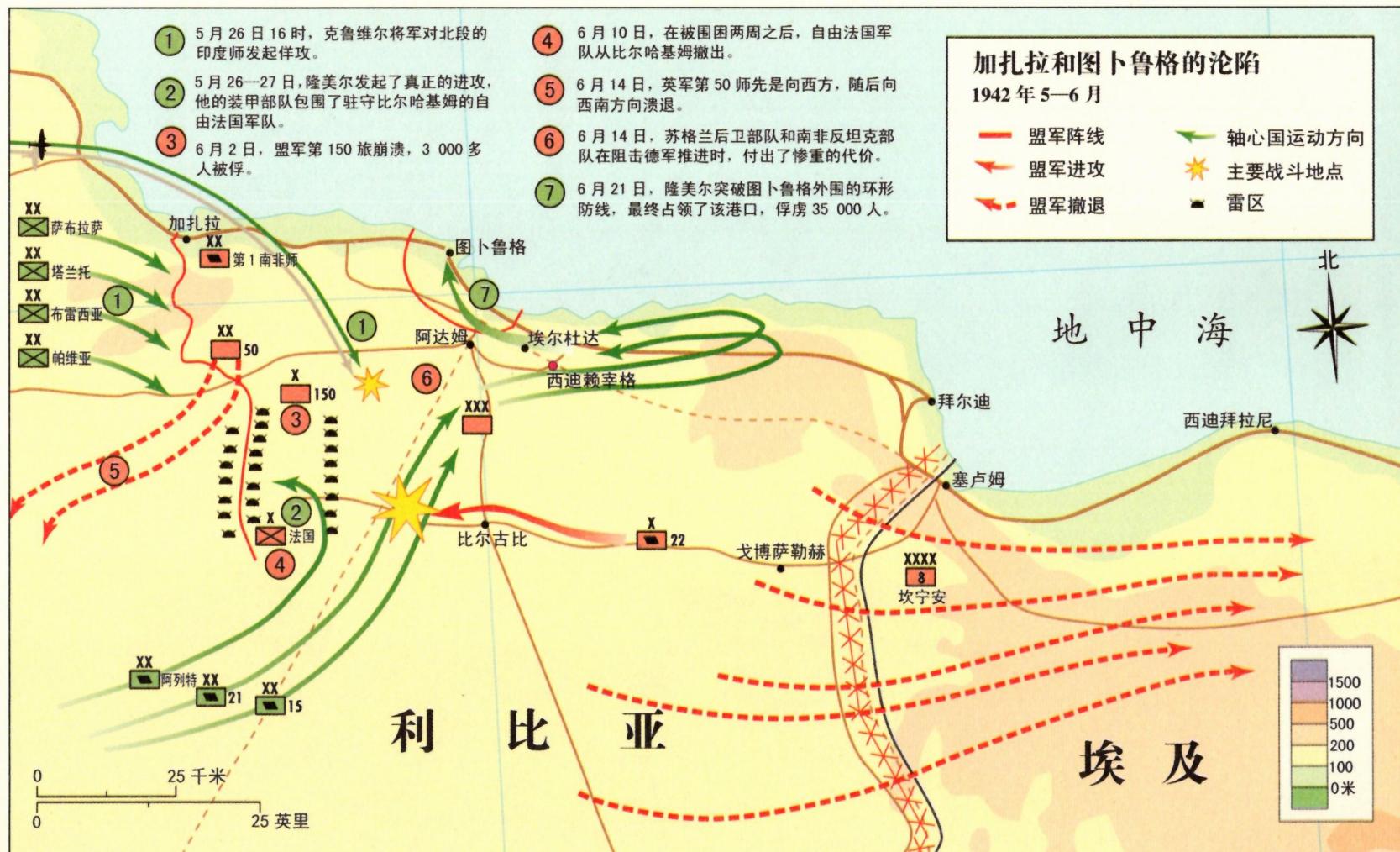
英军不顾大难临头，又开始在埃及浪费物资。隆美尔很快意识到，和苏联那里的战争一样，非洲军团的补给线漫长而脆弱，如果战败，肯定是因为补给不足，因此他选择了主动出击。8月30日，轴心国军队开进到阿拉姆纳伊尔岭（Alam Nayil Ridge）和卡塔拉盆地之间，但坦克数量只有对手的一半。英军可以仰仗陷进的美国格兰特坦克和谢尔曼坦克，而隆美尔的一半军队只能使用废物一般的意大利坦克。最初，隆美尔的攻击被地雷区阻挡，然后在阿拉姆纳伊尔岭和英国第22装甲旅遭遇。轴心国军队几乎被切断，还不时遭到空袭，为避免全军覆没只能快速撤退。

到10月份，第八集团军已有25万士兵、1200辆坦克、750架飞机，而轴心国军队只有8万士兵、489辆坦克（其中280辆是意式坦克）、675架飞机。蒙哥马利比他的前任更擅长装甲部队作战，计划利用实力上的优势展开“捷足作战”行动（Operation Lightfoot）。攻势在10月23日开始，第七装甲师在卡塔拉盆地附近牵制德军，第一和第十装甲师组成的英军主力在压倒性的炮火掩护下，从阿拉姆纳伊尔岭进攻轴心国军队防线。尽管英军付出了将近300辆坦克的惨重代价，但他们的猛攻威胁到了德军整体防线。隆美尔几乎让所有的机动部队都派去阻挡英军的进攻，这个举动正中蒙哥马利的下怀，他正想要德国装甲部队暴露在他的多兵种协同阵势下——这正是隆美尔过去常用的战略。

[1] “间接路线”出自李德·哈特的《战略论：“间接路线”》，该书认为看似最远、最弯曲的路线，往往是真正的捷径。

突 围

8月27日，隆美尔破釜沉舟，发起了整场战斗中最猛烈的反击，派第21和第15装甲师冲向基德尼山（Kidney Ridge）英军主力装甲部队、步兵团和炮兵阵地。攻方共有148辆坦克，很快就被集中的炮火挡住，并遭到空中打击。还剩77辆坦克时，隆美尔只能停止攻击，另想突破英军的方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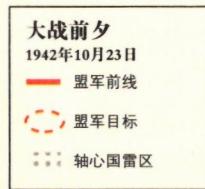


第二次阿拉曼战役中的英国“十字军”坦克。由于沙漠广袤宽广，装甲部队是沙漠战胜利的关键。德军入侵苏联后，盟军在坦克数量上超过了德军。到1942年时，英军和联邦部队大规模配备了美国格兰特坦克，拥有75毫米（2.95英寸）火炮，有能力打败德军装甲部队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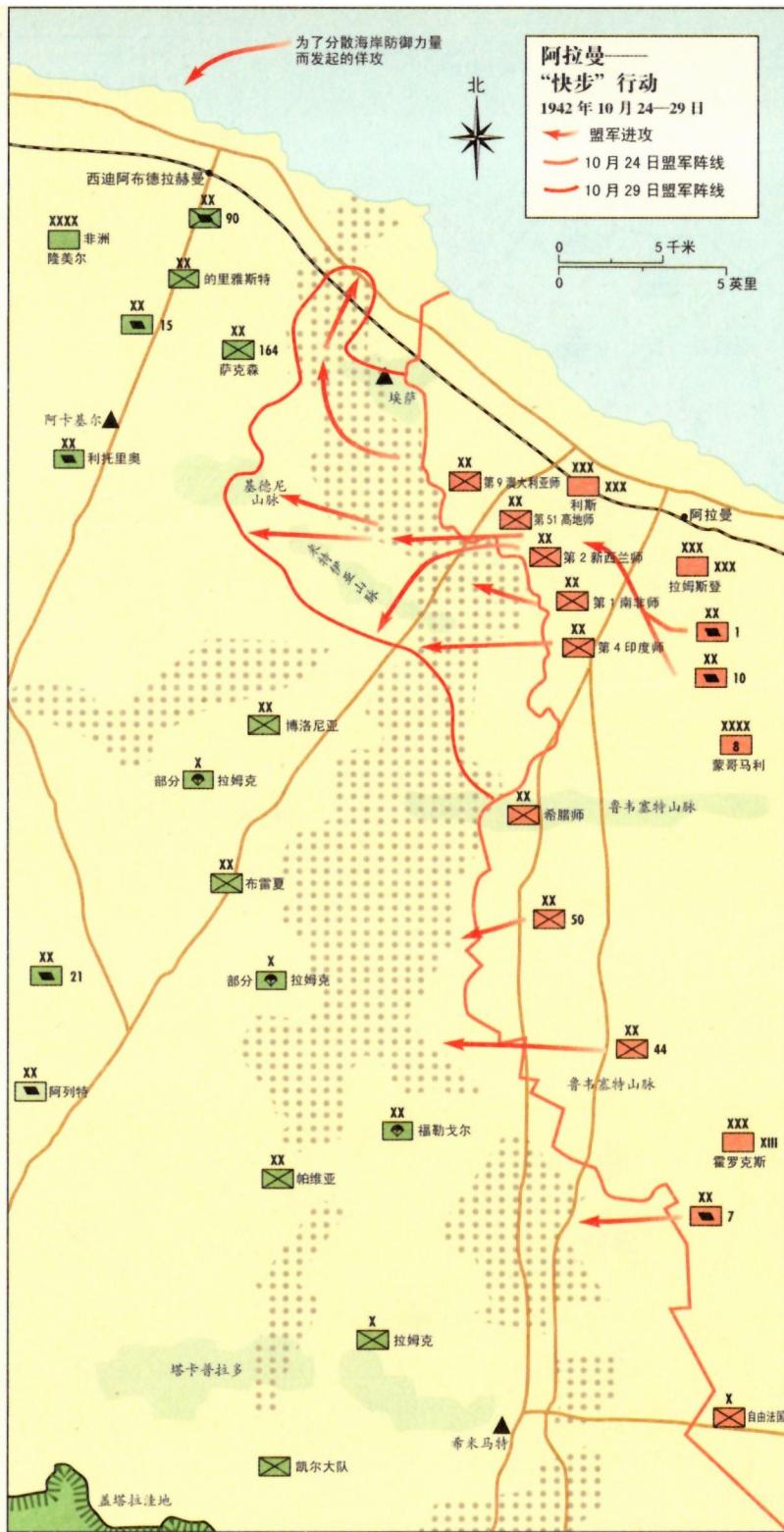
尽管没有占领多少敌军阵地，蒙哥马利还是很高兴。这一战消耗了轴心国的力量，他现在准备开始突破防线的“压制”行动（Operation Supercharge）。隆美尔考虑撤回到弗卡（Fuka）外组织防御，而英军继续攻击。11月2日，英军的步兵和炮兵率先进攻，为英国装甲部队打开了一个缺口。隆美尔立刻将剩余的机动部队和装甲部队派遣到基德尼山的南部，用88毫米高炮对进攻方造成了巨大伤亡。英国第九装甲旅的94辆坦克损失了70辆，但英军继续推进。德军在这场战斗中也付出了高昂的代价，24门88毫米反坦克高炮全部被毁。

隆美尔意识到反击已经失败，准备撤退，但收到了希特勒“不许后退”的命令。隆美尔用一天时间劝希特勒收回成命，避免了他和非洲装甲军团全军覆没。多数轴心国步兵和机械化部队都被派上战场，并被英军消灭，而同时非洲装甲军团则趁机准备运输工具和补给，准备逃之夭夭。德军仅剩的36辆坦克和各部队的幸存士兵仅仅混编成了一个旅，随后撤出埃及，从蒙哥马利强大、自信、势不可挡的第八集团军手下狼狈逃命。



地中海海军行动

北非战场的反复经常取决于地中海危险航线中的商船所携带的物资。英军在本地区的补给线本身就漫长而危险，需要穿越南大西洋和直布罗陀海峡（Straits of Gibraltar）。意大利从这里参战，由于事关重大，所以意大利海军派出了6艘战列舰、18艘巡洋舰、60艘驱逐舰和超过100艘潜艇。安德鲁·坎宁安（Andrew Cunningham）指挥的英国地中海舰队实力不足，但必须保卫生死攸关的非洲补给线，还要保卫孤立的马耳他基地。马耳他岛很小，但地理位置至关重要，一边是轴心国前往



蒙哥马利的胜利

英军在阿拉曼坚守，侧翼分别是北边的地中海和南部的卡塔拉盆地。躲在复杂的雷区后，英国第八军团在6月和8月打退了德军两次进攻。然后英国新指挥层的亚历山大和蒙哥马利将军迅速整备人力和物力，因为丘吉尔终于把北非战争当作了当务之急。

到1942年10月末，英军在此区域的优势已经很明显，拥有25万士兵、1200辆坦克、750架飞机，而轴心国军队只有8万人、489辆坦克和675架飞机。10月23日，蒙哥马利实施了第一阶段的谨慎进攻计划，即“捷足”行动。第八军团在霍洛克斯将军的指挥下，在卡塔拉盆地展开牵制性进攻，北方的第五军则在拉姆斯登（Lumsden）将军的指挥下穿越德军雷区，直逼基德尼山。

英军出其不意的行动和不屈不挠的韧劲，让隆美尔感到棘手。隆美尔集结所有的机动部队发起反攻，用仅剩的坦克对付拥有压倒性优势的英军火力。北非战场的平衡扭转，现在盟军占据了不可逆转的优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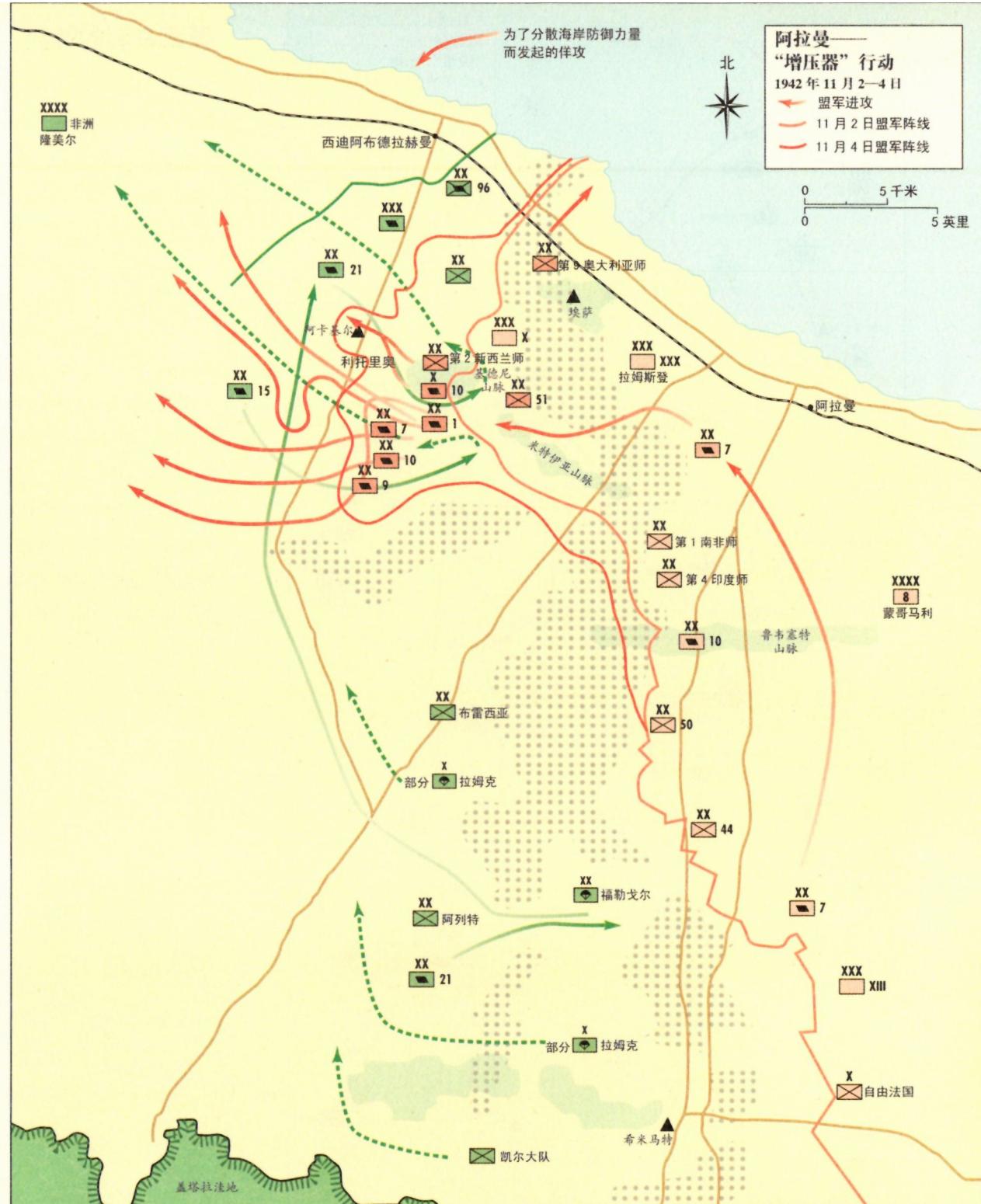
突出重围

在基德尼山附近突入德军防线后，蒙哥马利没有用计策包围德国守军，而是决定利用人力和火力的优势，迫使隆美尔出击，打一场消耗战。隆美尔担心英军突破，只能出击。

8月27日，德国第15和第21装甲师在基德尼山进攻英军防御阵地，但以失败告终，且损失了半数以上的装甲部队。尽管英军的装甲部队也损失惨重，但还可以支撑，而德军就不行了。

蒙哥马利利用装甲优势，发起了突破的“压制”行动。凭借强大的火力优势，英军和其自治领的步兵在德军防线上撕开了一个口子。尽管德国守军的88毫米反坦克火炮让英军损失惨重——第九装甲旅的94辆坦克损失了70辆——蒙哥马利还是冷酷地继续进攻。

隆美尔的军队接近崩溃——希特勒一开始并不相信——最终开始撤退。蒙哥马利牺牲了大部分意大利军队，最终逃了出来，仅剩东拼西凑的一个旅兵力和36辆坦克。





左图：非洲军团的机枪手在岩石掩护下射击。沙漠战的特点是步兵利用铁丝网和雷区防御，而战斗通常 是机动部队和坦克部队的战争。夜 间，坦克会把步兵团围在中间，以防 被敌人突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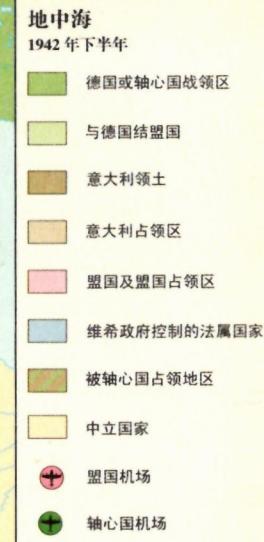
补给战

北非的战争很大程度上是补给战，因为英国和轴心国的补给船都必须经过地中海的危险水域。最初意大利占据了地中海的优势，但英国地中海舰队以埃及的亚历山大港为根基，很快通过对塔兰托的空袭和马塔潘角的胜利而扭转了局势。

但德军参战，轴心国在希腊和北非取得胜利后，重新取得了对英国的优势。和大西洋战争不同，地中海战争主要是空战。轴心国成功控制了地中海中部的主要空军基地，让英国的补给线岌岌可危。

英国仅存马耳他小岛，距离西西里仅有110千米（70英里），是该区域重要的海空枢纽。马耳他基地的潜艇和飞机几乎可以攻击轴心国的所有补给线，经常重创运输船只。因而，马耳他成为连续轰炸的目标，并面临着被入侵的危险。马耳他守军保持完整，在地中海战争中做出了重要贡献，因而该岛被授予乔治十字勋章，这是乔治六世国王颁发的最高荣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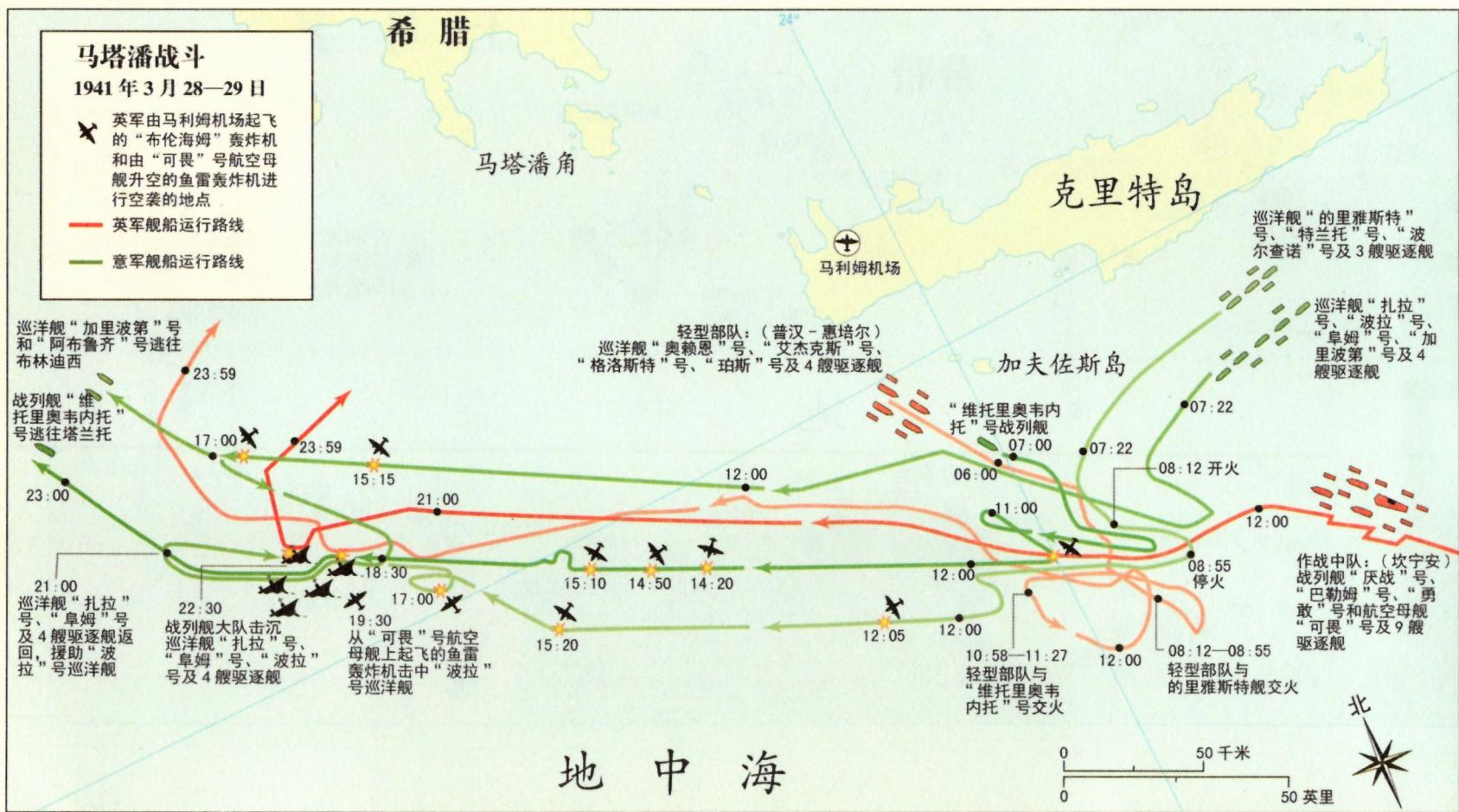


马塔潘角

1941年3月27日，坎宁安将军的英国地中海舰队击沉了3艘意大利巡洋舰和两艘驱逐舰，并重创“维托廖韦内托”号战列舰，仅仅损失了1架飞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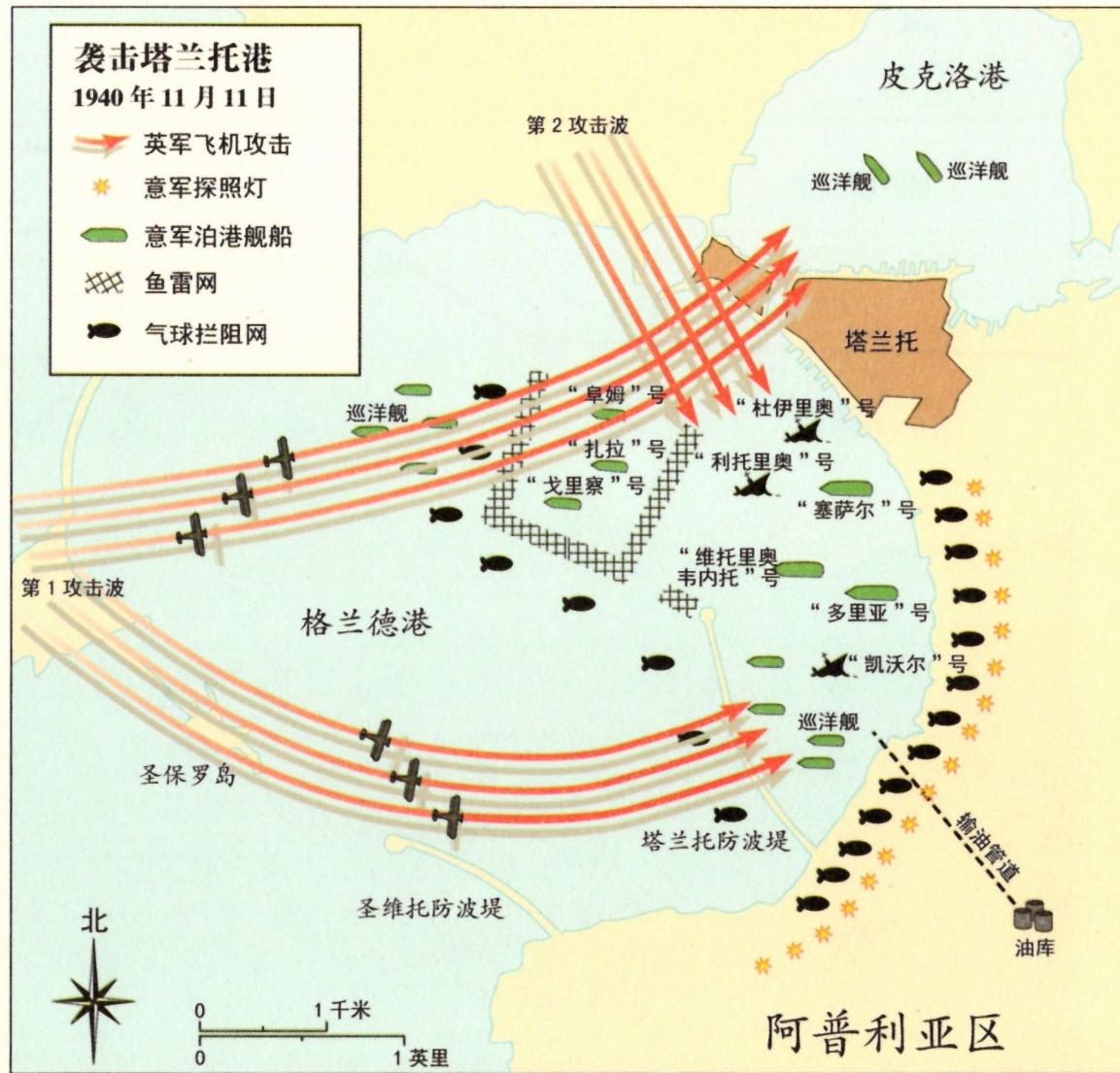
北非的补给线，一边是地中海中部唯一的英军前线海军基地。位于马耳他的英军卫戍部队经常用小股海军和空军小分队侵扰轴心国物资船，同时也经常遭遇空袭和入侵的威胁。的确，马耳他称为北非战场的争夺焦点。

尽管英军的数量处于劣势，但与意军相比拥有重要的技术优势。地中海舰队拥有“乌尔特拉”行动破解的情报，雷达的使用也让英军有了意军缺乏的夜间作战能力，还能请求强大的“光辉”号航母的支援。作为一个好斗的指挥官，坎宁安透过纸面实力的不足寻求主动。为了避免残余的法国舰队落入德国之手，坎宁安于1940年7月摧毁了米尔兹比克港和奥兰（Mers el Kebir and Oran）的残余武装力量。然后，1940年11月，地中海舰队对意大利的塔兰托（Taranto）基地发动了先发制人的大胆



攻击。英军“光辉”号航母偷袭攻击距离之内的舰队基地，并发动21架旧式的“箭鱼”式双翼飞机进行空袭。勇敢的飞行员在夜间将挂载的11枚鱼雷投向停泊的意大利舰队，击沉1艘战舰，并损毁2艘，包括威力强大的“利托里奥”号战列舰和另外2艘巡洋舰。成功的袭击让地中海的军力趋于平衡，并迫使残余的意大利海军移到了意大利西海岸的遥远基地，也让意大利人对英军心生惧意。

意大利在北非折戟沉沙，而英国介入希腊，又让意大利海军损失惨重。最初



塔兰托

1940年11月11日，英国地中海舰队进攻意大利在塔兰托的海军基地。“光辉”号航母携带21架“箭鱼”式鱼雷轰炸机，在夜间展开两波攻势，10架飞机投下照明弹，其余的11架飞机投下鱼雷。英军成功击沉了1艘战列舰，并重创了另外2艘巡洋舰。

基座行动

1942年8月10日，一支大型护航队（14艘商船、3艘航母、2艘战列舰、4艘巡洋舰、14艘驱逐舰）离开直布罗陀海峡，到马耳他进行补给，这次护航被称为“基座”行动（Operation Pedestal）。而轴心国飞机和潜艇将发动持续攻击。

第二天下午“鹰”号（Eagle）航母沉没。战斗太激烈，几艘英国重型船只被迫逃离，3艘巡洋舰和1艘驱逐舰被击沉。最终，到了8月13日，剩余的护航队抵达马耳他。仅有无艘船只安全抵达，但其中一艘是珍贵的油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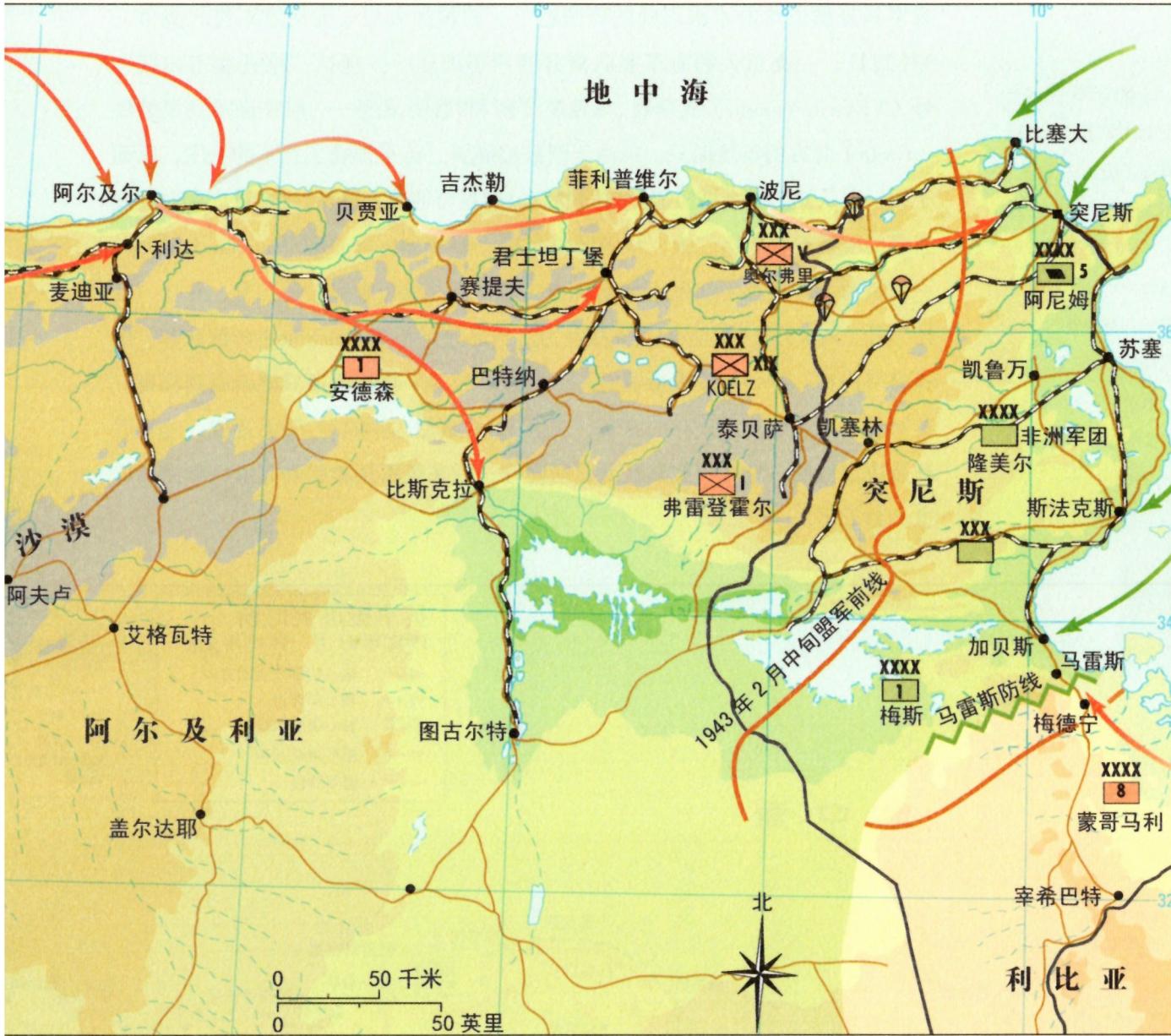






火炬行动

1942年11月8日，英美联军在德怀特·艾森豪威尔的指挥下展开“火炬”行动。超过600艘战舰（有些直接从美国起航）携带者超过7万士兵攻击维希法国的北非殖民地卡萨布兰卡、奥兰和阿尔及尔。尽管在最开始遭遇抵抗，但到了11月11日，维希军队司令达朗将军说服大部分军队倒戈加入盟军。因而英美军队得以快速推进到突尼斯，将增援的轴心国部队包围起来。



突尼斯

阿拉曼战役之后，非洲装甲军团实力大减，无法再对英国的第八军团进行实际抵抗，只能利用天然屏障延缓英军攻势。形势实在太糟，隆美尔军队在逃离图卜鲁格时，不得不在11月13日抛弃了1万吨珍贵物资，退到布拉塔（Burera）附近的防线后，又退到黎波里的重要港口。在每次攻势之间，蒙哥马利都试图迂回到南方阶段轴心国的退路。最终，在2月1日，隆美尔的疲惫之师抵达突尼斯稳固的“马雷斯”防线（Mareth Lin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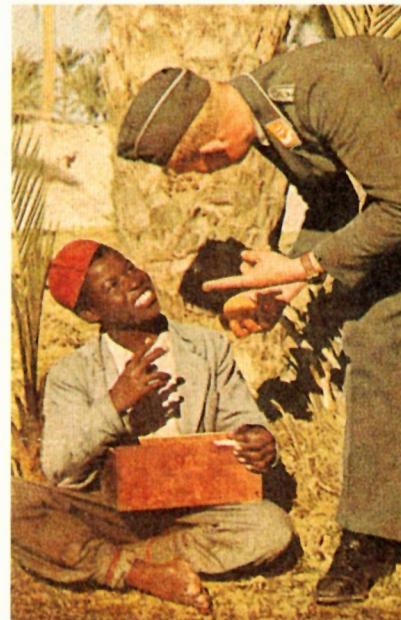
意军只是被迫攻击希腊周围的英国船只，德国加入战斗促使意军投入战争。3月27日，一支意大利海军舰队离开西西里海岸——包括“维托廖韦内托”号（Vittorio Veneto）战列舰、8艘巡洋舰和9艘驱逐舰——前往进攻克里特岛（Crete）北方的英国船只。但由于情报被破解，英军知晓了意军的企图，因而于同一天从亚历山大港派遣3艘战列舰和1艘航母迎敌，还有1支巡洋舰和驱逐舰组成的舰队配合。第二天，马塔潘角海战（the Battle of Cape Matapan）爆发，一群鱼雷轰炸机神不知鬼不觉地突袭，摧毁了“维托廖韦内托”号，并让“普拉”号（Pola）重型巡洋舰丧失战斗力。当部分亚基诺（Iachino）的舰队和“维托廖韦内托”号一起缓慢撤退时，“普拉”号等一批战舰还只能奋战到深夜。英军的水面舰艇攻击残存的意军，击沉了3艘重型巡洋舰和2艘驱逐舰。这场胜利是决定性的，意大利舰队从此只能防守，后来英军从希腊和克里特岛撤离时也无力干扰。



决定

地中海的微妙平衡因为德军加入北非战场而改变。德国在西西里和北非的空军基地立刻让英国补给线受到威胁，并通过重创“光辉”号航母耀武扬威。英军地中海舰队缺乏空中力量，为保护马耳他和北非的运输线路又必须把兵力分散。战争陷入护航战，双方都力图保卫自己的补给，同时尽力阻断对方的补给。

1942年，德军在地中海的动作达到顶峰，甚至不惜将马耳他和北非的战斗置于险地。德国空军掌握了制空权，对英国的护航舰造成了沉重打击，马耳他英军的所有物资都陷入紧缺。为免坐以待毙，1942年8月10日，一支由14艘商船组成的船队从直布罗陀海峡开往马耳他，由3艘航母、2艘战列舰、4艘巡洋舰和14艘驱逐舰组成的强大舰队负责护航。轴心国的空军和潜艇对船队进行了持续攻击，击沉了9艘商船、



上图：打一场连希特勒都没有准备的战役，非洲军团为战役早期辉煌的战果欢欣鼓舞。

左图：英军在突尼斯举行的一次训练演习前夕正在休息。在北非战场作战的盟军部队之中，英军人数达到了一半以上。

卡塞林

隆美尔看到在突尼斯反击美军的机会，提议他的军队和阿尼姆的第五军团一起攻击美军在阿尔及利亚特贝萨的补给站。但阿尼姆只是敷衍地提供支持，在2月14日攻下了西吉·布·吉特村（Sidi Bou Zid）。隆美尔要求部队插入凯塞林山口，但阿尼姆把相当大部分的军队调往北方的斯比巴（Sbiba）。

尽管很失望，隆美尔还是朝卡塞林进军，并在2月19日对美军的战斗中取得令人震惊的胜利。但隆美尔进攻势头太弱，且偏离了目标，因为蒙哥马利已经朝“马雷斯”防线进攻，他必须回军救援。

卡塞林战役之后，隆美尔终于掌握了北非轴心国军队的指挥大权，但为时已晚，因为盟军的军力、物资优势太大了。德军发起了两次骚扰性进攻，一次在北方，由阿尼姆指挥，另一次是在“马雷斯”防线附近的缅地因直接进攻蒙哥马利的阵线。

为了诱捕“马雷斯”防线的轴心国军队，盟军发起了交叉攻击，美国第二军从菲里阿纳向海岸进攻，同时蒙哥马利从侧面攻击德军防线。结果，德军撤退到瓦迪阿卡利特（Wadi Akarit）村，但在这里被击败，最终退回到昂菲达维尔。

“鹰”号航母、3艘巡洋舰和1艘驱逐舰。尽管损失惨重，但还是有足够的商船成功抵达，包括仅剩的一艘油轮，避免了马耳他的危机。

归根结底，地中海的战局取决于北非战场的沉浮。由于德军被苏联牵制，1942年后期，英军在地中海之外的补给线支持下，在阿拉曼摧毁了隆美尔的军队。德军退到东边的突尼斯（Tunisia），而盟军在西非登陆，掌握了重要的前线空军基地，导致德国空军在地中海的制空权争夺中处于下风。盟军利用空中优势切断了轴心国军队通往突尼斯的补给线，迫使对方最终屈服。由于德国空军被击败，意大利残存的水面舰艇和潜艇已经无力阻挡盟军在西西里登陆，地中海之战至此告终。

轴心国撤退，盟军推进

隆美尔的非洲军团衣衫褴褛、士气低落、缺乏物资，转向西部，而蒙哥马利的第八集团军紧追不舍。隆美尔只剩4000名士兵、24门88毫米高炮、40门火炮和11艘能用的坦克，随时可能全军覆没。隆美尔不时下令停止驻防，以便让疲惫的士兵休整一下，但只要发现英军的攻击迹象，非洲军团留下一支军队掩护后立刻逃跑。蒙哥马利的推进很慎重，在梅尔沙隘道失去了一次攻击隆美尔的机会。在持续紧逼下，隆美尔撤出了利比亚的所有守军，于1月23日撤出重要的的黎波里港。2月1日，他抵达突尼斯内安全的“马雷斯”防线。蒙哥马利的补给线太长，所以下令在的黎波里港外驻军、补充物资。德军决定撤到突尼斯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西非的战局发展。苏联逼迫盟军开辟第二战场，但盟军还没准备好进入欧洲，所以实施“火炬计划”（Operation Torch）进入北非。盟军考虑了数位资深的将军，最终选择德怀特·艾森豪威尔（Dwight Eisenhower）将军担任总指挥。为了一鼓作气俘获隆美尔，几位盟军的军事家建议在最东部靠近突尼斯的博恩（Bone）登陆。最终这个计划由于风险太大而被放弃，盟军的主



非洲战争结束

轴心国守军数量众多，但盟军成功地封锁了所有重要的补给线，导致轴心国军队缺乏补给。没有空中支持，地面兵力只有盟军的1/6，装甲部队只有盟军的1/15，德国和意大利在北非已是穷途末路。

蒙哥马利在昂菲达维尔附近针对德军的强大防御展开了牵制性进攻，其后英国第一军团和“自由法国”的军队对德国防守体系的中心发起进攻。在更北方，美国第二军进攻比塞达。

到1943年5月，德国前线收缩，轴心国军队缺乏物资。5月6日，英军实施“火神”行动，利用强大的空中火力和炮火，清扫了此区域的德军装甲部队。

最终，在绝望的情况下，曾经不可一世的非洲军团土崩瓦解，突尼斯和比塞达门户大开，两座城市都随后被轻松占领。盟军穿越突尼斯北部半岛，结束了德国的抵抗。

这场战争类似于苏联的斯大林格勒战役（几个月前刚结束），最终大约15万轴心国军队落入盟军之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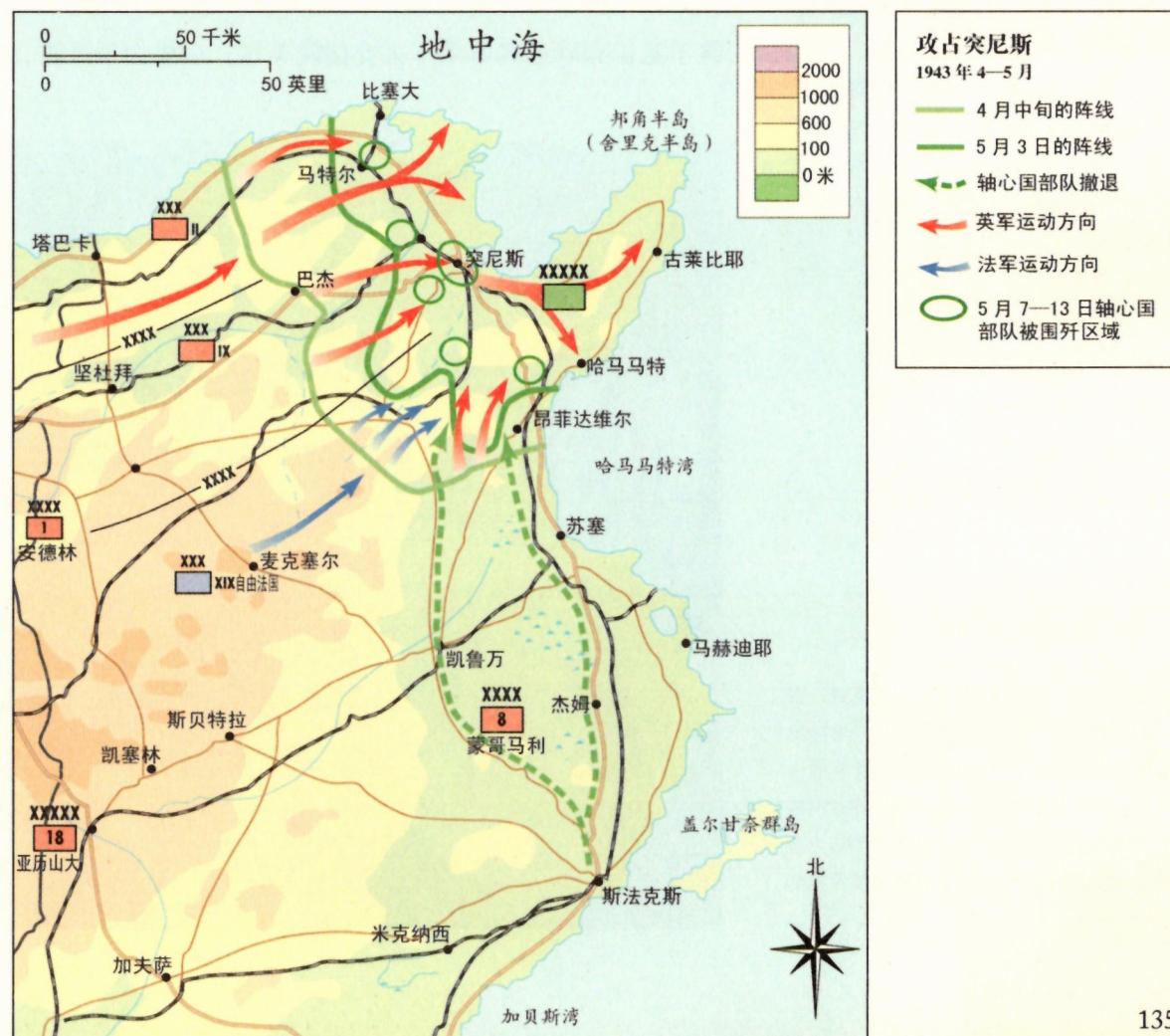


力登陆地点选在了北非的卡萨布兰卡、奥兰和阿尔及利亚，这些都是维希法国的殖民地。

维希法国在此区域内拥有超过10万的兵力，如果他们选择据守，可以大大延迟盟军的计划。11月8日和维希法国进行秘密会谈后，600艘战舰组成的舰队到达多处登陆地点外。维希法国的抵抗有强有弱，最激烈的战斗发生在奥兰附近。11月11日，维希政权的指挥官达朗（Darlan）上将和艾森豪威尔达成协议，他的军队加入了盟军。对于达朗的特别待遇，“自由法国”的领导人戴高乐十分愤怒，但盟军得以兵不血刃地进入突尼斯。

隆美尔抵达“马雷”防线后，轴心国的指挥系统一团乱麻。

隆美尔是名义上的意军总指挥，指挥着非洲装甲军团，但多数到突尼斯增援的部队都被编入第五装甲军团，由尤尔根·冯·阿尼姆（Jürgen von Arnim）将军指挥。当蒙哥马利还在的黎波里外犹豫不决时，隆美尔和阿尼姆认为可以趁机袭击突尼斯西部毫无经验的美军。隆美尔提议攻击美军在阿尔及利亚特贝萨





上图：具有超凡魅力而战果辉煌的德国非洲军团的司令官埃尔温·隆美尔也许是德国最优秀的陆军元帅。他的战术天才为他在英国人中间赢得了荣誉，英国人称他为“沙漠之狐”。

(Tebessa) 的供应基地，但阿尼姆希望攻击更北部的贝沙 (Beja) 地区。最终，他们决定兵分两路，导致每一处的兵力远远少于盟国的守军。

1943年2月14日，阿尼姆的第21装甲师开战，攻击驻扎在西吉·布·吉特 (Sidi bou Zid) 的毫无经验的美国第二军，仅用3天就攻到了斯贝特拉 (Sbeitla)。南部的隆美尔移出“马雷斯”防线，向北进军，穿过菲里阿纳 (Feriana) 到达卡塞林 (Kasserine) 隘口。隆美尔尝到了胜利的甜头，因此当阿尼姆要求第21装甲师绕过脆弱的特贝萨而继续向北时，隆美尔勃然大怒。隆美尔指挥非洲兵团和第十装甲师进攻美军的卡塞林隘口防线，经过两天的激战，依然未能战胜。后知后觉的轴心国终于意识到阿尼姆如果不去支援隆美尔，后果会很严重，因而让隆美尔全权指挥突



右图：当地人看着英国瓦伦丁坦克进入突尼斯。轴心国军队在北非投降——希特勒刚刚派来增援——大大提升了盟军的士气。全世界都在等着看盟军选择在欧洲的哪个地方登陆。罗斯福总统和幕僚认为应该在法国登陆，而丘吉尔想要解放希腊和巴尔干半岛。

尼斯的所有轴心国军队。隆美尔和非洲军团一起朝特贝萨推进时，下令第十装甲师开向塔莱（Thala）。

英军和美军虽然震惊，但并未慌乱，他们一边派遣增援部队，一边让空军对推进的德军进行狂风暴雨般的攻击。盟军实力太强，隆美尔无法推进，而此时蒙哥马利已经到达“马雷斯”防线，此处的德国守军很薄弱。因此卡塞林隘口的战术杰作没能扭转战局。对于美国人来说，他们猛然发现了德军的战术素养如此之高、装甲部队如此强大。为了重整指挥架构，艾森豪威尔给美国第二军派遣了一个新指挥官：乔治·巴顿（George Patton）将军。

这时候，隆美尔确信轴心国在突尼斯的防守已经注定失败。但盟军的封锁让轴心国军队无法撤离非洲，他们只能继续战斗。为避免被盟军赶出突尼斯的坚固防御阵线，隆美尔决定展开骚扰性进攻。2月26日，阿尼姆猛攻盟军的贝沙北部防线，非但一无所获，反而遭遇沉重损失，只能撤退。3月6日，隆美尔也对蒙哥马利的缅地因（Medenine）前线发动进攻，同样无功而返。



左图：伯纳德·蒙哥马利将军和一个军中牧师一起完成祷告。蒙哥马利是隆美尔完美的对手。他在阿拉曼战役中的胜利成为沙漠之战的转折点。

突尼斯的失败

1943年3月9日，身心俱疲的隆美尔离开北非回德国修养，留下残兵败将交给阿尼姆指挥。1943年3月17日，巴顿指挥美国第二军从菲里阿纳向东推进，威胁到德军的“马雷斯”防线。三天后，蒙哥马利增兵攻击德军防线，试图将德军钉在防线内。在南侧，第八集团军的一小部分迂回到“马雷斯”防线的侧翼，于2月27日抵达

哈迈（El Hamma），但他们的速度太慢，德国守军的主力已经逃到北方，在瓦迪阿卡利特（Wadi Akarit）建立了新的防线。美军从西侧攻击，英军从南侧攻击，在此情况下，德军防线于4月6日被击垮，被迫朝北撤退240千米（150英里），在昂菲达维尔（Enfidaville）外重筑防线。

盟军慢慢将突尼斯的轴心国军队包围起来。总体而言，盟军与对手的兵力对比是6：1，装甲部队对比是15：1，空中力量更是出于绝对优势。第八集团军在昂菲达维尔附近进行了牵制性的攻击，主要的进攻在更远的北部。英国第一军团（British First Army）攻击了德军的核心防御区，同时美国第二军在新指挥官奥马尔·布拉德利（Omar Bradley）将军的指挥下在北部发动攻击。美国第二军拥有丰富的补给，连续发动进攻，挺进到重要的比塞达（Bizerta）附近，距离突尼斯市只有120千米（75英里）了，而此时阿尼姆将军所有残存的兵力都在阻挡英军。英国第一军团指挥官亚历山大将军命令昂菲达维尔的进攻暂停，给核心攻击地点的第一军团增派了两支装甲部队。

下图：饱受战争折磨的德国非洲军团士兵徒步穿越沙漠。德国缺乏摩托化运输手段，这种白昼行军在英国获得空中优势后变得更加危险。隆美尔在战役结束后总结认为，在敌人近乎持续不断的空袭之下，德军是无法战胜对方的。



1943年5月6日，第一军团在迈杰达干河床（Medjerda Valley）发动了最后的总攻，名为“火神”行动（Operation Vulcan）。大量的空袭和火炮为英军开路，摧毁了残存的德国装甲部队，德军防御因此崩溃。英军装甲车列队进入突尼斯市，如入无人之境，另一边的美军也兵不血刃地攻下了比塞达。15万轴心国士兵在“突尼斯格勒”（Tunisgrad）投降，北非战争宣告结束。这次战败对轴心国军队的士气造成了重大打击，德国现在只能防御了。隆美尔率领一支残军作战赢得了敬意，他不断向德国高层要求更多兵力，但希特勒在胜利在望的时候驳回了他的请求，讽刺的是，他在败局已定的时候又向该地区增派了大量援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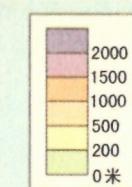
左图：加拿大空军喜欢在帐篷外就餐。虽说补给极为有限，但他们似乎已经适应了沙漠生活。

进入西西里

盟军决定接下来实施“哈士奇”行动（Operation Husky）：进入西西里。艾森豪威尔担任总指挥，英军的亚历山大将军担任战地指挥。该计划要求蒙哥马利的第八集团军在西卡库萨（Siracusa）附近登陆，然



左图：盟军司令部建在拜尔迪耶城一口废弃的井里。



0 50千米
0 50英里

第勒尼安海



哈士奇行动

1943年7月10日，盟军实施

“哈士奇”行动入侵西西里，巴顿的第七军团在西西里南部的里卡塔（Licata）登陆，蒙哥马利的第八军团在锡拉库萨（Siracusa）附近登陆。

随着意大利军队崩溃，此区域的轴心国指挥官凯塞林意识到西西里的防守是绝望的。蒙哥马利北上墨西拿，迫使凯塞林在埃特纳火山的崎岖地带集结最好的德国师，以保护自己的退路。巴顿在南方为蒙哥马利的军队提供侧面防护，仅遇到少量意军抵抗。

结果，巴顿挥军北上，7月22日占领了巴勒莫。由于对蒙哥马利的缓慢速度不满，巴顿转而向西攻向墨西拿。但巴顿迅速连续遭遇德军防线，让他的进军速度也迟缓下来。

盟军越围越紧，凯塞林终于收到命令，轴心国军队可以从西西里撤退了，击退了盟军几次试图突破侧翼的战斗后，他于8月16日突围——一天后巴顿将军就赢得了和蒙哥马利的个人比赛，占领了墨西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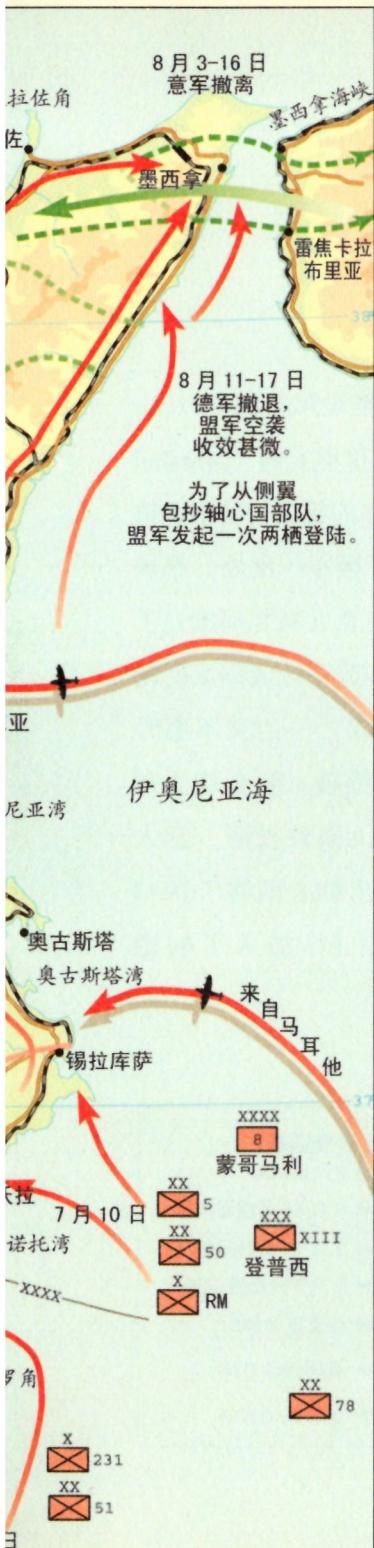
后北进到墨西拿（Messina）。巴顿的第七军团在西西里南部海岸登陆，从侧翼掩护蒙哥马利的进攻。墨索里尼本来准备仅用意军防守西西里，但等盟军到来时，两个德国装甲师前来助战，指挥官是陆军元帅阿尔贝特·凯塞林（Albert Kesselring）。

1943年7月10日，盟军出其不意地展开攻势，很多意大利师一触即溃。凯塞林发现问题后，将大多数部队撤回到埃特纳火山（Mount Etna）附近，试图守住回撤墨西拿和意大利本土的退路。因而，盟军的推进没有遇到任何抵抗。在遭遇埃特纳火山附近的凯塞林精锐部队之前，蒙哥马利先停军，重新部署了一番。在更远的西部，巴顿的第七军团碾压了意军的防守，于7月22日攻克了西西里北岸的巴勒莫（Palermo）。

两只盟军队伍都开向墨西拿，都想先一步攻克这个港口城市。但巴顿的队伍很快慢了下来，因为他遇到了德军。8月11日，德军留下一支断后的队伍，其余队伍通过狭窄的墨西拿海峡（Straits of Messina）回撤。盟军希望通过两栖作战切



左图：盟军行动前夜，战场上一名死去的德军士兵。到“火炬”行动开始时，非洲军团已经在撤退途中了。



进入意大利本土

1943年9月3日，蒙哥马利的第八军团越过墨西拿海峡，仅遇到轴心国军队的少量抵抗。6天后，第八军团的增援部队在塔兰托登陆，同样几乎没有遇到抵抗。

9月9日，马克·克拉克将军的第五郡实施“雪崩”行动（Operation Avalanche），在意大利的萨勒诺（Salerno）登陆。很多美军指挥官提议在北部重要城市那不勒斯登陆，但被驳回，因为萨勒诺在盟军的西西里空军基地的航程内。

萨勒诺群山环绕，为德国第29装甲投弹师提供了天然屏障，让第五军团难以进攻，整个行动几乎因此而失败。经过6天的激战后，美国第82空降师赶来增援，让盟军逆转了局面。

防御工事被完全压制后，德国第十军团向北撤退，在亚平宁山脉中的崎岖河谷建造了一系列防御工事。

这里的战斗让人想起第一次世界大战，盟军持续向北进攻，突破德军抵抗后抵达“古斯塔夫”防线——这里的防御很强大，德军甚至打算在这里无限期地拖住盟军。

断德军退路，但凯塞林还是逃走了。8月17日，巴顿击溃了零散的守军，率先来到墨西拿。

进入意大利

西西里的陷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7月24日，维克托·埃马努埃尔三世（Victor Emmanuel III）国王将墨索里尼撤职并逮捕，并让彼得罗·巴多里奥元帅（Marshal Pietro Badoglio）担任政府首脑。巴多里奥立刻寻求和盟军单独媾和的机会。德国意料到意大利会背叛，为应对即将入侵的盟军，德国往意大利增派了援军。此外，德国特种部队从山顶监狱中救出了墨索里尼。希特勒指使墨索里尼在意大利北部成立了法西斯傀儡政权。与此同时，巴多里奥则如履薄冰，一边希望和盟军达成倒戈的秘密协议，一边又不愿激怒希特勒。盟军接受意大利无条件投降，意大利退出轴心国并于1943年9月3日加入了同盟国。



萨莱诺登陆战

1943年9月9-16日

- 9月14日德军前线
- 9月11日盟军前线
- 9月9日盟军前线
- ← 德军运动方向
- 英军运动方向
- 美军运动方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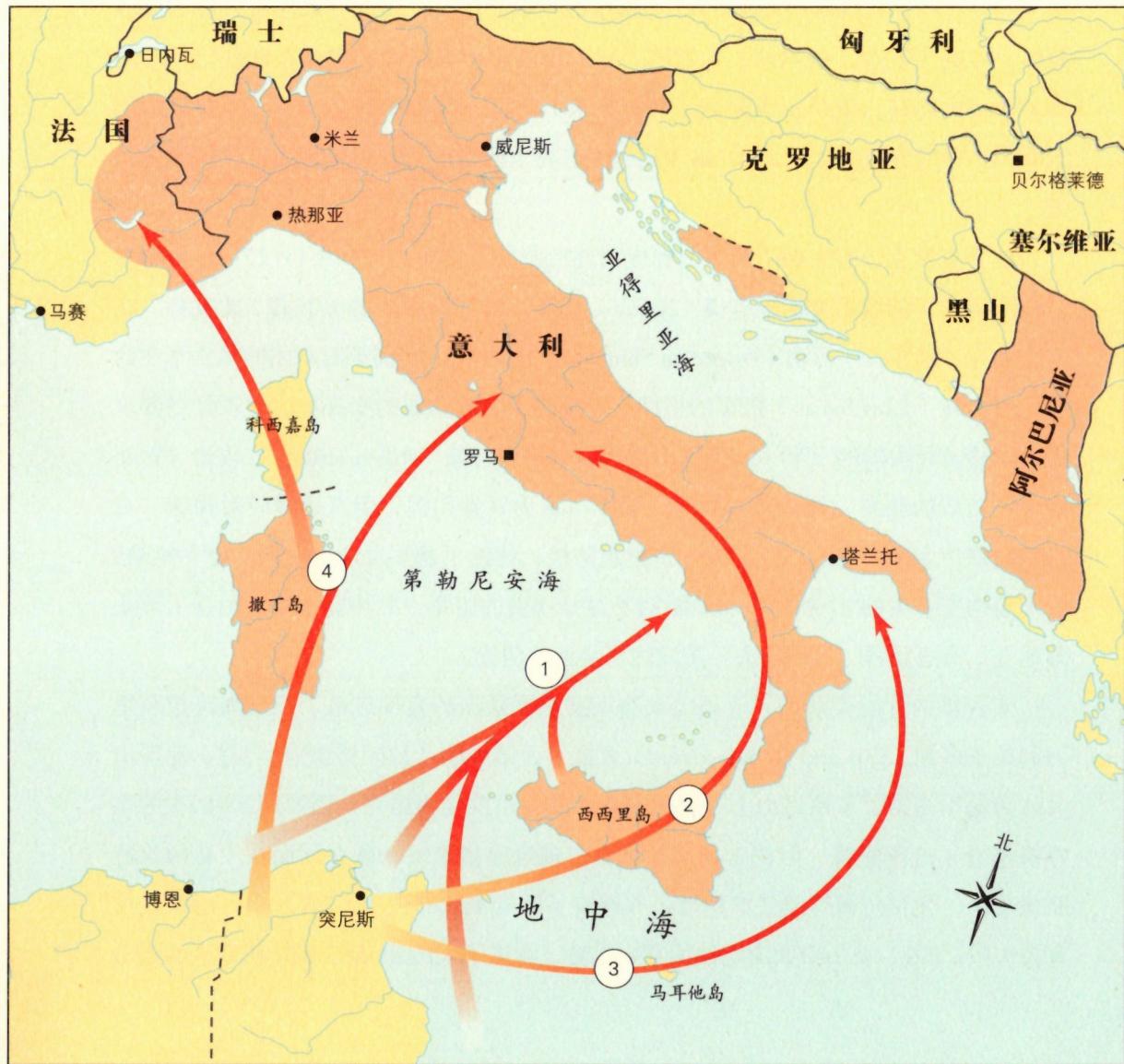


上图：美国第38步兵师第三步兵团士兵从登陆艇走下，在萨勒诺附近登陆。他们是增援部队，第一波盟军登陆部队在萨勒诺遭遇德国第29装甲投弹师的顽强抵抗。

同一天，蒙哥马利的第八集团军穿过墨西拿海峡，在意大利靴子的脚趾处^[1]登陆，未遇到任何抵抗。6天后，增援的蒙哥马利军队在塔兰托登陆，同样如入无人之境。盟军主力则在那不勒斯（Naples）南部的萨勒诺（Salerno）登陆，遇到顽强抵抗。英美第五军团（Anglo-American Fifth Army）在马克·克拉克（Mark Clark）将军的指挥下登陆，登陆地海滩群山环绕，因而德军很容易布防。德军第29师发动猛烈反攻，克拉克的军队几乎被赶回海里，但最终守住了后方指挥所的防线。经过6天的激战，克拉克的第五军团和从南方赶来的蒙哥马利会和。

[1] 意大利的版图看起来像个靴子，靴子的脚趾部位指的是卡拉布里亚（Calabria）。——译者注

德军且战且退，在亚平宁山脉（Apennine Mountains）的多石峡谷中展开了殊死抵抗。海因里希·维廷霍夫（Heinrich Vietinghoff）指挥的德国第十军团利用地形优势和高超的战术，让盟军寸步难行。与此同时，德国正忙着在卡西诺山（Monte Cassino）要塞构筑“古斯塔夫”防线（Gustav Line）。盟军遭遇了顽强抵抗，进展缓慢，几乎停滞不前，仅第五军团就在激战和坏天气中伤亡了9万人。



行动计划

1942—1943年

- ① “雪崩”行动（美国第五集团军）
- ② “贝叙事”行动（英国第八集团军）
- ③ “闹剧”行动（英国第八集团军）
- ④ 其他行动

安齐奥

1944年7月，盟军穿越利里河谷抵达卡西诺山——德军“古斯塔夫”防线网络的核心——以便为安齐奥登陆部队吸引注意力。

登陆在1月22日开始，让德国守军大吃一惊。在马克·克拉克将军的同意之下，盟军登陆部队并未前进，而是在海滩建筑防御工事。盟军错过了重要的胜利机会，必须面对“古斯塔夫”防线的直接攻击。

卡西诺战役

德军在“古斯塔夫”防线的位置，使得他们忽视了盟军会穿越低洼的利里河谷。卡西诺山最高处是一座中世纪的修道院，是防御网络的关键。1月，为了替安齐奥登陆转移注意力，克拉克的军队进攻利里河谷，但遭遇德军的猛烈抵抗。他认为德军利用修道院作为观测点，因而在2月派遣了200架次轰炸机摧毁了这个历史建筑，但随后的地面进攻还是失败了。

最终，在1944年5月中旬，盟军集结20个师发动主攻，试图将德国守军赶出防御的堡垒。

“古斯塔夫”防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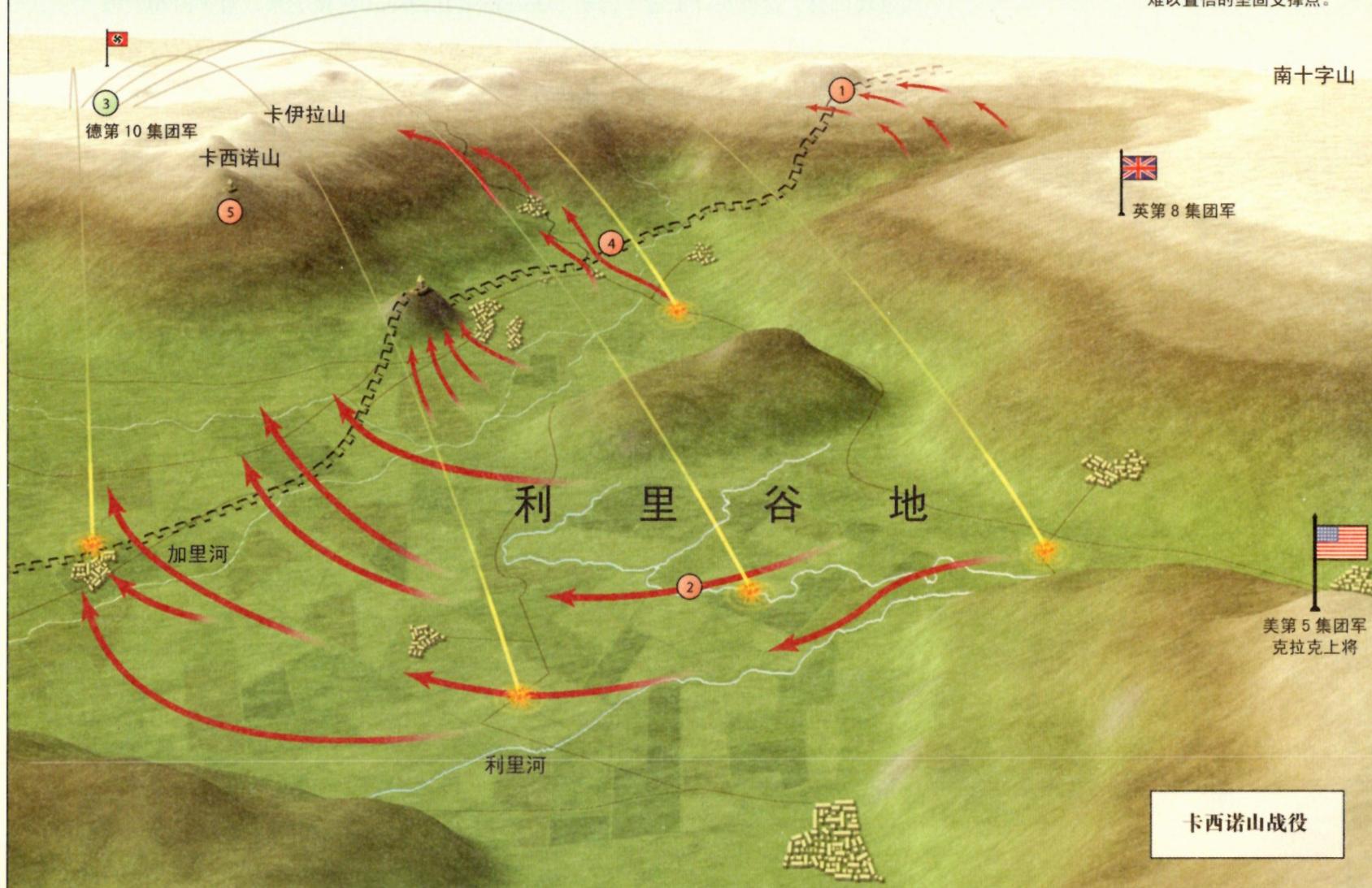
1943年末，意大利的盟军指挥系统进行了大调整。为准备诺曼底登陆，艾森豪威尔和蒙哥马利离开，留下亚历山大指挥意大利的盟军，而第八集团军则由奥利弗·利斯（Oliver Leese）将军指挥。德军的“古斯塔夫”防线令人生畏，拥有火炮掩体、混凝土贮仓、铁丝网、地雷阵，还有德国第十军团的15个师在此驻防。面对固若金汤的防线，亚历山大采用了两翼夹攻的方法，其中一翼是马克·克拉克的第五军团，他们穿过利里河谷（Liri Valley）进攻卡西诺山，这里是德军防御体系的关键。

尽管克拉克没有突破防线，但他成功地压制住了守军。1944年1月22日，盟军在“古斯塔夫”防线后方的安齐奥（Anzio）登陆，出其不意地发动了第二波攻势。在这次名为“鹅卵石”行动（Operation Shingle）的战斗中，美国第五军团的第六军在约翰·卢卡斯（John Lucas）将军的指挥下，登陆了防守薄弱的安齐奥。这项计划要求第六军移动到内陆30千米（20英里）远的阿尔巴诺丘陵（Alban Hills），攻击“古斯塔夫”防线的侧翼，逼迫敌军撤退。盟军自认为胜券在握，但凯塞林应对神速。克拉克允许卢卡斯在进入内陆前先构筑建筑防线，这给了德军反应的时间。德军集结9个师阻挡安齐奥的3个师，成功地阻挡了过分谨慎的盟军，并将盟军战士困在了滩头阵地上。迅速瓦解“古斯塔夫”防线的机会就此消失。

安齐奥的计划失败后，亚历山大决定发动更猛烈的直接进攻，但试图跨过利里河和拉皮多河（Liri and Rapido rivers）直抵卡西诺山的计划同样惨败。2月，亚历山大认为德军占据了卡西诺山上一座历史悠久的修道院作为据点，因而用200架次的轰炸机摧毁了这座建筑。但德军此前并没有占据这座修道院，现在反而在废墟内筑造防御工事，使得防御阵地更加稳固，并挫败了印度军队的进攻。2月20日，这次进攻宣告失败。3月，亚历山大决定使用空中优势，派遣了大约500架次轰炸机对卡西诺山

- ① 1月17日，克拉克将军下令发起正面进攻，夺取河流渡口，突破古斯塔夫防线。截至2月11日，进攻行动被迫取消。
- ② 盟军部队推进到利里谷地，周围山头是埋伏的敌军。
- ③ 在山顶上的德军军官的引导下，德军炮火对盟军部队进行了非常精确的打击。
- ④ 2月15日，盟军奉命发起第二轮进攻，决心摧毁卡西诺山上的修道院。
- ⑤ 2月15日，盟军摧毁了卡西诺山上的修道院。

2月16日，德军夺回修道院废墟，将其变成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坚固支撑点。



进行了狂轰滥炸。盟军希望在轰炸之后迅速推进到废墟城镇中，不给德军反应的时间，却被德军击退，损失惨重。

由于在“古斯塔夫”防线多次战败，再加上诺曼底登陆即将开始，所以盟军最高指挥部认为在意大利血拼不够明智。但亚历山大坚持己见，说服指挥部给他最后一次进攻机会，这就是“王冠”行动（Operation Diadem）。接下来，盟军的20个师在强大的火力掩护下，强攻实力悬殊但意志坚定的7个德军师。这次攻势的成功是盟军协作的成果。“自由法国”的军队在阿尔方斯·朱安（Alphonse Juin）的指挥下，



击溃了利里河以西崎岖地带的所有德军防线。德军认为这里的地形崎岖，所以并未布重兵防守，但法军不屈不挠地首次渗透了“古斯塔夫”防线。德军的阵地缺乏抵抗能力，开始撤退，但保卫战仍非常激烈。一支英军攻克了卡西诺镇，而波兰军队在5月18日终于抵达了顶峰，占领了修道院——应该说是占领了轰炸后的废墟。

撤退和解放罗马

经过激烈战斗，盟军取得了又一场胜利，但损失惨重。稳固了安齐奥滩头阵地后，亚历山大派遣克拉克深入内陆，前往瓦尔蒙托内（Valmontone）。只要占据了重要的三岔路口，就能切断“古斯塔夫”防线撤退德军的路线，消灭逃往北方的德国第十军团。但克拉克另有想法，他想让自己的部队享受接访罗马的荣耀，而罗马就在北部53千米（33英里）外，因而克拉克派遣主力北上，只留下一小股部队前往瓦尔蒙托内。克拉克的薄弱兵力无力阻挡德军逃跑。为避免罗马城被摧毁，凯塞林命令罗马门户大开。6月4日，克拉克的军队到达意大利首都，但错过了全歼德军的机会。

维廷霍夫的第十军团继续向北撤退，在崎岖地带熟练地实施阻滞战术。德军的殿后部队和盟军保持距离，而盟军则因为攻占意大利重要城市里窝那（Leghorn）和佛罗伦萨（Florence）而延误了战机，未能追上并摧毁疲惫的德国守军。盟军先被阻挡在罗马北部的维泰博防线（Viterbo Line），后又被阻滞在佩鲁贾（Perugia）附近的阿尔贝特防线（Albert Line），德军成功地利用有利地形将盟军拖入激战。与此同时，德军从苏德前线调回的增援部队逐渐抵达，重新构筑了另一个德军防线——哥德防线（Gothic Line）。德军成功地向北撤退240千米（150英里），抵达亚平宁山脉。

向北挺进

突破“古斯塔夫”防线后，克拉克可以从安齐奥往东切断德军，但他选择了北上罗马。凯塞林宣布罗马不设防，6月4日，意大利首都未开一枪就被占领。这个胜利很利于宣传，但维廷霍夫（Vietinghoff）的第十军成功逃脱了。

德军利用威尔伯防线（Vierbo Line）和艾伯特防线（Albert Line）延缓盟军速度。在史诗般的240千米（150英里）大撤退中，德军增援部队从东部战线赶来，并在佛罗伦萨（Florence）北部组织了又一个重要防线——哥特防线（Gothic Line）。



亚历山大的小事

诺曼底登陆之后，意大利的混战变成了无关紧要的小事。亚历山大在西部的持续战斗中损失了越来越多的兵力，战事让他备感沮丧，但仍希望能在1944年攻克哥德防线、战胜意大利的残余德军。亚历山大甚至希望跨越阿尔卑斯山（Alps）到达维也纳。尽管他的期望不切实际，甚至希望精简部队——现有25个同盟国的军队，但亚历山大能够策划一次突破哥德防线的行动了。尽管被盟军的推进速度震惊了，但德国第十军团还是顽强抵抗，限制了盟军的突破。最终，德军的顽强、盟军的疲惫和冬季的恶劣天气联合阻挡住了盟军的进攻。

胜利

1945年，意大利的盟军无论是兵力还是物资都拥有压倒性的优势。1945年4月9日，平静了3个月后，英国第八军团在理查德·麦克瑞（Richard McReery）将军的指挥下，攻打了德国在博洛尼亚（Bologna）城外的里诺河和塞尼奥河（Reno and Senio rivers）的防线。另外，英军出其不意地在科马基奥湖（Lake Comacchio）实施了一次两栖作战，迫近了德军防线的侧翼。仅仅10天后，英国第八军团突破了德军最后一道重要防线，前方是一马平川。克拉克的第五军团则在西部朝北方的帕尔马推进。

形势令人绝望，维廷霍夫请求将被困部队撤退至波河（Po River），依靠天然屏障防御，但被希特勒拒绝。维廷霍夫意识到情况危急，因而违背了希特勒的命令，但为时已晚。盟军意识到德军的企图，猛冲向波河，并先于德军抵达，成功阻隔了德军。盟军大获全胜，意大利境内的德军土崩瓦解。维廷霍夫意识到大势已去，主动联系盟军，并于1945年5月2日无条件投降。

墨索里尼这个曾经强势的独裁者，如今只是希特勒虚拟法西斯帝国的傀儡，眼



上图：一队自由法国巡逻兵讨论战斗计划。英、法、美军的联合行动在北非首次得到检验。

下图：莽撞的乔治·巴顿将军，他这次没带那两支著名的镶有珍珠的手枪。他将要把他在北非的成功经验带到登陆欧洲的准备工作当中。





见局势已经崩溃，他逃亡瑞士（Switzerland）。意大利人厌倦了战争和德国的操控，意大利游击队则在阿尔卑斯山脉的崎岖山地中搜寻，4月28日，一队游击队俘虏了墨索里尼和他的情妇克拉拉·贝塔奇（Clara Petacci），并枪毙了他们。

战争结束了，但有个问题值得思考：意大利之战是否值得如此奋战和牺牲呢？显然，丘吉尔认为意大利是轴心国的“软弱腹部”的判断是错误的。意大利的战斗旷日持久，但它只是德国战略中的边际效应。有些历史学家批评，盟军在意大利作战实际上给西线的德军输送了宝贵的物资。但代价究竟如何？西西里登陆——或者说是进入南部意大利的行动——德军以较小的消耗牵制了大量盟军。而盟军北进的时候，则被少量德军利用地形优势牵制住。总而言之，意大利的盟军本可以在别处有更大的用处。



盟军得胜

尽管德军试图在哥特防线坚守到冬天，但盟军迅速在9月将这个强力防线打开了一个缺口。德军大吃一惊，但战斗力不减，后退到博洛尼亚南部的崎岖地带，准备冬天的战争。

1945年4月9日，盟军再次进攻。曾经在阿拉曼战役中大显身手的第八军团在东部进攻，于博洛尼亚附近突破防线，而美军则在西部打破了德军防线。眼见寡不敌众、缺少补给，维廷霍夫请求撤退到波河的天然防线后。但希特勒不顾现实情况，断然拒绝，迫使维廷霍夫只能自谋生路。

德军已经无法再进行军事行动了。德国第十军团已被消灭，维廷霍夫只能商讨一下投降的条件。1945年5月2日，德军在维罗纳（Verona）城外无条件投降，意大利的战争至此结束。

部分美军北上，和南下奥地利的军队会合，参加几天后在布伦纳山口（Brenner Pass）进行的战斗。

左图：在奇斯泰纳一幢倒塌的建筑物内，一名美军士兵在阵位上用M1“加伦德”式步枪进行认真瞄准。1944年5月25日，美国第5集团军攻克了奇斯泰纳，轴心国部队被逐出城市。

右图：法国南部的一支美军坦克队伍。美军热切希望通过意大利运送军队和装备——他们的首要目标是对付德国，第二重要的目标就是这个。1944年8月在法国南部登陆的行动是“龙骑兵”行动，但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喜欢称之为“强迫”行动，因为他更希望在希腊或巴尔干半岛登陆。



西部战线

1944年6月6日，美国、英国和加拿大军队在诺曼底海滩登陆，在西欧开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场。经过几个月的艰苦战斗，打开了通往柏林的道路，但盟军的后勤和德国的顽强抵抗使得战争没能在1944年结束。寒冷的冬天延长了战争，1945年5月战争才会结束。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西部战线比1914—1918年的战争更复杂。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西部战线的主要冲突始终是法国和比利时之间的冲突，参战各方也都认为这里才是最重要的威胁，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模式很不一样，前三年多在西北欧地区都没有重要的战斗。

西部战线的第一阶段并没有多少实际战斗，因而被称为“虚假战争”（Phoney War）。英法军队一直在训练。直到1940年2月才改变，当时希特勒下令入侵挪威（Norway）以便获得铁矿。1940年4月，德军入侵丹麦（Denmark）和挪威。丹麦几乎马上就投降了，因而英法派军前往协助挪威。尽管盟军取得了一些成绩，但到5月初，盟军的主力部队被迫开始撤退。

下图：登陆西西里的英军士兵在晾晒衣服。他们在非洲沙漠里获得了和德军战斗的经验，现在又准备在欧洲大陆打败德军。

英法联军的进军顺序因为德军在1940年5月10日入侵低地国家而急剧改变。荷兰自从1830年就再也没打过仗，因而被入侵四天后就投降了，德国空军紧接着对鹿特丹进行了大规模恐怖轰炸。比利时军队相当英勇地抵抗入侵德军，但由于法国和英国要保持中立立场而拒绝派兵进入比利时，比利时孤木难支。当英军和法军终于派遣部队抵达德尔河协助防守的时候，德军能从荷兰进军，侧面包围了盟军，迫使盟军撤退。比利时在5月28日投降，英法军队撤退到英吉利海峡沿岸。英军主力抵达敦刻尔克，由于判断失误，希特勒让装甲部队停了很长时间，让英军得以撤退。敦刻尔克大撤退是一次非凡的成功（尽管对盟军而言是一次惨败），



因为成功撤退了超过33.5万的英军和法军。

孤立的英国

在此时，随着法国的陷落，西部战线的前线可以说转移到了英国的南岸。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不同，这次的前线不是陆地而是天空。英国皇家空军在不列颠之战的胜利确保德军无法入侵——至少在1940年不能。随着德军在1941年6月入侵苏联，西部战线的战斗几乎都是空战，皇家空军的轰炸机奉命轰炸德国。这些空袭的目的是开辟“第二前线”，把战火引到敌国，也是因为英军在短时间内还无法重返欧洲大陆。美国参战意味着登陆欧洲成为可能，但这也需要准备时间。此时在法国有很少的一些战斗，比如针对圣纳泽尔和布鲁纳瓦尔（St Nazaire and Bruneval）的突袭，有效提升了平民的士气。加拿大军队在迪耶普战役中的灾难尤其重要，它的教训为诺曼底登陆提供了参考，在未来拯救了很多生命，但这些奇袭都不是为了在欧洲大陆建立桥头堡，所以实际的前线还是英吉利海峡。一切都在1944年6月登陆法国的战斗后改变了——这次是传统意义上的“前线”了，英美联军（以及盟国军队）一步步逼退德军，直到1945年最终击败他们。

全球策略

在1941年年中以前，第二次世界大战都不能算是全球性冲突。尽管在德国入侵苏联时，美国并未参战，但它在大西洋战场上的表现表明，美国并不是完全中立的。和英国签订的租借协议，以及美国海军的中立巡逻——包括通报U型潜艇位置（让前往英国的船只避开它们的威胁）、用深水炸弹对付德国潜艇——都让希特勒认为美国已经不宣而战。日本偷袭珍珠港，让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不再进退两难，对德宣战，而希特勒也向美国宣战。

全球视野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地理范围是极其巨大的。几乎所有地方都在全球策略中扮演角色，英国和美国之间的海洋航线尤其重要。由于盟国认为德国是第一优先要务，所以很难说太平洋战场是美国最重视的区域。

美国是全球策略的核心，因为它强大的工业生产能力使得它可以同时推动太平洋和欧洲西部的战争。尽管苏联工业在军工生产方面比美国更突出，但苏联红军还是要仰仗美国生产的卡车和吉普车。由于苏军在背后对德军实施了猛烈打击，英美联军登陆欧洲就成了全球策略的首要关注点。一旦威胁更大的希特勒德国被击败后，日本就要见识美国战争机器的全部威力了，那场战争将在1945年8月达到顶点。

苏联

中国

蒙古

印度

尼泊尔

加尔各答

锡兰

缅甸

暹罗

马来西亚

荷属东印度

法属印度支那

满洲

北平(北京)

上海

东京

香港

菲律宾群岛

关岛

马里亚纳群岛

加罗林群岛

新几内亚

所罗门群岛

珊瑚海

斐济群岛

布里斯班

悉尼

墨尔本

珀斯

澳大利亚

印度洋

新西兰

奥克兰

中途岛

夏威夷

太平洋

费尔班克斯

阿拉斯加

阿拉斯加公路

道森克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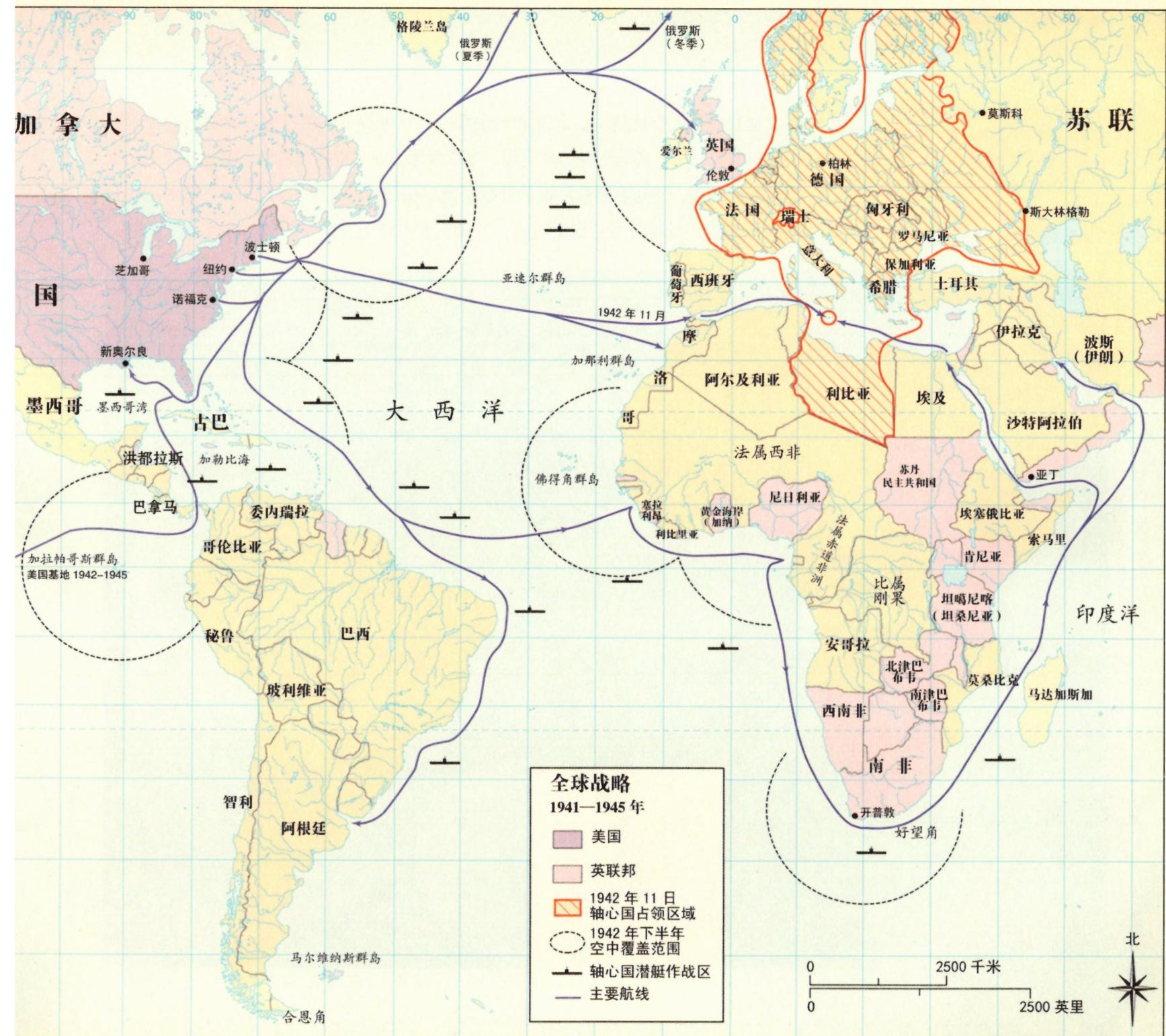
温哥华

西雅图

旧金山

洛杉矶

圣迭



下图：这张地图曾被诺曼底登陆策划者使用，用来标示运输、护送盟军舰队穿越海峡抵达诺曼底海滩的航线。每条航线都要秘密地避开德军地雷，护航队两旁各有军舰，以免遭到德国潜艇或快速攻击艇的袭击。护航队还拖着人造海港，以免被海峡中的暴风雨拖累。

英国和美国达成协议，击败德国是优先考虑事项，美军和英国在大西洋战场上联手加强攻势，与此同时，北非和地中海的战斗取得了一些进展：突尼斯的德军在1943年投降，同一年盟军登陆意大利。苏联领导人斯大林持续施压，要求开辟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场，意味着登陆欧洲的计划必须尽快制订，最终于1943年5月商定在1944年展开行动。登陆欧洲计划完成后，美国在太平洋上开始实施“越岛作战”计划，

160

一步步逼近日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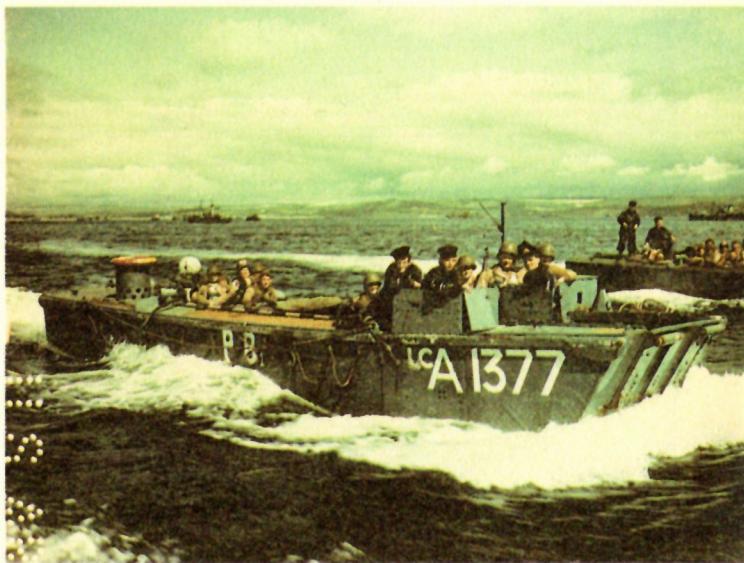
哥萨克计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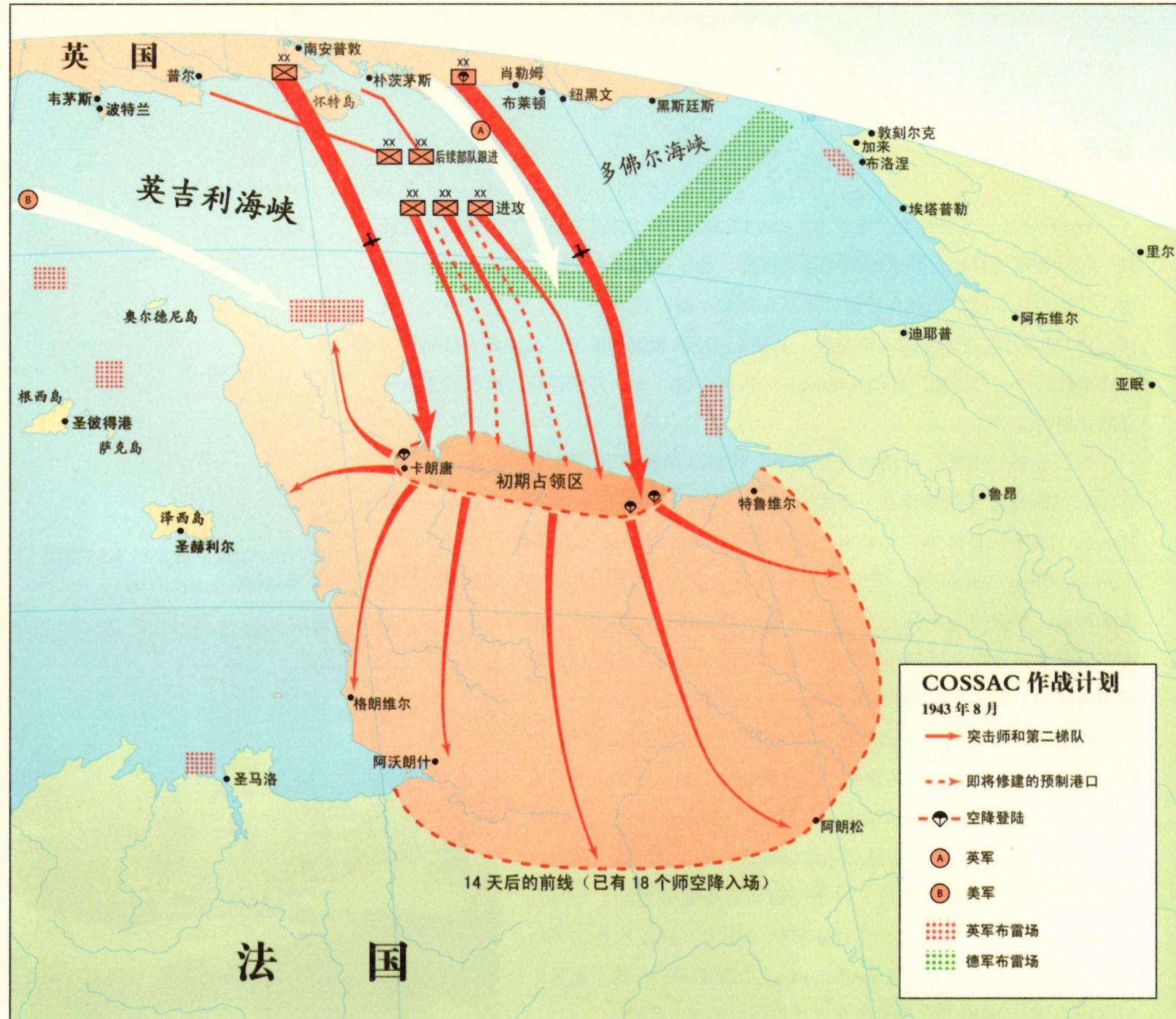
1943年1月，英美在卡萨布兰卡（Casablanca）举行会议，制订了未来的作战计划，包括盟军的目标是要求德国无条件投降。为了达到这个目标，登陆西欧是必要的。美国自从参战以来就在计划，最早在1942年就已经准备登陆，但结果触动了英国。1942年8月在迪耶普的灾难突袭，说服美国应该暂缓开辟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场，但作战计划——“围捕”行动（Operation Round Up）——并未停止，而是成为未来登陆计划的基础。

为了完善“围捕”行动的必要细节，让行动顺利展开，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和罗斯福总统同意设立一个联合规划参谋部。弗雷德里克·摩根（Frederick Morgan）爵士被任命为“（未来）盟军最高统帅的参谋长”（Chief of Staff to the Supreme Allied Commander，简称COSSAC），负责制订登陆计划，但行动的最高统帅尚未指定。摩根的人员确定后，第一个任务就是挑选登陆地点。大家都同意登陆地点必须要有空旷、开放的海滩，最终决定在加来海峡（Pas de Calais）、布列塔尼（Brittany）、诺曼底之间选择。

从英吉利海峡到加来海峡的距离最短（这里到德国的距离也最短），但也有一些反对的意见。首先就是这个地点显然是登陆的好选择，所以德军一定会严加防守；其次，这个海滩的出路比较难走，这就让装甲部队和重装部队难以推进。很快登陆地点就限定在比利时海岸或塞纳河港口，以便使这些装备能够登陆。最终，肯特港不够大，无法满足全部登陆舰队的要求，只能从朴次茅斯（Portsmouth）和南安普顿（Southampton）加派船只——这个航程中超过160千米（100英里）的地方都在德军炮台的攻击范围内。

下图：1944年春，一艘美国海军船只在英吉利海峡演练诺曼底登陆行动。





加来海峡被放弃后，注意力都转向了布列塔尼。尽管“（未来）盟军最高统帅的参谋长”赞成在布列塔尼登陆，但海军表示反对，因为这个地区多发猛烈风暴，会严重影响登陆。除了这些考量之外，布列塔尼到德国的距离遥远，盟军从英国空投补给的后勤保障将面临严峻挑战，最终“（未来）盟军最高统帅的参谋长”选定诺曼底作为登陆地点。1943年6月，登陆地点确定，“围捕”行动更名为“霸王”行动（Overlord）。由于斯大林的要求，登陆的时间被设定在1944年5月。

诺曼底

1944年6月5日，由于天气糟糕，行动临时取消，最终“霸王”行动在6月6日展开。空降部队遭遇了一些麻烦，尽管滑翔机的空降很成功，但伞兵部队被空投到各地，用了很长时间才各自找到自己的部队。海军在五个海滩登陆，分别是利剑、朱诺和黄金（英军和加拿大军队），以及奥马哈、犹他（美军）。其中四个海滩的登陆都没遇到大麻烦，只有奥马哈海滩遇到困难。为登陆提供掩护的装甲部队距离海滩太远，而主力坦克又陷入泥沼。遭遇顽强抵抗后，似乎6月6日只能放弃奥马哈海滩了，但到了夜里，危机解除，奥马哈海滩和其他海滩一样成功登陆，只是这沉重的一天里共有3000盟军伤亡。

上岸后，盟军先要守住海滩阵地。到6月10日，五个登陆地区合而为一，美军已经向内陆的瑟堡（Cherbourg）推进。英国进攻卡昂（Caen），但遭遇顽强抵抗，三次进攻都无功而返。但这些进攻让德军疲于应对，被钉死在原地，给了美军可乘之机去增强兵力、做好攻击准备。

突圍计划

1944年6月18日，陆军元帅蒙哥马利发布命令，要求在5天内由英军攻克卡昂、

“霸王”行动

为了准备“霸王”行动，英国南部的大部分地区都成了军事训练营：到1944年5月，大约有150万美军扎营于此，另有5万辆坦克。有175万英军和数十万来自大英帝国及其殖民地、占领地国家的军队，也将参与登陆欧洲的作战。

美国国内还有另外100万士兵，一旦登陆法国、成功占领合适港口，他们就会立即被运送过来。

登陆计划包括空降突击，以便保护登陆地区的侧翼。第一天有3个师登陆海滩，其后还有更多部队。一旦滩头阵地稳固，就要占据卡昂，同时由英军牵制住德军，美军则进入法国境内。

艾森豪威尔被任命为盟军总指挥后，“（未来）盟军最高统帅的参谋长”并入了“盟国远征军最高统帅部”（SHAEF）。陆军元帅蒙哥马利负责指挥登陆军队，并对计划进行了数次改进。蒙哥马利将3个师的登陆部队增加到5个师，其中英国/加拿大部队负责3个海滩，美国部队负责另外2个海滩。



两个前线

1944年6月6日诺曼底登陆实施时，希特勒仍控制着大部分欧洲。要想避免全盘皆输，希特勒只能寄希望于和西方盟国达成单独的和平协议，以便全力对付苏联红军。当希特勒痴心妄想的时候，盟军却只会接受无条件投降这个可能性。

一旦盟军在诺曼底站稳脚跟，解放西欧的战争就正式开始了。盟军此时从西欧、意大利、东部战线同时向德国施压，意味着德军行动的时间和空间都很有限了。希特勒越来越认清形势，让他的军队为了毫无希望的位置而不必要地牺牲，还莫名其妙地发动了阿登高地攻势（Ardennes Offensive），这种行动根本不可能实现目标。他认为盟军失去了安特卫普（Antwerp）就要求和的想法也是站不住脚的。

因此，到1944年9月，德军已经被赶出了苏联、法国、比利时和意大利大部。尽管战争还要进行8个月，但结果已经注定了。德国现在四面楚歌，所以它被侵入、被击败、被占领已经无可置疑，只是时间早晚罢了。





美军攻克瑟堡。由于天气恶劣，行动未能及时展开，美军直到6月27日才攻下瑟堡。英军攻打卡昂的战斗由于遭到德军反抗而挫败，但也牵制了另外两个德国装甲师加入防御，让他们无暇他顾。

6月末，超过87.5万兵力登陆诺曼底，但指挥官之间对于究竟该以何种速度实施行动意见不一。到7月初，各登陆部队深入内陆都不足24千米（15英里），只达到初始计划的1/5。军队中的恐惧情绪滋长，到7月第2周，似乎只有蒙哥马利这个指挥官还感到乐观了。7月10日，他下令从诺曼底突围。奥马尔·布拉德利将军的美国第一军攻打阿弗朗什（Avranches），之后美国第三军团（第八军）的一部分进攻布列塔尼。米尔斯·登普西（Miles Dempsey）爵士的英国第二集团军则攻向卡昂东部的郊野。

登普西在7月18日开始了名为“佳林”行动（Operation Goodwood）的攻势，作为配合，第二天布拉德利开展“眼镜蛇”行动（Operation Cobra）。7月19日攻克圣洛（StLô）后，布拉德利无法展开进攻，因而“眼镜蛇”行动只能推迟到7月24日再开始。

7月19日下午，就在胜利近在眼前的时候，“佳林”行动的部队遭遇了猛烈抵抗，被阻隔在伯格布斯山（Bourgébus Ridge）。7月20日的一场大雨让进攻彻底陷入停顿。看起来“佳林”行动已经完全失败了。事实上，蒙哥马利牵制德军装甲部队的目标已经实现了。现在，13个德国师正面抗击英军，另外9个师在对抗美军，其中只有两个是装甲师。

“眼镜蛇”行动的开端也不顺利：美军炮火集中落到敌军阵地，试图摧毁敌军炮火，避免美军被炸。但是轰炸摧毁的是超过60%的装甲教导师。到第一天结束时，美军前进了大约3600米（4000码）。美军攻势继续，7月27日，美国第二装甲师打开一条路，进入旷野：终于成功突破了。

盟军完成突破后，显然德军面临着被包围的危险。8月3日，希特勒下令装甲部队在莫尔坦（Mortain）附近对乔治·巴顿将军的军队发起攻击。希特勒的计划似乎

突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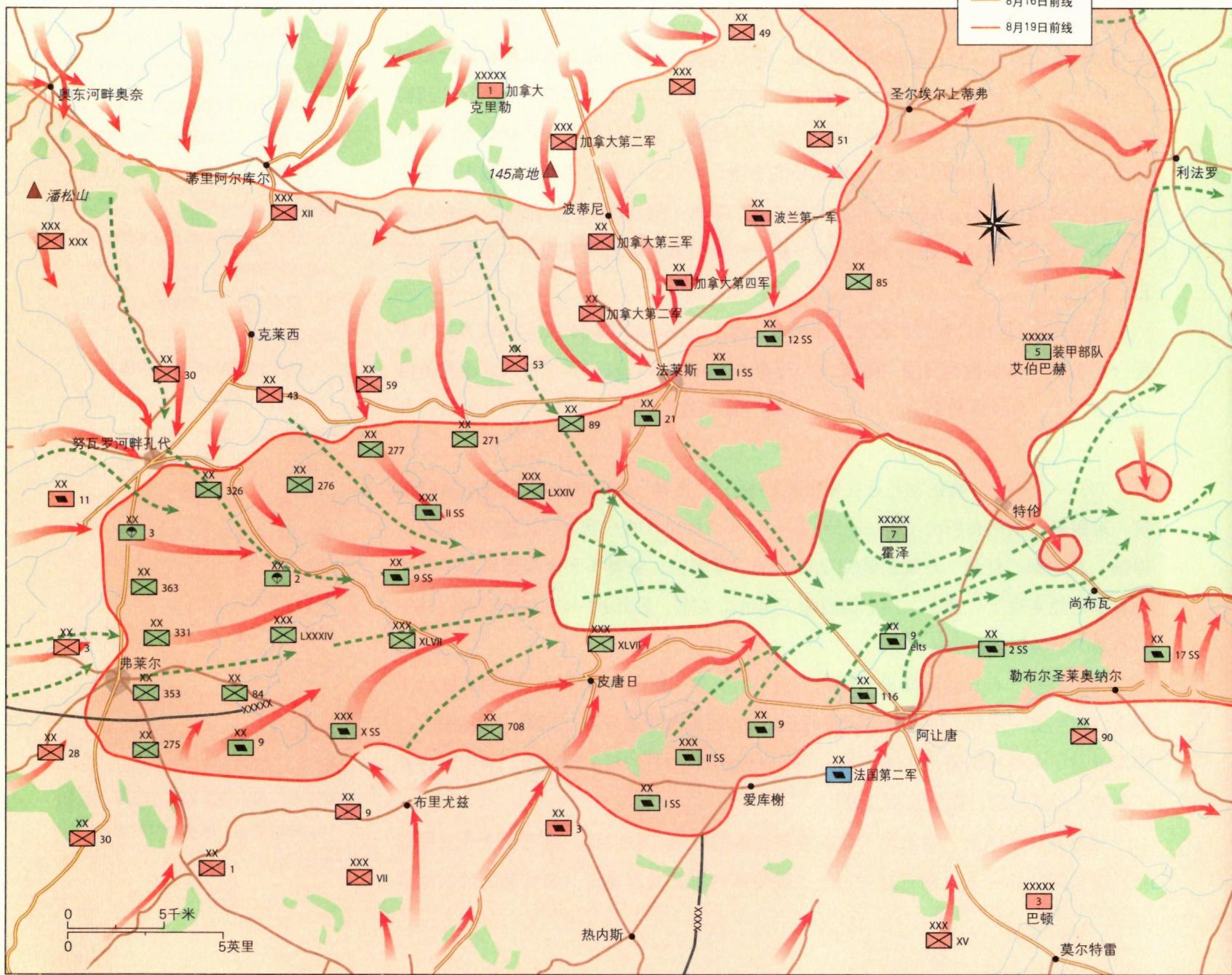
到1944年7月，盟军关于诺曼底突围计划争论不休，因为德军似乎能够阻挠盟军的所有可能的行动。盟军进展缓慢，因为守军占据了有利地形，而英国和加拿大军队在夺取卡昂（Caen）的战斗中也遇到了相当大的抵抗。

然而，尽管无法否认英军在对抗德军时被拖延、被挫败，但也达到了预定目标：让德军无法加强对美军的抵抗。

美军试图突破的“眼镜蛇”行动最开始的处境很不利，7月25日晚，艾森豪威尔担心攻势可能失败。但是“闪电乔”·柯林斯（‘Lightning Joe’ Collins）将军的第七军团刺穿了德军阵线，并持续对敌军薄弱阵地发起冲锋。经过50天的激战，美军终于实现了长期渴望的突破。7月30日，美军进入布列塔尼（Brittany）。

然后乔治·S·巴顿将军的第三军团穿过阿弗朗什（Avranches）的缺口，开始把战场快速推进。巴顿的军队撕开德军的后方区域，到1944年8月6日，诺曼底突围终于实现了。

法莱斯包围战
1944年8月6—19日
— 8月6日前线
— 8月16日前线
— 8月19日前线



很简单——四个装甲师从科唐坦半岛（Cotentin Peninsula）攻到阿弗朗什，将巴顿的军队一分为二。这个行动能让盟军立刻停下。

这个计划的难处在于它完全没有考虑盟军的空中火力。德军将领被希特勒的计划吓倒，因为他们知道发动进攻将会有什么样的结局。当116装甲师的指挥官拒绝执行进攻命令时，他被撤职了。

不过进攻还是在8月6日开始了，德军控制了莫尔坦，但无法控制镇子东部的高地，8月7日黎明，英美的战斗轰炸机对德军阵地进行了持续轰炸。莫尔坦攻势宣告失败，盟军有机会在诺曼底包围并歼灭德军。盟军大胜可能只需一两天：既可以在阿让唐-法莱斯（Argentan-Falaise）地区封锁德军，也可以在塞纳河沿岸形成一个更大的包围圈。前一个计划率先实施，德军在莫尔坦战败后，撤退到美军在阿让唐布置好的口袋里，而加拿大第一军则已经准备好在法莱斯堵截。希特勒一开始拒绝撤退，但陆军元帅范·克鲁格（von Kluge）无视命令，下令全线撤退。但这对德军而言还是太晚了，因为陷阱的袋口很快就收紧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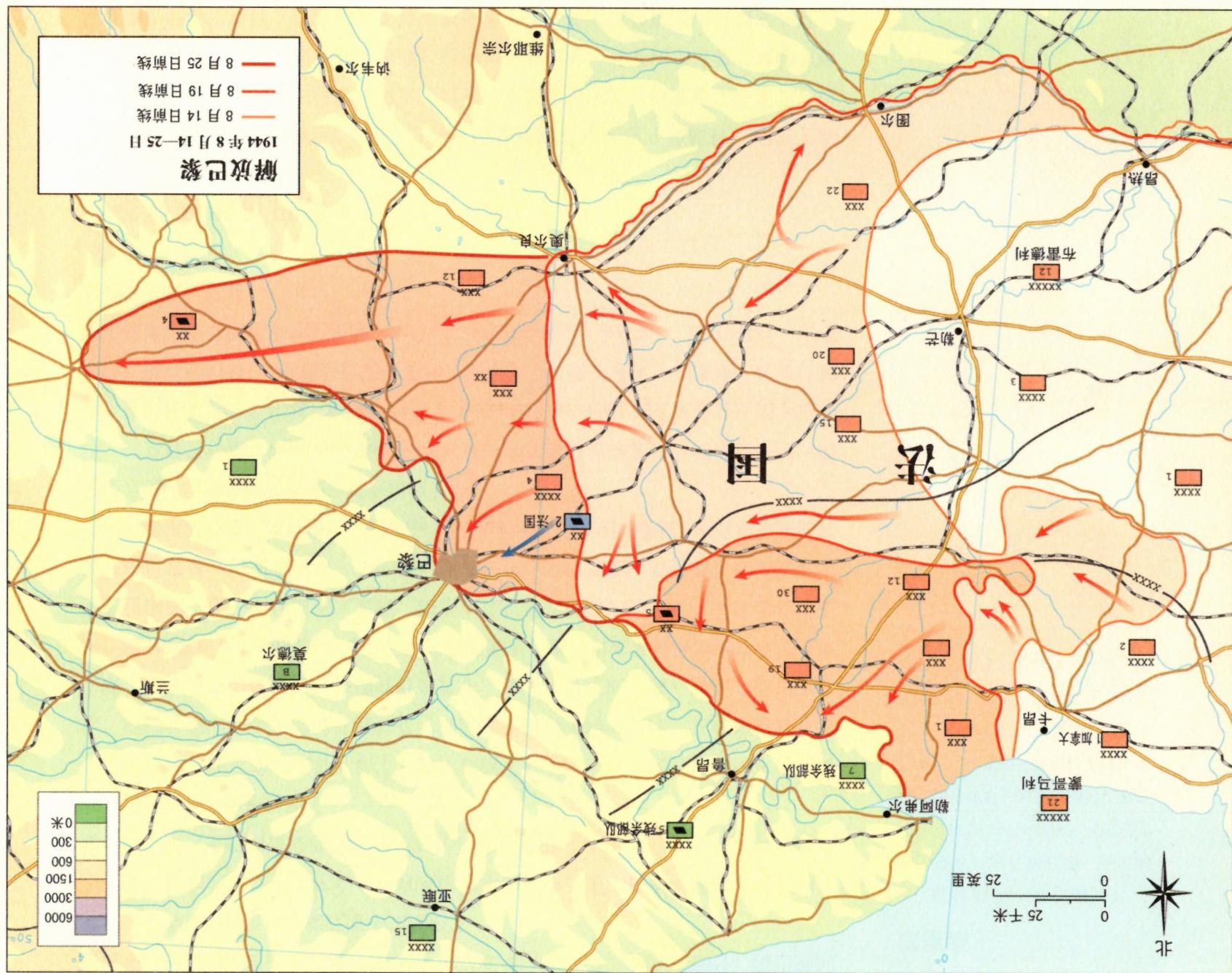
“总计”行动（Operation Totalise）中要求率先到达法莱斯的计划已经失败，但这个要求还是下一个计划“温顺”行动（Operation Tractable）的先决条件。盟军进展缓慢，但在8月15日，也就是攻击一周后，加拿大军队终于进入了法莱斯。趁着口袋还未扎紧，德军理智地决定撤退，大约4万军队成功撤走。8月20日口袋扎紧后，法军立刻前去收复巴黎。

法莱斯和解放巴黎

法莱斯的口袋收紧的前一天，巴黎居民受到附近地区战斗的鼓舞，爆发了起义。艾森豪威尔并不急于进攻巴黎，因为它的军事价值不高，但戴高乐的压力，以及共产主义势力可能控制巴黎的危险，迫使他改变想法。几周前华沙起义被德军镇压让斯大林饱受批评，艾森豪威尔可不愿也落下一个冷酷无情的名声。盟军开赴法

法莱斯

德军的莫尔坦反攻失败，给了盟军机会在阿让唐-法莱斯（Argentan-Falaise）区域包围诺曼底的德军。美军进逼阿让唐的时候，加拿大第一军也在朝法莱斯进攻。第一次试图接近法莱斯的行动失败了，但第二次攻势在1944年8月15日展开，加拿大军队终于进入了法莱斯。



国首都，菲利普·勒克莱尔（Philippe Leclerc）的法军第二装甲师已经率先侦察了这座城市。紧跟勒克莱尔的是美国第四师。

1944年8月24日，第一批法军抵达巴黎，第二天早上，第二装甲师余部抵达。同一天，巴黎被攻克，24小时后，戴高乐耀武扬威地进城。希特勒本来下令夷平巴黎，但巴黎卫戍部队指挥官迪特里希·冯·肖尔蒂茨（Dietrich von Choltitz）拒绝执行，因而勒克莱尔将军的军队得以收复大体完整的巴黎。

法国南部和1944年9月进军

最初的“霸王”行动需要在法国南部进行一次登陆，以便让法国两个地方的登陆大军夹击德军。尽管德黑兰会议同意了该计划，但没有确定具体的行动时间（代号“铁砧”），因为无法在诺曼底登陆之外再调拨足够的船只。艾森豪威尔确认该计划应该在“霸王”行动之后展开，直到6月11日的时候，丘吉尔终于放弃了这个计划，转而要在巴尔干半岛登陆。

罗斯福拒绝了这个建议，他对丘吉尔说，对美国而言，在巴尔干登陆很不受欢迎。由于这一年是大选年，显然丘吉尔不会成功，但英国首相还是和艾森豪威尔单独会谈，试图更改计划，被艾森豪威尔拒绝了。丘吉尔开玩笑地说，他是被迫接受登陆计划的，行动应该改名为“龙骑兵”（这个词也有被迫的意思），但行动计划组的人没有领会这个玩笑，认真地把行动改成了“铁砧-龙骑兵”（Anvil-Dragoon）

8月10日，登陆舰队确定了地中海多个港口的登陆地点，并确定登陆突击队在8月14日夜展开进攻。登陆前在勒米伊（Le Muy）空降了一支队伍控制这个交通要道。部分伞兵未能降落在指定地点，正好落在德国62军（German LXII Corps）的指挥部。伞兵们抓住这个机会袭击了指挥部，防止了德军协同攻击抢滩登陆部队。勒米伊在第二天被攻下。主力部队在8月15日凌晨5点50分登陆，进展顺利。8月17日，德国指挥部签发命令，要求德军放弃法国南部（除了港口），开始撤退。

巴黎

趁着包围圈还有缺口，法莱斯的德军合理地进行了有序撤退，大约4万人逃脱。包围圈合围后，法军前去重夺巴黎，而巴黎现在已经开始造反了。希特勒下令将巴黎夷为平地，但命令没有执行。尽管经过了几天战斗，但勒克莱尔将军的军队进城时，巴黎基本安然无恙。

“龙骑兵”行动

“铁砧-龙骑兵”行动更多是整治行动，而不是军事需要，其目的是为了确保南部法国的政权已经得到承认（防止抵抗军中的共产党建立政权）。这次行动由法国-美国发动，有少量的英军参与。首批大约9.4万士兵从那不勒斯（Naples）登船被运输到行动地点，登陆后只遇到很小抵抗。德军几乎无力战斗，很快就向北方撤退，以便守卫德国本土。

下图：在这张拍摄于1944年10月的照片上，三个疲惫不堪但心情愉快的美军士兵一边抽着香烟，一边等待着运输机将他们运回后方，享受寥寥数日的短暂休息。他们三人从1944年6月12日以来就一直在前线作战。诺曼底登陆期间的惨烈战斗使双方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很有必要给部队一些休息和恢复的时间。



意大利



法国南部登陆
1944年8月

- ← 盟军进攻
- 德军反攻
- 德军据点
- 德军撤退





布鲁塞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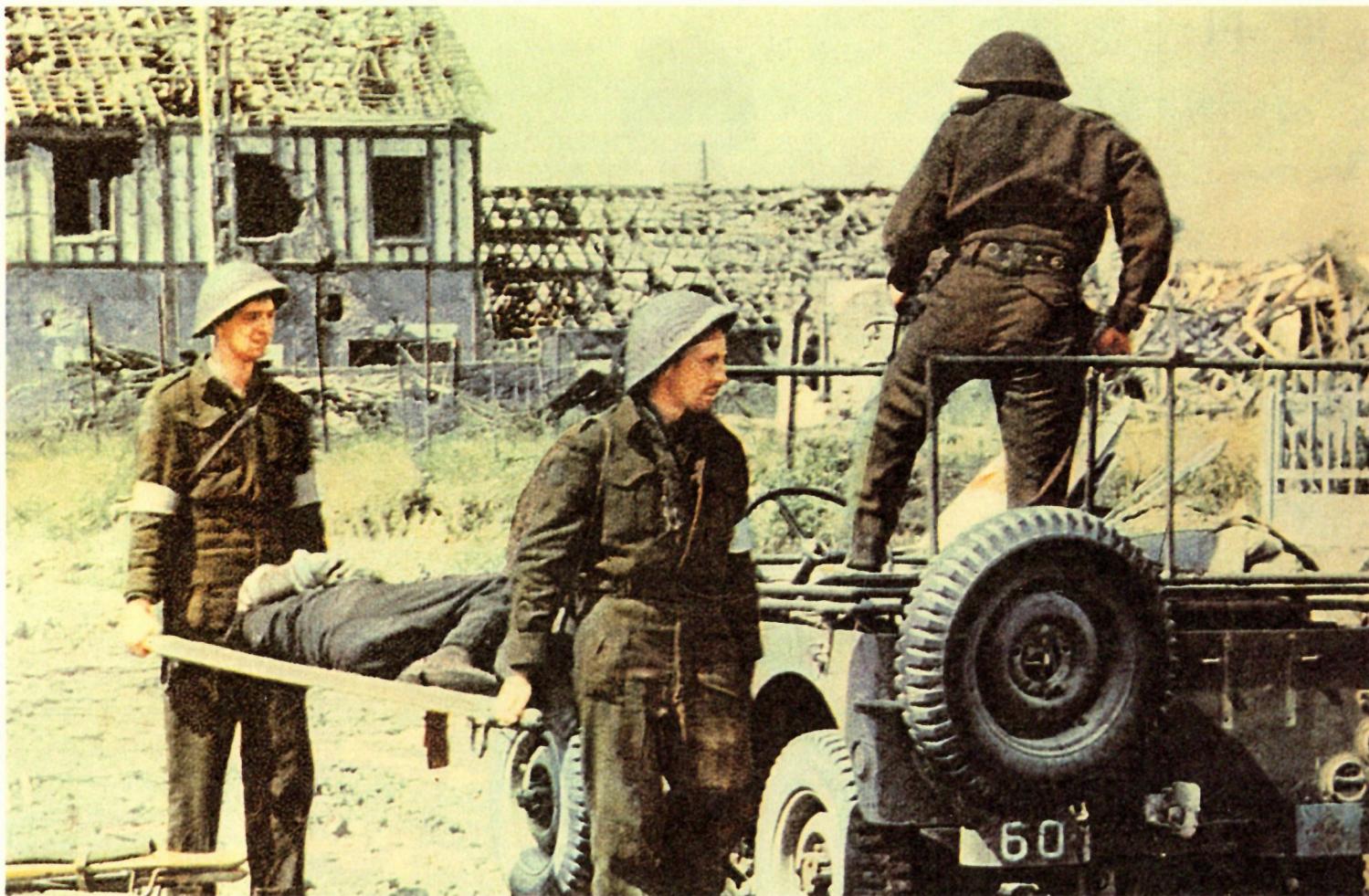
巴黎解放后，盟军的推进似乎不可阻挡，而德军已经筋疲力尽，无力组织起防线了。德军被打回到比利时和德国边界。此时加来（Calais）和敦刻尔克周边的海岸还在德军之手，而盟军则在9月初攻克了布鲁塞尔（Brussels）和安特卫普（Antwerp），并控制了大部分法国。然后，盟军进行了修整，准备最终推进到德国境内。



左图：一名美军士兵正在展示所缴获的各式德军武器。他左臂上挂着3支MP-40型冲锋枪，右手上拿着2支MG-42型机枪。此后，美军在MG-42型机枪的基础上研制出了M60型机枪。

法美联军的推进很顺利。马赛市（Marseille）在8月28日被攻克，9月3日，卢西恩·K.特拉斯科特（Lucian K. Truscott）将军的第六军的线头部队进入里昂（Lyons）。与此同时，被捕的盟军在突破后也迅速推进。蒙哥马利展开了“基滕”行动（Operation Kitten），于8月16日推进到塞纳河，迫使德国巧妙地分期撤退到河对岸，避免了覆灭的厄运。德军继续朝比利时和德国边界撤退，而盟军紧追不舍。9月初的这几天里，盟军的后劲补给都赶不上进军的速度了。进攻在默兹河（Meuse）到马斯

下图：英军用担架将伤者抬上吉普，以便转移到战地医院。1944年9月时，战争很快就会结束，很多盟军士兵都不愿意再在战斗中冒不必要的风险。与此同时，德军在靠近德国本土的前线加强了抵抗。



特里赫特（Maastricht）的前线停止了一段时间，然后被阻滞在亚琛（Aachen）南部到瑞士边界一线。

制订好下一阶段的行动计划后，9月11日，特拉斯特科和巴顿的部队联合行动，困住了至少2万德军并迫使其投降。法国南部的行动的后勤则越来越困难，因为补给都要由盟军从北方运来，但“铁砧-骑兵”行动至少稳定了法国南部，为了让行动继续，美军特别关注这一点。

蒙哥马利的大胆计划

为了解决盟军士气低落的问题，蒙哥马利提出了一个大胆的空降计划：守住莱茵河上的桥梁，让德国无法发射V2导弹。该计划要在重要的桥梁附近空降3万英国和美国空军，同时布里安·霍洛克斯的第30军从北方穿越荷兰，守住空降沿线的100千米（60英里）长廊。蒙哥马利认为，如果德军继续战斗，德国就会崩溃，即便不会，盟军也能获得跨越莱茵河的桥头堡。盟军要夺取的最远的桥在阿纳姆（Arnhem），英国第一空降师（1st Airborne Division）要先抵达，然后等待第30军的到来。这个行动代号是“市场花园”（Market Garden），其中“市场”是指空降部队，“花园”是指地面部队。艾森豪威尔同意了这个计划，决定在1944年9月17日实施。

这个计划非常大胆，尤其是考虑到蒙哥马利平常都很小心谨慎，而且有很多困难。首要的难题就是盟军第一空降军（Allied First Airborne Army）的指挥官——刘易斯·布里尔顿（Lewis Brereton）将军和他的副手弗雷德里克·“男孩”·勃朗宁中将——之间的关系复杂。他们俩几乎不和对方讲话，最好的例子就是两个人对9月6日的空降制订了两套不同的计划，结果是两个人的计划都被取消。另外一个难题就是可用的飞机数量，尽管美国空军（USAAF）和英国皇家空军有规模最大的航空运输机队，但仍不足以一次性运输超过1/3的军队。

“市场花园”计划制订好后，预定要夺取埃因霍温（Eindhoven）、奈梅亨



上图：1944年6月驻扎在英国的美军士兵的一张合影。美军有20个师的兵力为进攻欧洲而在英国临时驻扎，这给英国人的生活带来了全新的改变。

“市场花园”行动

决定在莱茵河下游进行空降行动、控制桥梁的人是艾森豪威尔将军，他很赞赏一贯谨慎的蒙哥马利能提出一个如此大胆的计划。艾森豪威尔决定对德国采取“广泛战线”的战术，给每一位指挥官提供平等的支持，这让巴顿将军非常愤怒。不过，蒙哥马利的计划似乎能让战争在年前结束，艾森豪威尔决定赌一次。

给“市场花园”行动提供的空中支持的规模很庞大。1944年9月17日，“空中花园”行动开始时，英国南部和北海的上空都被飞机遮住了——很多是常见的C-47达科塔飞机——滑翔机载着大约2万人和装备，穿越海峡进入荷兰。

机队分为两个航线：北线飞机搭载着美军第82空降师和英国第一空降师，在奈梅亨和阿纳姆(Nijmegen and Arnhem)着陆；南线飞机则载着美国第101空降师在埃因霍温(Eindhoven)的降落区着陆。南线飞机遭遇了德军防空火炮的攻击，有一定损失，但成功抵达降落区，大约7000人成功着陆。





遥远的桥

到1944年9月17日下午2点，“市场花园”行动的第一批空降完成，2万盟军士兵成功降落。由于德军没有预料到，所以空降部队初期进展顺利，轻松夺取了大部分预定目标。但101空降师在接近并夺取一座桥的时候遭遇了屈辱。

阿纳姆的英军遇到了最苦难的任务，他们刚刚抵达，就意外遭遇了重组的纳粹党卫军装甲师的袭击。然而他们还是迅速控制了部分桥梁。

同时第82和第101空降师夺取了目标，并准备迅速去和第30军会合，以免被越来越多的德国守军困住。但盟军的计划出错了：只有一条路可以通向第30军的进攻方向。德军当然很快就发现了这一点，仅用很少的兵力就足以严重拖延英军的速度。

因此，该行动从开始就落后于计划，每一个小时过去，德军都可以增加援兵，堵住盟军通往阿纳姆和最终目标——那座桥——的道路。





左图：英国滑翔机部队在练习如何从滑翔机上着陆。盟军的空降师都是精兵强将，他们由于未能参加诺曼底的第一次登陆而感到失落。“市场花园”行动让艾森豪威尔有机会用他的训练有素的士兵对抗“不堪一击”的德军。不幸的是，盟军的情报不准确，轻装的空降部队发现他们面对的是顽强、有经验的纳粹党卫军，而且配备了装甲部队和重型武器。



下图：参与“市场花园”行动的美军第82空降师官兵在C-47型运输机舱内待命起飞。当时，第82空降师受命夺取奈梅亨大桥，他们经过激战后顺利地占领了该座大桥。

(Nijmegen) 和阿纳姆的桥梁。勃朗宁发表了很有预见性的评论：“我觉得我们要去一座最遥远的桥。”但计划已经来不及更改。9月17日，大规模的运输机队从南方的空军基地起飞，将空降兵运往战场。

阿纳姆战役

“市场花园”的空降行动在9月17日周日早上展开，第一批伞兵和滑翔机在午饭之后不久降落。到下午两点的时候，大约2万士兵，以及一些车辆和装备空投到了走



廊地带，准备开始朝目的地推进。

不幸的是，盟军的计划面临着一系列的困难。首先，阿纳姆附近的德军并不像预测的那样弱。当第一空降师着陆的时候，德国陆军元帅瓦尔特·莫德尔（Walther Model）已经将此消息报告给了希特勒。第二党卫军装甲军团准备应对，第九党卫军装甲师立刻开赴阿纳姆，第十党卫军装甲师也被紧急调派前往阿纳姆。预计不足是盟军计划的最大障碍。

美军成功占领埃因霍温的桥梁后，他们必须等待第30军团抵达。第30军团的坦克部队必须从一条路上通过，必须通过德军阵地。在遭到空袭和炮击之前，德军的反坦克火炮对盟军的先头部队造成重大损失。这让第30军团的前景变得不容乐观。通过这个障碍后，第30军团再次突入德军阵地，同样要消耗大量时间。到9月19日下午的时候，第30军团抵达奈梅亨，然后越过瓦尔河（River Wahl）。他们此时在终极目标阿纳姆的南方16千米（10英里）的地方，但德军的抵抗使得盟军推进完全停止，而第一空降师也被阻隔在阿纳姆。

第一空降师在阿纳姆附近激战了三天，情况并未好转。盟军本来计划让武装吉普出其不意地攻占城镇的桥梁，但滑翔机没能把装备空投到指定地点。第一伞兵旅的第二营抵达桥的北端，但增援部队一直没来。

增援迟到的原因是第一空降师的指挥官罗伊·厄克特（Roy Urquhart）少将脱离了指挥部，花了36个小时躲避德国的巡逻队，才最终找到归路。在他缺席的情况下，他的下属没能就行动达成一致，只是互相争夺镇外的有利位置，却没有往桥梁派遣增援。第二营完全孤立，击退敌军的一次进攻后，他们遭到了猛烈的、摧毁性的轰炸。这是一次史诗般壮观的战斗，但任务无法完成，德军在9月21日重新占领了这座桥。

阿纳姆战斗继续的时候，盟军正在努力进行空投补给和增援，但由于天气恶劣而失败。第30军团逐步推向阿纳姆，最终于9月23日抵达莱茵河的南岸。企图过河的努力失败后，蒙哥马利决定他必须让第一空降师撤退。剩余的军队在9月25日、26日

阿纳姆空降

第一空降师的空降变得复杂，因为他们的降落地点距离阿纳姆还有一段距离，因而该师需要快速到达城市，守住这座桥。由于空降部队太多，一个批次的飞机无法运完，所以后续部队，尤其是波兰空降旅（Polish Parachute Brigade）和空降师第四旅（Airborne Division's 4th Brigade）第二天才到达，也就是1944年9月18日。第四旅的空降由于天气恶劣而被推迟，直到9月18日下午才抵达。

德军抵抗、运气不好、天气恶劣共同作用，导致几处应该被用作空投补给区的地方未能占领。其他空降区都在德军控制下，所有试图将此信息通知英国皇家空军的努力也都失败了。补给的确空投了，但没有到达盟军士兵手里，因而必须为波兰空降旅制订替代方案。这部分补给在9月21日投下，但德军已经事先知道运输机即将到来，重型防空火炮和两个德军战斗机中队发起攻击，造成了重大伤亡。等波兰军队奋力突出降落区后，他们只剩750人了。



开始从河流沿岸撤退。尽管盟军宣称这个行动成功了90%多少有点夸大，但瓦尔河上的这些桥在1945年的行动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突出部之役

为了应对盟军的胜利，希特勒开始计划反攻，重新赢得主动权。希特勒的计划野心勃勃，他要通过在阿登高地发动突然袭击，进而控制安特卫普的港口。希特勒的将领们目瞪口呆，他们明白德军根本没有能力实施这么大规模的进攻。希特勒坚持己见，下令军队集中火力攻取阿登高地，为此他不惜把东部战线紧缺的兵力调往此处。

1944年12月16日攻势开始。尽管取得了一些进展，但希特勒要抵达安特卫普的目标未能充分实现，就像他的资深指挥官预计的那样。德军第六装甲军向北推进的时候停滞了几天，推进到中心的时候取得了更大成功。12月18—22日，101空降师被包围在巴斯托涅（Bastogne），此后又在极为不利的局面中坚持了数天。虽然德军插入了盟军阵线，但一旦盟军站稳了脚跟，天气也适合轰炸的时候，结果就注定了。12月23日反攻开始，3天后巴斯托涅解围。1945年的新年，德军进行了最后一次努力，但遇到盟军的抵抗后停滞不前。

1945年1月3日，盟军在德军突出部的北翼和南翼发动进攻，要毕其功于一役。在接下来的两周中，德军被击退到初始地点。德军开始的攻势很顺利，让盟军一时很吃紧，但很快德军兵力不足的缺点显现出来，无法获得战略性的成功。最终的结果是，德军为了一个难以达到的目标而遭遇了惨重损失。

进取莱茵河

德国的阿登高地攻势让盟军大吃一惊，因为这表明德国还不会被击败。尽管被



上图：欧洲最美的城市之一——德累斯顿在盟军轰炸中变得一片瓦砾。城中的大火烧了几天几夜。

对页图：在“市场花园”行动中，英国皇家空军达科塔飞机将第一空降师空降到阿纳姆上空。“市场花园”行动失败、持续补给困难、恶劣天气，造成盟军的进攻止步不前。希特勒占领了安特卫普，并将英美两国军队分隔开，他看到了和西方盟国求和的机会。



德军夺走的地方在1945年1月末都夺了回来，但显然德军仍是巨大的挑战。此外，盟军可以肯定，当他们攻到德国本土的时候，战斗将会更加激烈。

盟军要想进入德国，必须跨过莱茵河，而德军肯定会利用这个天然屏障。更复杂的是，进入德国还要先攻下“西墙”（West Wall）——也被称为“齐格菲”防线。好像这些麻烦还不够，恶劣的天气让河流附近的低洼地带都积了水，进军更加困难。

艾森豪威尔的跨越莱茵河的计划包括两阶段的行动。第一阶段要求蒙哥马利的第21集团军清除到达莱茵河对岸卫泽尔（Wesel）的道路。在“真实”行动（Operation Vertiable）的保护下，第30军团要从奈梅亨进军到雷赫瓦尔德（Reichswald），随后美国第九军团推进到门兴格拉德巴赫（Münchengladbach）。随后各支军队暂停下来合并，第21集团军则准备渡过莱茵河，从北方迂回到鲁尔，然后推进到德国北部平原。如果计划成功，蒙哥马利就有机会直捣柏林。

布拉德利的第12集团军要推进到蒙哥马利的南部，清除科隆和科布伦茨（Cologne and Koblenz）之间通往莱茵河的道路。巴顿的第三军团朝美因茨和曼海姆（Mainz and Mannheim）进军，和前往萨尔州（Saarland）的美军联合。这个计划成功的话，就能攻下跨越莱茵河的桥头堡。

加拿大第一军负责“真实”行动的第一步，在2月8日开始。德军的抵抗很猛烈，盟军的推进速度远低于预期。守军是德国第一空降军，他们的防守准备充分、有足够纵深。这里的地形易守难攻，再加上低洼地方积水，迫使盟军只能走狭窄的道路，就让防守更加容易。雨更大之后，路也不能走了，步兵只能涉水而行。德军还开闸放水，让美国第九军团无法前行，而德军则转而去迎战英国-加拿大联军了。水退后，第九军团在2月23日发起进攻（比计划晚了两周），遇到了很少的抵抗后，于3月3日和“真实”行动的部队会合。

美军负责的部分则进展顺利。1945年3月5日、6日攻克克隆，随后攻克波恩（Bonn）。3月6日夜间，B指挥部的一小支部队被派往雷马根（Remagen）封锁莱茵河，架起桥梁让部队和美国第三军团会合。意外的是，过河的桥梁完好无损。经过

阿登高地

德军在阿纳姆发起攻势，意图改变西部展现的战略格局。希特勒的宏伟计划是要控制住安特卫普港，在英美军队之间插入一个楔子，并利用此优势分别和西方强国达成和平协议，以便集中兵力对付苏联。

德军的进攻计划中包括一个行动，让突击队员装扮成美军，沿途制造混乱，误导交通，控制重要的交叉点。但这个计划失败了，因为会说英语的人太少，而且缴获的美式装备不够，所以很难骗过对手。很多突击队员被俘后被枪毙。

德军还计划实施空降突击，但空降部队着陆地点太分散，根本无法行动。尽管三支德军成功发起进攻，将美军打退一些距离，但只是暂时的。12月23日，美军的一个反击把德国人赶了回去，到1月末，他们已经注定失败。德军在进攻中损失了超过12万人和600辆装甲车，被严重削弱的部队甚至无法守住莱茵河了。

突出部战役中，一辆德国StuG突击炮被士兵们伪装起来，以免遭到盟军战斗轰炸机的袭击。到1944年，盟军已经掌握了西部战线的空中优势，德军的行动严重受制。任何引人注意的烟尘或尘土都会引起英国台风战机或美国雷电战机的注意，并用其坦克杀手的炮弹将其摧毁。



了一些战斗，美军过了桥。这个意外的消息传开后，美军纷纷从此过河。尽管3月17日桥梁被破坏，渡过莱茵河的第一步已经完成了。到了这天结束时，第三军团已经控制了莱茵河西岸的大部分，并准备过河。

跨过莱茵河

攻克雷马根大桥提供了第一个渡河点，第一批渡河开始于3月22日。巴顿心有不悦，因为雷马根是第一军团攻克而不是他的军队攻下的，但还是下令士兵们在尼尔施泰因（Nierstein）和奥本海姆（Oppenheim）上船渡河。蒙哥马利的“战利品”行动（Operation Plunder）要求英军在3月23日开始渡河，到第二天早上已经占领了五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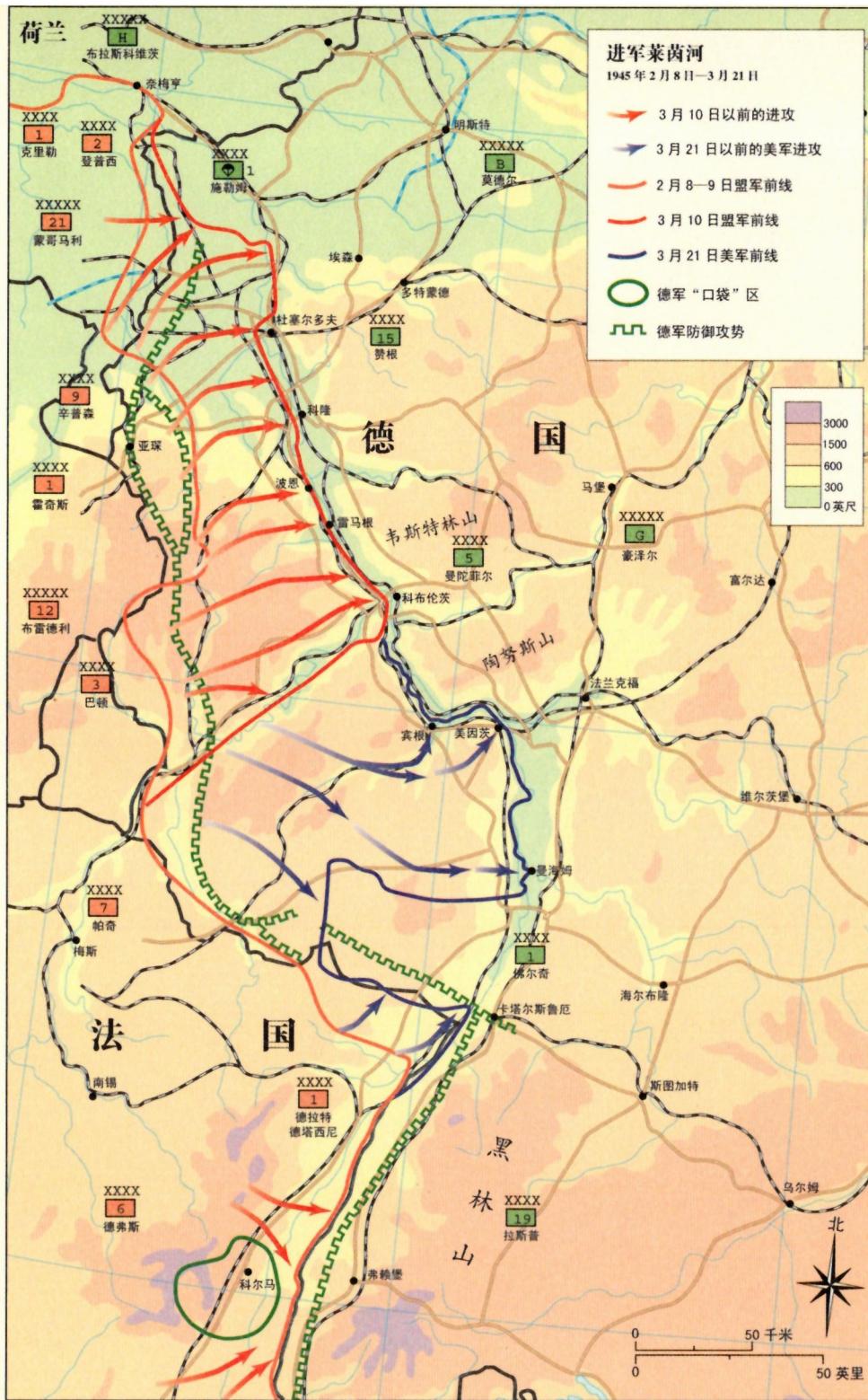


上图：克劳斯·申克上校（远右）在暗杀行动失败前等着向希特勒问候。



美军士兵在跨越莱茵河的登陆艇上寻求掩蔽。雷马根的大桥被占领后，德国已经丧失了在莱茵河阻挡盟军的最后希望，随后巴顿和蒙哥马利的大量军队跨过了莱茵河——温斯顿·丘吉尔密切关注着后者的行动——德国的命运已经确定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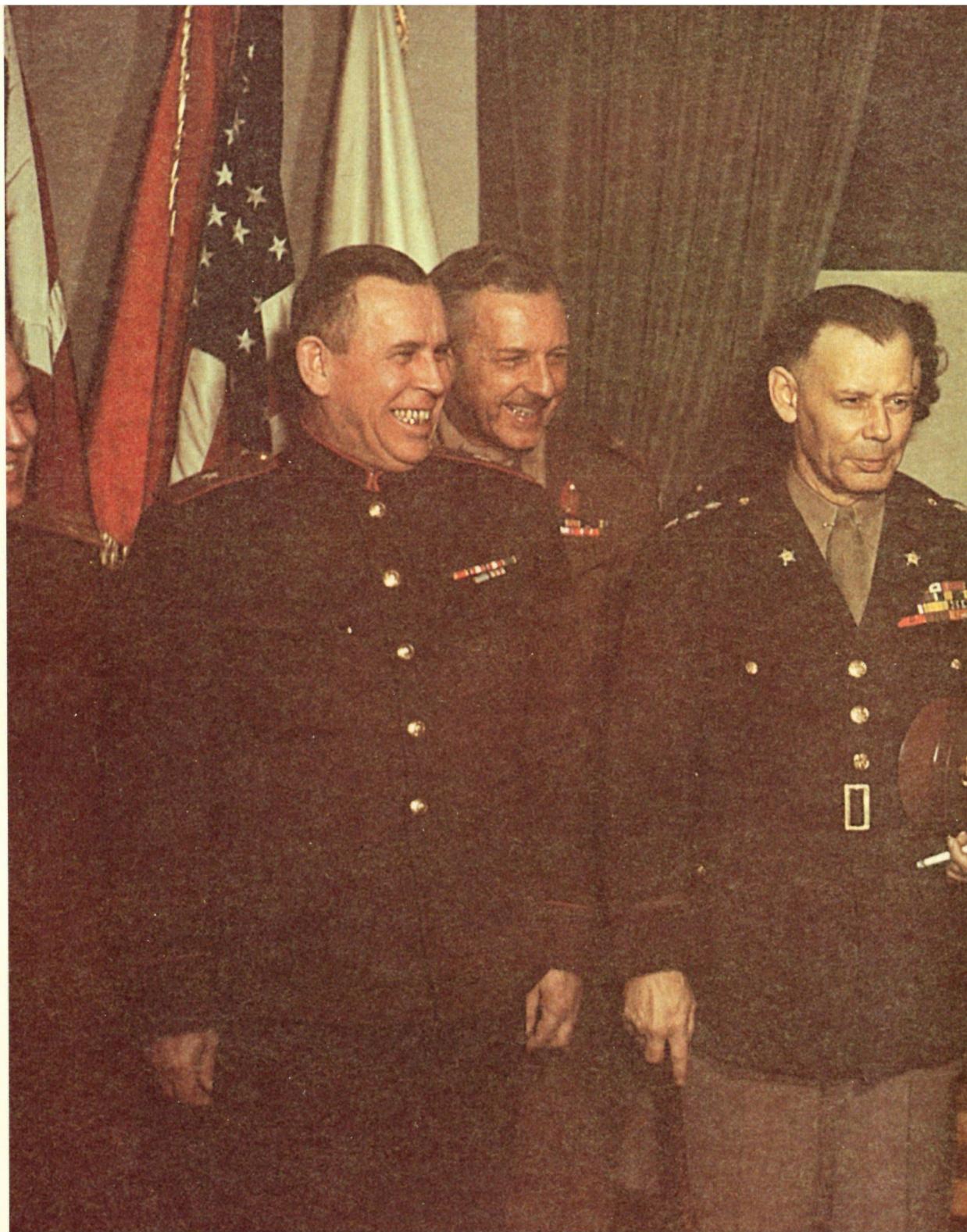
进军莱茵河

进军莱茵河对于参与第一阶段行动的英国—加拿大军队来说尤其困难，因为他们不但要面对奋勇抵抗，还得越过难走的地形。攻势的第一阶段“真实”行动（Operation Veritable）由于天气恶劣、英—加军队需要面临艰难地形而进展缓慢。

因此，进军速度远远低于预计，而由于德军放水淹没鲁尔山谷（Ruhr Valley）阻挡盟军，所以美国第九军团的配合性行动——“手榴弹”行动（Operation Grenade）也必须推迟两周。美国第一军的运气稍微好点，他们攻克了科隆和波恩（Cologne and Bonn），这番胜利之后，他们又成功攻取了位于雷马根（Remagen）的跨越莱茵河的鲁登道夫大桥（Ludendorff bridge）。

守卫此桥的德军本打算炸毁它，而他们没有炸桥大大出乎美军的意料。这座桥在一次快速进攻后被占领，后来对于运输军队和装备跨国莱茵河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并非决定性的。

尽管鲁登道夫大桥在3月17日被破坏，但盟军大部分辎重已经越过莱茵河，抵达德国中心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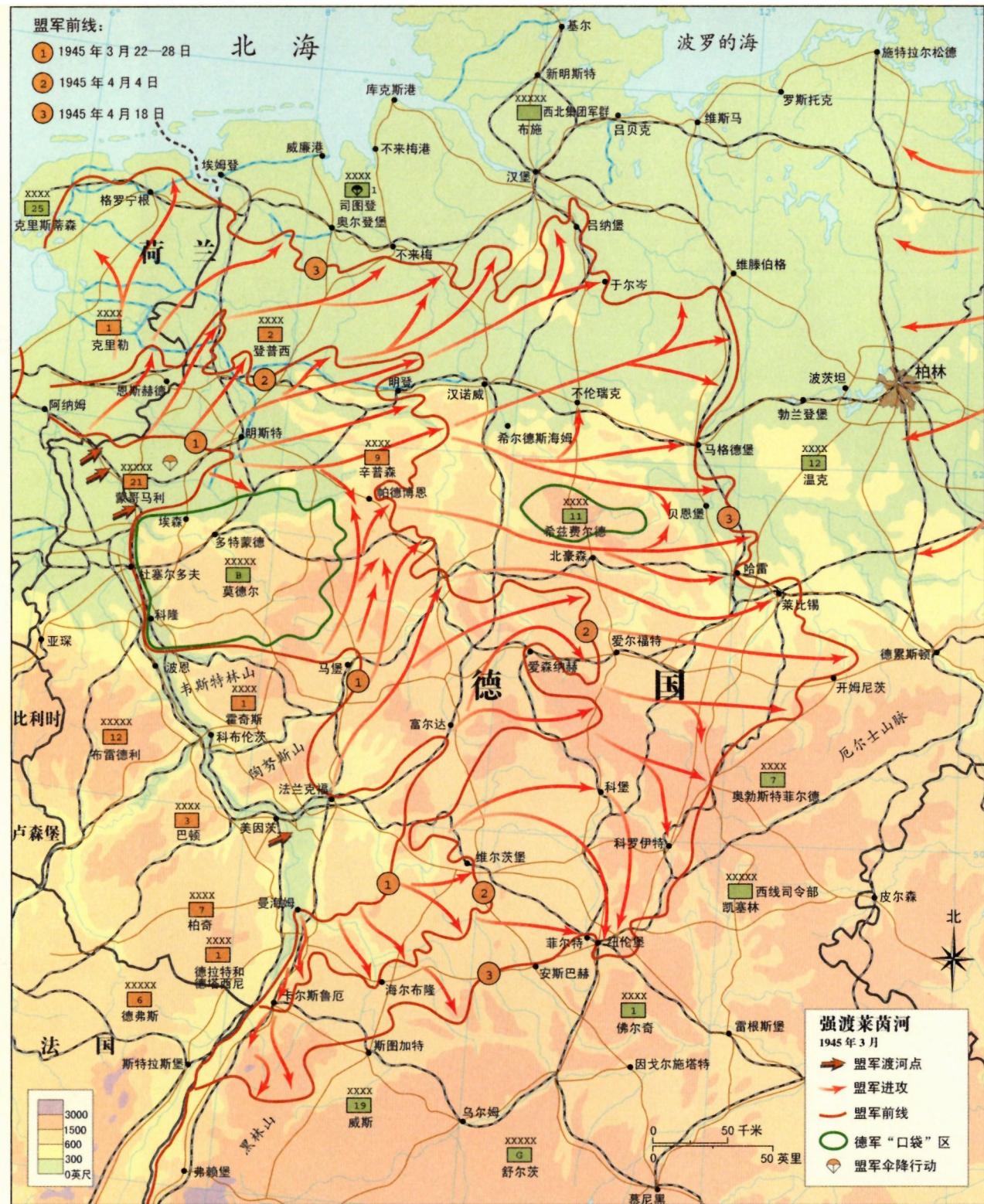


左图：微笑的艾森豪威尔（右二）和美军、英军、苏军的高级军官们见证了德军投降。尽管欧洲战胜日（VE）是1945年5月8日，但和希特勒坚定支持者的零星战斗又持续了一周，而盟军接下来就要面对在远东击败日本可能付出的高昂代价了。

盟军前线：

- ① 1945年3月22—28日
- ② 1945年4月4日
- ③ 1945年4月18日

北海



桥头堡，进攻势头因为“大学”行动（Operation Varsity）的空降突袭而更加顺利。“大学”行动用来给步兵开路，使他们能够相对轻松地抵达河岸。尽管有些飞机和滑翔机被德军击落，但计划整体是成功的。

到3月25日，第21集团军在莱茵河东岸占领了一处基地，并用3天时间加固此处。莱茵河两岸的盟军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战争的最后阶段了。此时，艾森豪威尔改变了战术。就在蒙哥马利计划穿越德国北部平原进逼柏林的时候，艾森豪威尔决定关注第12集团军的行动，他们负责在易北河和穆尔德河（Mulde）附近进攻，目标是将德军一分为二，然后和苏联红军会合；第21集团军则要沿波罗的海海岸前进，抢在苏军之前清除荷兰的德军，控制德国港口，切断丹麦的后路。在第12集团军的南部，美国第六军团开进奥地利，消灭那里的残余德军，以及纳粹在那里的残余势力。

为了和新计划保持一致，英国第二军团在3月28日突破桥头堡，跨过威悉河（River Weser），尽管在汉诺威（Hanover）附近遭遇德军抵抗，还是在3周内推进320千米（200英里）。到4月18日，第21集团军的先锋第一军抵达须得海（Zuider Zee）；第十二军在朝汉堡（Hamburg）进攻的路上推进迅速；第三十军已经抵达不来梅（Bremen）；第八军则攻下了吕讷堡（Lüneburg），逼近易北河。

同时，第12集团军已经包围了鲁尔，开始了系统的扫尾行动。到4月的第二周，大量德军投降，很多都毫无反抗。第九军团在4月10日抵达汉诺威，第二天进军到易北河。到4月18日，尽管还有一些零星的抵抗，但显然战争不会持续多久了。

最后阶段

盟军在西部战线的最后阶段，就是见证德军抵抗在1945年4月末和5月

尾声

盟军一旦越过莱茵河，完全控制了桥头堡，就已经处于居高临下的位置。艾森豪威尔决定将进攻焦点从柏林转移，并没有引发任何重大的规划困难，第12集团军和第21集团军很快就出发，准备发动第二阶段的攻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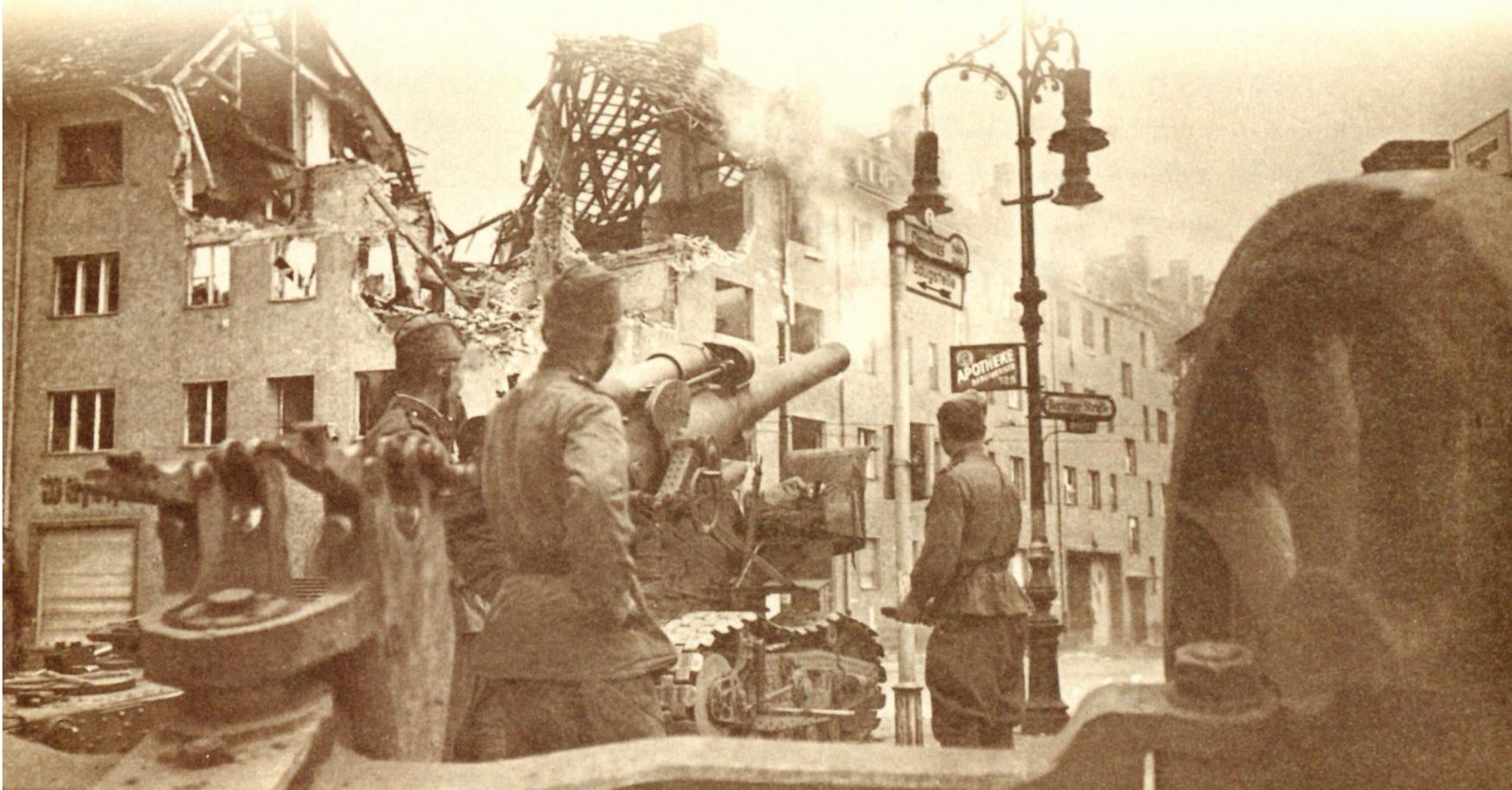
北方的第21集团军在攻入荷兰和进攻波罗的海海岸的过程中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到1945年4月18日，他们已经抵达不来梅的郊区，靠近汉堡了。南方的第12集团军以类似的速度进攻，在4月的前两周收缩了鲁尔的包围圈。这一阶段，美军最大的难题是德军投降的人数太多了，因而在如何处置俘虏问题上造成了管理上的麻烦。

第九军团进军易北河也进展顺利。4月4日，军队越过威悉河（River Weser）；4天后渡过莱纳河（Leine）；又过了3天，第九军团抵达易北河南岸的马格德堡（Magdeburg）。只有美国第七军团和法国第一军团各自在维尔茨堡（Würzburg）和卡尔斯鲁厄（Karlsruhe）附近遇到了较强的抵抗，但这些抵抗也不足以严重拖延进军速度。到1945年4月18日，德国战败已经指日可待。

初土崩瓦解。第21集团军于4月27日夺下不来梅（Bremen）；5月2日攻下吕贝克（Lübeck）和汉堡（Hamburg）。第12集团军于4月19日攻下哈勒（Hale）和莱比锡（Leipzig），3天后攻下德绍（Dessau）。4月24日，美国第一军团到达穆尔德河的停止线，第二天在托尔高（Torgau）附近的易北河和苏军会合。

美国第三军团于同一天跨过多瑙河，攻下雷根斯堡。然后第三军团进入奥地利，于5月5日攻下林兹（Linz）。在第三军团的右侧，美国第七军团经过5天激战，于4月20日攻下纽伦堡（Nuremberg），然后越过多瑙河和法国第一军团会合。这些战斗终于消灭了德国G集团军群的抵抗，使得法军可以直通瑞士边界。此时希特勒自杀

左图：1945年4月底，苏军一门榴弹炮的炮手们正准备攻击国会大厦附近地区的目标。苏军在进攻中充分利用炮兵火力，对数百码开外的可以目视的目标进行轰击，给德军以致命的打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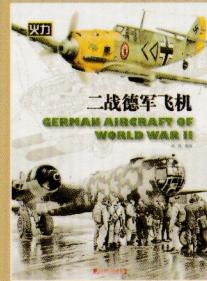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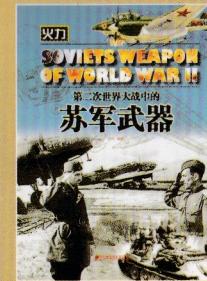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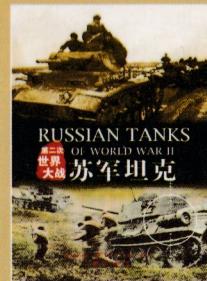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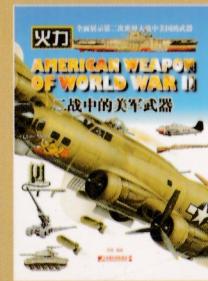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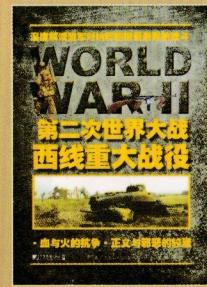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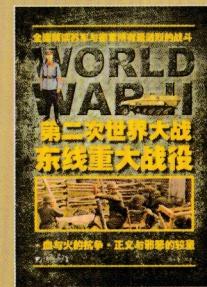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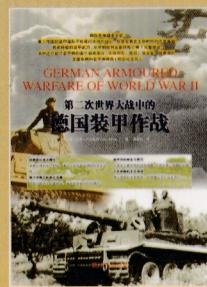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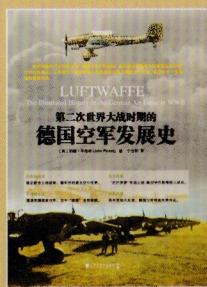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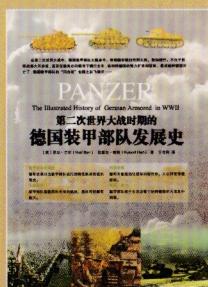


的消息传出来，显然战争即将结束。1945年5月4日，德军抵抗几乎全部停止。蒙哥马利在吕讷堡石楠草原（Lüneburg Heath）的指挥部接受了驻荷兰、丹麦和德国北部的德军的投降。第二天，使者抵达艾森豪威尔的指挥部，做了一些延期的努力后，于5月7日凌晨2点40分签署了停战协议。欧洲战争在第二天宣布结束。

德国的失败有几个原因，最主要的原因是它的工业生产、人力根本不是盟国的对手。德军对苏联红军造成了巨大损失，但苏联可以承担这些；而德国却无法承受东部战线的损失。在西部战线，尽管德军的抵抗有时候会让盟军陷入麻烦，但诺曼底登陆一旦成功，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就毫无悬念了。

下图：德军战俘正在吉森附近的一条高速公路上行进，开往前线的美军坦克从他们身边呼啸而过。1945年5月底，德军部队纷纷向英军和美军投降，他们已经意识到战争已经结束，继续抵抗没有任何意义。





ISBN 978-7-5092-1401-5



9 787509 214015 >

定价：68.00 元